

社會科學名著叢譯

列昂捷也夫著

胡明譯

# 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



光明書局印行

b32105745  
i36288864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932577

政 治 經 濟 學 基 礎 教 程



列昂捷也夫原著  
胡明譯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卅七年六月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 寫在六版前面

這部書在中國和在蘇聯一樣，受到了大眾的熱烈擁護，成爲近年來流行最廣的讀物之一。這決不是偶然的結果，牠自己本身的價值，恰好負起了教育時代青年的中心任務。

本書原文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在中國都有譯本，而且發行額也都達到相當大的規模。尤其第二版，除拙譯本外，還有張仲實先生的譯本，當兩種譯本出書的時候，是曾經引起過爭論的，因而在拙譯本三版中寫過一篇『論譯政治經濟學』的文章，和張先生作了一次澈底的全面的商榷，以後各版也都登載了。現在時過境遷，一般讀者都明瞭本書的內容，這種辯論與批評的文字，似乎沒有賡續附刊的必要，決定從六版起把牠刪除了。

六版和前幾版的內容完全相同，僅僅改正了一些誤排了的錯字，所以是比較更完善的。

胡 明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

# 目次

## 第一章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它研究什麼？

記取顛覆了的榨取制度！

### 一 資本主義下各階層間的對立性

富有並貧窮的都市……一支火柴劈做四支……為什麼把失業的尤捏曼處死刑……失業者食堂和狗飯店……兩個陣營

四

### 二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什麼是生產……生產力……生產關係……社會革命……什麼是階層

七

### 三 政治經濟學

卡爾——伊里奇主義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學說……政治經濟學研究什麼……資本主義的法則是不是永久的？……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實踐……政治經濟學是戰鬥的階層的黨派性的科學

一二

### 四 兩個世界的戰爭

兩個世界——兩種體制……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走到社會主義之路……毫不妥協的階層鬥爭是走到無階層社會的手段……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社會主義的導力

一九



## 第二章 前階層社會

### 一 誰是我們的祖先

美國的「猿猴訴訟」……勞動創造了人類

### 二 原始公產制度

蘇聯的目的是無階層社會主義社會……階層是否任何時候都存在過……共同或孤獨……由什麼地方我們知道原始人的生活……原始人如何生活……氏族共同體……勞動生產品如何分配……原始無階層社會……原始社會的崩潰……階層的發生……原始公產制度的殘餘……原始民族與資本主義……由家長制到社會主義

## 第三章 前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

### 一 奴隸所有者制度（奴隸制度）

剩餘生產品是分解為階層的基礎……奴隸和奴隸所有者……奴隸制度的發生……由家庭經濟到大規模生產……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生產……『能言的工具』……奴隸所有者社會的技術……奴隸制度如何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古希臘及羅馬的衰落……奴隸的暴動與奴隸所有者制度的破滅……資本主義時代奴隸所有者的經濟……現代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及奴隸貿易

### 二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

封建制度的發生……『沒有無主的土地』……封建的層級……農民的農奴化……『命了名的所有物』……農奴的奴隸制度……封建的大地產……賦役的賦實……封建生產的主要特徵……封建的榨取形態……中世紀的城市與手工業……同行公會……交換的發展及農奴制度榨取的增大……資

## 第四章 商品生產

本主義生產的發生……農奴的鬥爭……資本主義下農奴制度的殘餘

### 一 什麼是商品生產

計劃的苦悶……什麼是商品……由自然生產到商品生產……商品生產的基礎就是社會分工……由小生產到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下的無計劃性是在什麼地方……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 二 商品

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各別商品的共通性包括在什麼裏面……價值……勞動決定價值……價值量與勞動生產性……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商品的二重性及勞動的二重性……社會——必需勞動……單純勞動與熟練勞動

### 三 交換及價值形態的發展

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態……單純的價值形態……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擴大的價值形態的缺點……一般的價值形態……一般的等價物……貨幣的價值形態

### 四 價值在商品生產中的機能

價格由價值偏離……價值法則如何活動……商品是社會聯繫的負擔者……私勞動的社會性質……在物體外被下的社會關係……價值是社會關係……商品的物神崇拜……價值法則是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法則……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蘇維埃經濟的導力……蘇聯經濟性質被托洛茨基主義的歪曲……蘇聯經濟性質被右派機會主義的歪曲

### 五 單純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

單純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間的區別……由單純商品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單純商品生產與普羅



列塔利亞革命……托洛茨基主義及右派機會主義對小生產者地位的歪曲

## 第五章 貨幣

關於用不盡的盧布的幻夢……貨幣的權威……貨幣如何發生……貴金屬……貨幣的權威是由什麼地方引來……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財寶……支付手段……世界貨幣……紙幣……蘇聯貨幣的機能

107

## 第六章 資本主義的榨取

革命以前伊凡諾夫的織工生活……現今波蘭的織工生活

117

### 一 資本的原始積蓄

關於資本主義發生的布爾喬亞的謊話……發生資本主義的兩個條件……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分離……『羊吃人』……公爵夫人塞特爾然德的勳業……創造『自由的工作人手』……對付被剝奪者的血的立法……資本家從何而來……規掠印度……美洲是金窖……黑色的黃金……海上規掠……怎樣把膏血作成貨幣……俄國農民由土地解放……俄國資本家從何而來……司特羅加諾夫氏……結米多夫氏……承包商……發了財的吸血鬼……在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的原始積蓄方法……關於『社會主義原始積蓄』的托洛茨基派的『理論』

110

### 三 資本與剩餘價值

貨幣變為資本……勞動力是商品……無論什麼時候勞動力都是商品嗎……勞動力的買賣及其價值……勞動力及勞動……勞動力的價值及價格……資本家由什麼地方獲取利潤……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動力所產出的價值……剩餘勞動及剩餘價值……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過程……資本家致富的來源

116

……對剩餘勞動無厭的貪慾……什麼是資本……不變資本及可變資本……固定資本及流通資本……  
 ……剩餘價值率……資本主義國家中榨取的指標……提高榨取程度的兩種方法……額外的剩餘價值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榨取的不存在……對蘇聯企業性質的托洛茨基派的中傷

### 三 工作日周圍的鬥爭

這種事情如此其多……什麼是工作日……掠奪工人的生命……關於延長工作日的法律……工人階  
 層求縮短工作日的鬥爭……工作日的立法限制……三八制……現代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作日……社  
 會主義國家的工作日

### 四 由手工工業到資本主義工場

單純合作……共同勞動的生產力……資本指揮生產……分工與手工工場……手工工場的兩種起源  
 ……手工工場是過渡的階段……由手工工場到工場……機器……英國工業革命……刀子有沒有罪  
 ……機器該死……把兒童的鮮血變為金屬貨幣……英國的拉繃夫——婦女……資本主義應用機器  
 的界限……勞動強化……資本主義應用機器的矛盾……資本主義的工場是苛罰的拷問室……資本  
 主義與技術的發展

### 五 僱傭勞動的奴隸制度

資本國家中的無掩蔽的奴隸制度

## 第七章 工資

賺得什麼就取得什麼……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勞動力價格的變態……工資隱蔽着榨取關係……  
 ……湯盆與湯匙……工資的兩種主要形態……計時的酬報……計件的酬報……賞金及分紅……血汗  
 制度……科學勞動的組織……台諾爾制度及福特制度……現物支付或貨幣支付……名義工資的高



度和實際工資的高度……熟練勞動的酬報……各國的工資水準……在殖民地的榨取……工資及工人階層的鬥爭……消滅僱傭的奴隸制度……蘇聯的工資

## 第八章 資本積蓄與普羅列塔利亞貧窮化

### 一 再生產與資本積蓄

生產與再生產……單純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資本主義諸關係的再生產……工人墊借給資本家……一切資本都是積蓄了的剩餘價值……『活的機器』……僱傭奴隸制度的不朽化……都能成爲百萬富翁嗎……資本主義的積蓄……什麼強制資本家積蓄……資本主義矛盾的深化……資本的有機構成及其成長……資本的集中與集合……生產集中……階層間鴻溝的深化

### 二 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

資本主義榨取的增大……工人階層絕對貧窮化……自由工作人手段目的增大……用機械排斥工人……產業預備軍……相對的人口過剩……工人階層狀況的惡化……對明天的疑懼……僧侶瑪爾薩司及其法螺……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財富的積蓄與貧窮的積蓄……背叛階層利益的調和論……恐慌條件中普羅列塔利亞的貧窮化與失業……英國……美國貧困和榨取的增長及失業……德國法西主義的苦役……波蘭普羅列塔利亞的貧窮化

### 三 資本主義積蓄的史的趨勢

勞動因資本主義社會化……代替勞動的所有爲資本主義的私有……一個資本家殺死許多資本家……對剝削者剝奪……資本主義準備了自己的掘墓人

## 第九章 資本家間剩餘價值的分配

一 平均利潤

求利潤水準的鬥爭……平均利潤率的法則……利潤率的均等化……資本周轉的速度……利潤掩蔽了榨取關係……生產價格是變相的價值形態……利潤率趨於降低……反作用的原因……利潤率趨於降低的意義

三九

二 商業資本及商業利潤

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商業利潤……商業資本榨取小生產……各種商業……商品交易所……投機

三六

三 借貸資本及利息

伯拉意司博士的幻想……貨幣的增殖……銀行……借貸資本收入的源泉……買賣資本……利息是資本的價格……利息與平均利潤……高利貸資本及其歷史的作用……股份公司……股票價格……交易所……虛擬資本……資本的所有與企業的指導分離

三九

第十章 地租及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

一 地租

土地私有……前資本主義的地租……資本主義的地租……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絕對地租與級差地租間的區別……地租是由榨取農民而來……關於『土地肥沃遞減』的捏造……土地的買賣……地租及土地價格的增長……地租與農業的落後……農業生產與土地所有權分離……資本主義下土地國有化可能嗎

四九

二 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

工業與農業分離……資本主義下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性……農村中資本主義發展的兩種途徑……

五〇



農業中的大生產和小生產……大生產的利益……大生產排斥小生產……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帶有分地的僱農』……資本主義下農民經濟的不安定性……二二三五年的美國……帝俄的土地分配……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分配……資本主義下農民的分化……中農及其命運……農業人口過剩……債務的奴役……交換下的榨取……恐慌條件中農民的貧窮化……殖民地農民的狀況……農民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中的同盟者

## 第十一章 再生產及恐慌

### 一 再生產及資本主義下的實現

生產與流通……個人資本與社會資本……實現問題的本質包含在什麼裏面……單純再生產下的實現條件……擴大再生產下的實現條件……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矛盾……均衡論……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論

### 二 資本主義的恐慌及其原理

由豐富而來的飢餓……生產過剩的流行病……恐慌的可能性及必然性……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形態……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怎樣顯現出來……生產傾向無限的增大……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的縮小……資本家怎樣爭奪商品的銷路……生產過剩的恐慌由何發生……資本主義的週期……恐慌週期性的原因

### 三 布爾喬亞如何解釋恐慌

在自己的祖國沒有預言者……關於『無恐慌的』資本主義的傳說……生產和消費……生產的不均衡性

### 四 恐慌的意義

##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及其主要特徵

恐慌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無恐慌的發展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徵……帝國主義是獨佔資本主義

### 一 生產的集中獨佔

什麼是獨佔……自由競爭和生產集中……德國生產的集中……美國生產的集中……其他國家生產的集中……集中的不均衡性……生產集中與獨佔……獨佔的形態……康採恩……怎樣進行過渡到獨佔……最主要各國的獨佔同盟……帝俄的獨佔……美國的鋼鐵托辣斯……梯生及克虜伯……德國的化學托辣斯……獨佔與競爭……獨佔與生產社會化

### 二 銀行的新作用及金融資本

銀行的集中……銀行的獨佔……銀行作用的變遷……銀行與工業間的聯繫……金融的寡頭政治……金融資本……參與制度

### 三 資本輸出

資本輸出如何進行……為什麼輸出资本……少數最富的國家榨取全世界……金融資本網

### 四 資本家同盟間瓜分世界

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傾銷……國際的獨佔……血腥的國際戰爭

### 五 列強間瓜分世界及其再分割的鬥爭

經濟的瓜分世界以後即是領土的瓜分……先前的殖民地 and 現今的殖民地……世界分割完了

三二

三四

三〇

三八

三二

三六



##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是普羅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 一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崩潰的時代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獨佔是帝國主義最深刻的基礎……獨佔的四種形式……獨佔阻礙技術的進步……資本主義是人類發展的障礙……資本主義的腐化與寄生狀態……貪污與腐敗……收買上層工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破滅的時代……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

三六〇

### 二 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及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

資本主義下發展的不平衡性……帝國主義下發展的不平衡性之本質的變更……新部門超過舊部門……一國上昇別國落後……爭奪世界工業首位的鬥爭……帝國主義下發展不平衡性的法則……戰爭及恐慌激化了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平衡發展的法則與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

三六三

### 三 反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的批判

超帝國主義論……考茨基塗抹資本主義的矛盾……盧森堡的理論……托洛茨基主義……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右派機會主義

三六四

##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 一 大戰及十月革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起源

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破滅……怎樣掀起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人命的毀滅……經濟的破壞……大戰的代價是多少……對於工人是苦役對於資本家是利益……普羅列塔利亞

三六三

三六三

的革命鬥爭……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人類歷史中的新時代……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世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

## 二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主要特徵

世界分裂為兩種體制……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前面的優先權……蘇聯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深化……凡爾塞條約與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美國的新地位……協約國間的債務與德國的賠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企業慢性的運轉不足與恆久失業

## 三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三個時期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資本主義安定的破滅

## 第十五章 經濟恐慌與特種蕭條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的經濟恐慌……生產過剩的恐慌……恐慌的圖畫……一切恐慌中最深刻的及最尖銳的恐慌……恐慌空前深化的原因……信用恐慌及破產……通貨膨脹及爭奪市場的鬥爭……生產的衰落……生產力的破壞……人民收入的低落及國民財產的減少……失業與工人階層的狀況……工資的減低……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的綜合……農業的衰落……恐慌與獨佔……對外貿易的衰落……由最大的衰落點到特種蕭條……因什麼條件轉到了特種蕭條……蕭條的特性……進攻的觀念在大眾意識中成熟了



# 第一章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它研究什麼？

記取顛覆  
子的榨  
取制度！

不久以前，在蘇聯的出版物中，曾經記述過住在烏拉爾一個工人村落中的姓撒摩羅夫的家庭。彼得·華西里維奇·撒摩羅夫已經有一百多歲了，他流落到烏拉爾，還是在農奴制度的時候。地主塞列滅齊耶夫伯爵，在烏拉爾收進了一座礦山，為的工作，把他自己的農奴，由枯爾省驅到這裏來了。撒摩羅夫家的祖父，年齡雖然很老，但對農奴制度却記得很清楚。他講着地主怎樣出賣自己的農奴。他憶及權勢者的野蠻專斷。每天從日出到日沒，都是在棍棒下來進行工作。

彼得·華西里維奇的兒子伊凡·彼得羅維奇，對於農奴制度已經沒有見到了。但他却能明白地憶及資本主義烏拉爾的一切魔力。他在已轉歸股份公司所有的礦山上工作了四十年。他清晰地記得工人第一次無組織的發動。他講着一九〇五年英勇的鬥爭，講着工人村落中最初的幾個布爾利維克。

他的兒子栢威·伊凡諾維奇，小孩子的時候就開始在礦山上工作着。栢威·伊凡諾維奇·撒摩羅夫，是現在的礦山經理。大戰的前夜他成了布爾利維克。一九一四年他被徵入俄皇的軍隊，以後參加了內戰的火線黨的工作及經濟的工作。

在偉大的五年計劃年間，古老工業區的烏拉爾，引起了不可思議的青春回復。撒摩羅夫家庭所在的村落，已經不能辨認了。礦山是按最新的技術擴充了，改造了。栢威·伊凡諾維奇有了幾個兒子。他的大兒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同業者（出生於一九一七年），已經在中學畢業，準備進大學了；他將來會成爲一個礦山技師。

地主，資本家，憲兵，俄皇的軍官，在他一生中任何時候都沒有看見過，他僅能從書本，影片，戲劇，以及前輩的故事中知道一些吧了。

撒摩羅夫的家庭，是蘇聯幾種社會制度交相更替的活證人。地主，農奴制度被資本主義制度代替了。但榨取却依然保留下來。只有十月革命，纔對全體勞動大眾開闢了幸福的新生活。

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了。蘇維埃聯邦無限廣大。蘇聯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佔有着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但在地球其餘六分之五的土地上，却依然被榨取及壓迫的資本主義制度統治着。

一九一七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俄國也是給資本主義統治着。每個半老的工人及集體農場員，都能生動地想起資本家及地主的統治權的長久年代。這是勞動大眾貧窮及被壓迫的年代。

詩人捏·克·拉·索·夫以巨大的力量，描寫過俄羅斯農民在地主壓迫下的苦難。在他的誰在俄國生活得很好一詩中，講到某次七個老百姓在

災難省，

受罪縣，

荒廢鄉，

來自附近的村落——

襤褸村，受寒村，

光脚村，受凍村，

火燒村，無食村，



以及歉收村，

怎樣集合起來。他們在求

無傷省，

無損鄉，

豐富村，

無益的找尋中，走了許許多多的道路。

在榨取者的國度裏，尋找沒有散佈着被榨取大眾呻嘆的那種角隅，這是徒勞的。

帝俄紡織工業最大的中心，是伊凡諾夫——渥齊涅生斯基，牠算是佛那基米爾省市政規程以外的城市。十萬勞工居民住在骯髒的淒慘的郊外，這些地方都取着意味深長的街名：窩巷，鼻管巷，螺旋巷，飢餓巷等等。

落進工場中的農民，是把歉收村變為飢餓區了。在著名的民謠中曾經無益的歌唱過：

工人只能有時帶着憂鬱來訊問：

鋤頭和機器究竟那件更沉重呢？

可咒咀的榨取制度，在蘇聯是根本地永久地被消滅了。工人及集體農場員，都是驕傲地確信地在展望着明天。他知道在他們前面，廣大地開闢了一切道路。無論誰希望來勞動，在蘇聯，他們隨時就可以找到工作，就有改進生活的可能性。只有榨取制度的依附者，寄生蟲和騙徒，纔會覺得不好。

資本主義國家却不是這樣。好幾百萬的人們，在世界最富的國度中忍飢受餓：他們沒有工作。即令還有工作的人們，也是帶着不安在展望着未來：他們每天都能被逐出門外。

## 一 資本主義下各階層間的對立性

隨便舉出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國家是先進的也好，落後的也好，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各階層間的對立性。在綠翠葱蘢的街道上，在窮奢極侈的高樓大廈中，住着少數的富人。在悲慘的街道上，骯髒的烟燻的住屋中，亂石的矮屋或可憐的棚戶中，住着工人，這些工人，是把自己無數的收入供給富人的。

富有並  
貧窮  
的都市

紐約是美國最大的都市。其中集有巨量的財富。成百的摩天樓，傲慢地一增高就是幾十層。無數光輝汽車的急流，沿着市中心的街道疾駛着。瀟灑的人羣充滿着一切娛樂場所和高貴的商店。

然而紐約同時又是令人可怕的貧窮的都市。一九三五年四月，其中總計有六十七萬個家庭，他們都仰給慈善家的救濟。這個全隊伍為二百七十萬人，或是紐約全體居民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這個不幸者的隊伍中，僅有一半能領到一些可憐的小額救濟金。

一家美國雜誌，引證過億萬富翁格羅里·摩爾根·溫結爾貝特夫人的預算。她每年用於她自己及她唯一嬰兒的給養上的費用，為四萬零一百六十美元。由這筆總數中，溫結爾貝特夫人用在別墅及住宅的維持上，為八千五百二十美元，伙食費為六千美元，僕俸費為九千四百二十美元，對於嬰兒個人的保護費為三千六百美元（以免被匪徒綁票）及其他等等。旅行上的費用，購買貴重物件及不動產的費用，縱慾上的費用等項尚不在內。

同時，美國有二百二十八萬學齡兒童，因為沒有學費，不能進入學校。



同一個雜誌報告着，美國一個中等百萬富翁一年間的收入，等於六千八百個失業者家庭的費用。

一枝火柴  
做四支

蘇聯的鄰人，貴族的波蘭的好幾百萬農民，生活於無法形容的貧窮與黑暗中，飢餓對於他們成了普通的現象。一九三五年初，波蘭出版了一本描述農民生活的書籍。在這本書的序文中，康姆主義最可惡的敵人，布爾喬亞教授克爾希惟茨克，不得不寫着如下巧辯的話：『農家現在是

把線香或木片用做燈，而且僅在晚餐的時候才把牠們燃燒。別時候燃燒認爲是奢侈。爲的節省起見，把一枝火柴劈做兩枝，甚至劈做四枝，對打火石的利用也漸次流行起來。農民由穿皮靴，改到穿蒿草，樹皮，甚至是木料做的鞋子。馬鈴薯是放在清水中煮熟，因爲鹽是必須支付代價的。』

在蘇聯，最偏僻的角落，都是照着『伊里奇牌的電燈泡』。在布爾喬亞的波蘭，農民却點着木片。

爲什麼把  
失業的  
尤捏曼  
處死刑？

紐約及倫敦，柏林及華沙所發行的報紙，都夾雜着關於長久失業及絕望貧窮達到極點的人們的自殺消息。飢餓引到了令人戰慄的慘劇。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柏林的法院，對失業的尤捏曼判處死刑，她是以『對自己三個兒子的謀殺罪』被控訴的。尤捏曼的兒子是死於飢餓。雖然法庭上已經查明，母親最後一次由貧民救濟所的會計處取得救濟金，還是在兒子死前的兩星期，但母親仍被確定了『殺人罪』。這種判罪，是根據兒子臨死以前的最後幾天她沒有回家。依她自己的話，尤捏曼不回家，是因爲不忍去看慢性地快死於飢餓的自己的兒子。

柏林是一個巨大的都市。其中居住着將近有四百五十萬人口。幾十萬家庭都在忍飢受餓，或是站在飢餓線上。然而少數的富翁——寄生蟲，却生活得全然不壞。住在柏林握有百萬馬克以上的有二百人；二十五萬馬克以上的有一萬人，從五萬馬克至二十五萬馬克的有五萬人。

失業者  
食堂和  
狗飯店

倫敦有對於失業者的慈善食堂。天沒亮的時候，這種食堂前面，就排列着很長的行列。食堂在一定的時間開放，每個失業者領取一盃『施捨的』羹湯。這種稀薄的，些少營養成分的不良飲料，成爲幾千人唯一的食物。

然而在倫敦還有別一種『食堂』。某報曾經登過如下的記事：

『倫敦新開一家狗飯店。飯店女主人是希爾比爾特·司各特夫人，她在德爾齊街早有一所『美麗的接待堂』，也是對狗開設的。新飯店的菜單，是各種羹湯，魚肉，青菜及粥品等項。狗的所有者，對飯店女主人被認爲有信用能力的人，就可叫狗自己到飯店來。有幾隻狗也能送到家裏去吃。』

如同看過的，布爾喬亞的狗，活得較之幾十萬勞動者是無比地更好！對牠們供給着非常豐富的食物，牠們對菜蔬是有更多的選擇。

英國現在總計有四百五十二個百萬富翁。根據所得的收入多寡（一九三三年），百萬富翁分爲如下的各羣：全年收入二十四萬至三十萬盧布的百萬富翁有一百五十五人；由三十萬至四十五萬盧布的百萬富翁有一百七十六人；由四十五萬至六十萬盧布的百萬富翁有四十二人；六十萬盧布以上的百萬富翁有七十九人。

兩個  
陣營

在資本主義下，社會分解爲兩個很大的敵對陣營，兩個對立的階層——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這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是一目了然的。

布爾喬亞把一切財富，一切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裏；工場，工廠，鑛山，土地，銀行，鐵路都在他們手中；統治權也屬於布爾喬亞。在普羅列塔利亞方面，是聚集着一切無權，一切赤貧及艱苦的勞動。



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間的對立性，這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最重要的特徵。勞動階層與布爾喬亞間的爭鬥，在這裏，是站在第一位。這兩個階層間的鴻溝日益深化起來，日益擴大起來。隨着階層矛盾的成長，增大着勞動大眾的激憤，堅定着他們鬥爭的意志，成長着他們革命的自覺，鞏固着對自己固有的力量及在資本主義上面自己最後勝利的確信。

## 二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布爾喬亞把勞動階層的勞動成果剽竊為己有。他們因什麼有把別人勞動的創造物，放進自己口袋裏的可能呢？

什麼  
是  
生產

在榨取制度下，一羣人因為什麼原故能够『不勞而獲』呢？為的理解這事，必需觀察社會中的生產是怎樣構造起來的。每個工人，每個勞動者，都清楚地知道生產是什麼。為着自己的生存，人們需要衣服，飲食及住所。這些東西既不能從天上掉下來，地上自然也沒有現成的東西散佈着。每個勞動者都明白地知道，在房屋建築上，在生產着五穀的田野上，在製造人類一切必須品的工場及工廠上，都要支付着若干量的勞動。

生

產

力

地殼中埋藏着煤床，鐵礦，石油。人類以自己的勞動做手段，把這些有用的物體拿到地面上來。在這裏，在冶金工廠中把礦石煉成鐵。用鐵製造各種各樣的東西，由火車頭起，到刀子或針止。

在現代，生產主要的形式，是運用複雜的機器，在大工場及工廠中來進行。然而在從前的時候，人類的勞動却經過別種方式。現代複雜的機器，以前是沒有也不能想像，遠古的時候，粗棍和石

頭，是人類使用的唯一工具。從那時起，經過了好幾千年，在最近的一百五十年間，技術纔特別迅速地發展起來。一百五十年以前，人類還不知道蒸汽機。電汽被應用，僅不過是五十年來的事。最近的一百年間，鐵路纔發展起來，汽車普及起來，也不過在最近幾十年間，曳引機更是不久的發明品。老年人清晰地記得，當飛機最初出現的時候，這是在大戰不久以前。無線電普及起來，已經是在戰後了。

爲生產對社會服務着的一切，構成社會的生產力。人類自身，勞動階層自身，是最重要的生產力。他們是用自己的勞動，由地殼中發掘着無數量的財富，他們創造了許多能率很大的奇特機器，這些機器是人類溫順的助手。隨着機器的發展及技術的成長，人類的能力、技巧及智慧也都長進起來。當沒有飛機的時候，不會有飛行家，在汽車出現以前，不能有汽車夫，所以隨着社會的發展，不僅變化着生產手段：機器、原料、工場、耕地，並且變化着人類勞動力自身。人類不僅要學會運用複雜機器來工作，而且他更早就要學會創作這些複雜的機器，建造這些複雜的機器。

生	產
關	係

人類不是在孤獨中勞動着，而是共同地勞動着。在煤礦中，鐵礦中，任何一個工廠或工場中，一個人能够做什麼呢？如果沒有成千成萬人的聯合，這樣的企業能够發生起來嗎？孤獨中的勞動，不僅在大企業裏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利用自己的老馬來耕種一小片土地的孤單農民，倘若別人不對他供給一切必需品，他也是不能生存着。單獨工作着的家庭手工業者或手工業者，沒有別人勞動所製造出來的工具及材料，他就一步都不能進行。

生產是社會的，但牠是按各種形態構造起來的。

蘇聯是一種社會制度，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却又是完全別樣的社會制度。蘇聯的普羅列塔利亞，在工場，



工廠以及整個的國家中，都是佔着統治的地位。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普羅列塔利亞却是定命在強制勞動，服從及無權的地位上。工場，工廠，鐵路，土地，銀行，一切這些，在那裏都是屬於布爾喬亞。布爾喬亞把一切生產手段都握在自己手中。這對他們給與了由工人吸取骨髓，壓迫及奴役勞動階層的可能性。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間的關係，壓迫者——資本家與被榨取的工人間的關係，决定着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制度。

在生產的行程中，人與人間，整個階層與階層間，是配置着一定的關係。這種關係叫做生產關係。工人與資本家間的關係，能够用做生產關係的實例。蘇聯的生產關係，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係是完全不同的。每種社會生產結構，都由於在其中支配着的生產關係來決定。

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是由什麼來決定呢？牠們依存於什麼呢？卡爾曾經指示，生產關係是依存於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水準。在各種社會發展的階段上，配置着各樣不同的生產力水準。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也同時變化起來。

『社會的生產關係——卡爾寫道——隨着物質的生產手段，生產力的變化及發展，也就被變化着，被改革着。』（卡爾僱傭勞動及資本·選集一卷一九八頁）

例如在原始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水準是非常低下的。勞動工具還是簡陋的。人類還不能好好地知道和自然鬥爭。原始部族狩獵的收穫，僅能勉強達到對部族的贍養。任何的剩餘品也不能留存下來。因此在那裏，一個階層藉剝削別個階層來生活的那種階層，是不能存在着。社會分解為階層，是在生產力的發展還更高的階段上纔出現。

生產關係，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同時變化着。但這種變化是怎樣來進行呢？是否能够想像，以為只要技

革	社
命	會

術充分單一的發展，生產關係就會逐漸成爲完善的呢？  
 這種見解是非常錯誤的。生產力的發展，是爲的更替陳腐的生產關係爲新社會制度，準備着一些條件。但舊制度任何時候也不會自願地走下舞台。

只有社會主義，纔對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無限的前程。在過去的社會制度下，生產力只能於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前，在特定的社會制度範圍以內來發展。例如資本主義，在根本上已改造了舊的勞動方法。牠引起了大機器生產的出現及發展。但生產力發展到了這種程度，即牠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早就是太窄狹的了。資本主義制度，早就成了利用現今已有的那些能減輕人類勞動，改善人類生活的絕大可能性的障礙。但資本主義卻不會自願地讓位給社會主義。只有社會革命，纔能排除朽腐的生產關係。

蘇聯解脫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枷鎖。在蘇聯引來了那種歷史上空前的生產力猛烈的繁榮。蘇聯在不久以前，還完全是個落後的國家。在偉大五年計劃的數年間，蘇聯通過了別國數十年間所經歷過的道路。蘇聯成爲先進的工業強國了。不久以前，鄉村還是保持着『木犁及木片（引火用的）』的蘇聯，已成爲最先進的，最大規模的農業國家了。

在莫斯科，在舊西摩羅夫市郊，大戰年間著名的資本家耶卜申斯基，建築了一座裝配及修理汽車的半手工的作坊。這座作坊，取了誇大的名稱，叫做『汽車工廠』。第一五年計劃年間，提起了改造這座工廠的任務。就改造的工作說來，根據建築，事實上變成了每年能發行幾萬架機器的宏大新工廠。當『改造』完成的時候，經營人員戲謔着說道：這等於對褲子縫上許多鈕扣。但按照俄國布爾喬亞制度下所配置着的生產力，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所擴大的生產力的比較，實例地表現出來，這就如同把舊的『汽車工廠』和新的美麗而且偉



大的，命名為史塔林的工廠的比較一樣。

什麼

階層

爲着生產，是需要土地，廠屋，機器，原料，需要生產手段。但缺乏人類的活勞動，缺乏活的勞動力，生產手段還是死的。只有當勞動力適用於生產手段的時候，生產過程纔開始起來。各階層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及重要，是由他們對生產手段的關係來決定。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手段是握在布爾喬亞的手中。勞動階層沒有生產手段。這是布爾喬亞榨取普羅列塔利亞的基礎。

不是資本主義創造了階層及階層的差別。在資本主義以前，在地主——農奴制度（封建制度）的時候或更早，就有階層存在。但資本主義却把新階層在舊階層的地位上樹立起來了。資本主義創造了階層壓迫及階層鬥爭的新方式。

『大的人羣叫做階層，是根據他們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制中的地位，根據他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裏凝固着的及形成着的），根據他們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機能來區分，所以是根據他們所處分的社會財富的份額的規模及受取的方式來區分。階層是這樣的人羣，因爲他們在社會經濟一定結構中的地位有差異，其中一羣能够剝竊別羣的勞動爲己有。』（伊里奇選集二卷三一—三頁）

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主要階層。他們的相互關係，他們的鬥爭，這裏決定着資本主義社會的命運。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和資本家及工人同時，還存在着別的中間階層。在許多國家中，這些中間階層是很多的。

小農及中農，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這些都是中間階層。這些階層，我們稱呼爲小布爾喬亞。他們和布爾

喬亞有血緣，是他們有自己私有的小片土地，器具，工具，但同時他們又是勞動者，這使他們又和普羅列塔利亞有血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中間階層引到貧窮化。他們在資本主義下是被侵蝕着。個別的某人能躍入榨取者的行列『出人頭地』；大多數却是貧窮下去並落入普羅列塔利亞的隊伍。因此，普羅列塔利亞在自己反對資本的鬥爭中，在廣大的農民勞動羣衆中替自己找着了同盟者。

### 三 政治經濟學

卡爾—伊里奇主義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學說

普羅列塔利亞在自己的鬥爭中，爲卡爾·恩格司、伊里奇及約瑟夫偉大的學說所指導。普羅列塔利亞的偉大教師及領袖，鍛鍊好了強有力的武器。他們創造了並完成了普羅列塔利亞的命運論。卡爾——伊里奇的學說，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是用做勞動階層鬥爭中的指導。在普羅列

塔利亞革命勝利以後，卡爾——伊里奇的理論，是對勞動階層在爲社會主義而鬥爭中，指示前進鬥爭的道路，愈益勝利的道路。

約瑟夫在十七次黨大會上說過：

『我們是在卡爾·恩格斯、伊里奇的旗幟下工作和戰鬥，所以確有自己的成功。』（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九七頁）

在卡爾出場以前，人類是無力闡明社會發展的法則的。社會史，牠表現爲一條密接的偶然性的環鍊，其中不能發見任何一定的聯繫。卡爾總首先證明了社會的發展，是和自然的發展一樣，根據一定的內在法則來完成。然而和自然法則却又有不同，人類社會的發展法則，不是在人類意志及活動以外來實現，恰恰相反，而是經



過廣大入羣的活動來實現。卡爾主義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在其內在矛盾固有的力量中，必然要走到自身的滅亡。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引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會引到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樹立。

卡爾主義教訓着，資本主義不會由其自身走到滅亡，而僅是普羅列塔利亞反對布爾喬亞無情階層鬥爭的結果。孟利維克關於這事的理論，假定社會是向一定的方向來發展，那末勞動階層就可以束手坐待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代替自動完成的時間到來，這是對卡爾主義極可惡的歪曲。事實上，社會發展的法則，自己是不會親自實現出來。牠們只有以社會中所進行的階層鬥爭為手段，纔能替自己闢開一條大道。

卡爾——伊里奇主義，是勞動階層的戰鬥理論。只有普羅列塔利亞——掌握未來的階層，——纔有力量冷靜地來暴露社會的發展法則。因為這些法則，證實着他們勝利的必然性。

在資本主義的曙光期，布爾喬亞是少壯的，充滿力量的及有活力的階層。她實行了反對衰老的封建制度的堅決鬥爭。她的學者真摯地企圖洞察人類社會發展的秘密。他們在這一領域中，是非常有價值的闡明了及探究了。然而暴露社會發展的真實法則，却因他們階層的有限性對他們妨害了。他們不能發見推動布爾喬亞獲得政權的社會發展，以後却會把牠引到滅亡。他們認為布爾喬亞的制度，是永久的，自然的社會制度。

布爾喬亞戰勝封建領主，引到一種榨取形態代替為別種榨取形態。增大着並強化着對勞動階層的榨取。但和這同時，也就增長了普羅列塔利亞反對布爾喬亞的階層鬥爭。

『布爾喬亞科學的經濟學自身響了喪鐘。此後，問題已經不在於某種理論正確或不正確，而在於她對資本有利或有害，適合或不適合，與治安的考慮一致與否。公正的研究，讓位於僱傭的斗方文人的鬥爭，不偏不袒的科學探討，代替為無恥的及惡意的辯護。』（資本論一卷十三頁俄文版）

革命的理論，是在普羅列塔利亞手中用來反對資本主義鬥爭的强有力的武器。卡爾主義在台面上出現以後，反對卡爾主義的鬥爭，成了布爾喬亞『科學』的主要任務。不是認識社會的發展法則，而是無情『斥責』勞動階層的戰鬥理論——這就是現今布爾喬亞立在自己『科學』前面的任務。因此伊里奇寫道：

『卡爾以後，談論任何其他非卡爾的政治經濟學，僅能用來愚弄小市民吧了。』

布爾喬亞自己常常承認，他們不知道社會發展的法則。例如一家有權威的英國布爾喬亞的報紙，在目前恐慌的條件中這樣寫道：

『我們關於電子運動的速度，較之關於貨幣運動的速度知道得更多。我們關於宇宙體系中地球繞日的循環，較之關於產業的循環知道得更多。我們能夠預言不可見的，及不能達到的遙遠的天體的運動，較之我們能夠預言恐慌的終結是無比地更正確。』

不知道明天會帶來什麼的，布爾喬亞陣營中的狼狽就是這樣。

卡爾——伊里奇主義，教訓我們去暴露一切蒙蔽下的，被劫奪者反對他們的壓迫者的階層鬥爭。卡爾——伊里奇主義指明，普羅列塔利亞堅決的階層鬥爭，這種鬥爭要顛覆布爾喬亞的政權並樹立自己的專政，這是走到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

關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學說，是卡爾——伊里奇主義中的主要學說。

卡爾和恩格斯的學說的基礎，是在十九世紀的中葉作成了。幾十年間，他們堅忍不拔地領導了普羅列塔利亞由資本壓迫下求解放的鬥爭，他們天才地總括了這些鬥爭的經驗。卡爾死於一八八三年，恩格斯死於一八九五年。恩格斯死後的兩年，在彼得堡——那時帝俄的京城——跑來了伊里奇。他迅速地成爲勞動運動的



首領及指導者。這已是新時代了——帝國主義時代了，當時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都銳化到了極限。社會主義革命正在敲門。伊里奇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卡爾和恩格斯的學說，給與了愈益向前的發展，應用到了帝國主義及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新時代。

卡爾、恩格斯及伊里奇的學說，在蘇聯人民的偉大領袖約瑟夫的著作中，立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及兩種體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偉大經驗的基礎上，對自己發見了愈益前進的研究。

政治經濟學研究什麼

資本主義是如何構造的？少數一羣資本家奴役工人大眾的全部機構是如何構造的？爲着自覺地及積極地來參加現代全世界進行着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偉大的鬥爭，熟知這事是必須的。

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引到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勝利，會引到社會主義新制度的勝利。卡爾會經運用精細地研究資本主義體制的方法，運用暴露牠的發展及毀滅法則的方法，達到了這個結論。卡爾設定自己的目的，是發見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以便對普羅列塔利亞在其爲自己求解放的鬥爭中指出道路。

『在其發生，發展及沒落中，來研究歷史上特定的現實社會的生產關係，這就是卡爾經濟學說的內容。』

（伊里奇、卡爾、恩格斯主義俄文版二十四頁）

由此顯然，政治經濟學是有着如何巨大的意義。這門科學，構成卡爾、恩格斯、伊里奇及約瑟夫全部學說最重要的部分。

卡爾——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深入地洞察着暴力及榨取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秘密。牠暴露着布爾喬亞的學術奴僕所儘量努力迷混着的，階層間關係的真實本質。牠是用做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及普羅列塔利

亞專政的學說深刻的，全面的基礎。

資本主義  
的法則  
是不是  
永久的？

布爾喬亞的奴才們，他的學術從僕們，以及孟利維克陣營中的他的傭僕們，都努力在各種形態中來『證明』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關係的永久性及固定性。在這下面，他們追求着的那個寡廉鮮恥的目的，是十分顯明的，他們希望說服工人，關於資本主義的顛覆，是不會有也談不到。他們說資本主義的滅亡，就是人類的滅亡。倘若人類社會仍將繼續存在下去，那末據他們的信念，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纔會存在。由此，他們的努力，是把資本主義的法則，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關係，當做永久的法則，當做固定的關係描述出來。『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布爾喬亞從僕們這樣說着。

卡爾——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把這些反革命的謔語從根拆掉了。卡爾——伊里奇的理論，指明資本主義的關係，怎樣在舊制度的廢墟上發生出來，牠們怎樣來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內在的，一切銳化着的矛盾的發展，怎樣不可避免地會把牠引到滅亡，引到普羅列塔利亞——布爾喬亞的掘墓者——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人類的歷史，證明着人類在地球上生活了好幾千年，並不知道有資本主義。這就是意味着，政治經濟學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發見的那些法則，並不是永久的及不變的。反之，這些法則，只是跟着資本主義的發生及發展纔發生起來。牠們會隨同孕育牠們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破滅而消滅掉。政治經濟學，不能把自己的任務，僅僅限於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牠同樣應當研究從前的社會發展的各時期。

政治經濟  
學與社會  
主義建設

在蘇聯，社會主義更替資本主義是已經實行了。在社會主義下，社會中的生產關係，與資本主義下的生產關係完全不同。政治經濟學是否應當研究這些關係呢？自然是應當的。伊里奇指示過，政治經濟學，是『關於歷史上發展起來的社會生產的各種結構的科學。』（全集第二卷三



七一頁)卡爾最親近的戰友恩格斯指示過，『政治經濟學，在廣義中，是支配着人類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及交換的法則的科學。』(反杜林論俄文版一三五頁)

所以政治經濟學，不僅應當研究資本主義，而且應當研究資本主義以前的各時代，以及更替資本主義的那種制度。(這種更替，在蘇聯已經實行了)

這是不是意味着，政治經濟學對於社會生產的各種結構，都設定同一的法則呢？決不是，反之，每一社會生產制度，都有自己獨特的法則。

現在，當社會主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部分上勝利了的時候，顯然，研究社會主義的及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的經濟，是有着如何巨大的實際意義。

政治經濟學，無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及滅亡的法則，抑或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上所發生的社會主義新制度的法則，都應當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及清晰的理解。

理論對於我們不是信條(死的教理)，而是行動的指導。理論對於革命鬥爭有着巨大的重

要性。

『沒有革命的理論，不能有革命的運動。』——伊里奇多次竭力這樣說過。(著作選集第一

卷一四五頁)

『誰也知道，理論，假如牠真正地是理論，那末就會給實踐者有確定方向的力量，察明前途，對工作有確信，對我們事業的勝利有信仰。一切這些，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有——也不能沒有——巨大的重要性。』——約瑟夫這樣說過。(伊里奇主義問題二九九——三〇〇頁)

因此約瑟夫指示着：『理論工作，不僅必須趕上實踐工作，而且必須越過實踐工作，以便把我們的實踐者，在他們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武裝起來。』（同書）

卡爾——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是照明着資本主義世界崩潰景象的明燈，而且是照明着蘇聯凱旋了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圖畫的明燈。

政治經濟學  
是戰鬥的  
階層的黨  
派性的科學

布爾喬亞關心的，是對人民大眾來隱匿資本主義滅亡及康姆主義勝利不可避免的諸法則。爲了這種目的，布爾喬亞豢養着一大羣的學術從僕。布爾喬亞的學者——照伊里奇的說法，這些是些『資本家階層的學術雇員，』——忠心的，誠意的服役於資本主義，他們儘量來粉飾並掩護壓榨和奴役的制度。

勞動階層革命鬥爭的首腦站着康姆黨。只有康姆黨堅決的領導，纔能保證普羅列塔利亞的勝利。一切勞動階層的敵人，關於康姆黨是都帶有激怒的憎惡。

他們只夢想使牠的統一分裂起來，並對黨的總路線中的每一偏向，都來倖災樂禍。

政治經濟學，是我們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的，我們爭取康姆主義的鬥爭中的銳利武器。政治經濟學，和其他各種科學一樣——首先是把握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法則諸問題的各種科學一樣，是黨派的科學。

敵人成羣包圍着蘇聯。世界帝國主義，在準備着反對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戰爭。外國的布爾喬亞，在自己的鬥爭中，是立足在蘇聯仍存留的原先榨取階層的殘餘上。這些殘餘，是還遠沒有完全消滅掉。蘇聯仍在進行無情的階層鬥爭。在這種鬥爭中，對黨的總路線的一切攻擊，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對牠危害的一切企圖，都是服役於蘇聯敵人的利益。這就是爲什麼必須對脫離黨的總路線的一切偏向作不斷的及無情的鬥爭，爲什麼



不但要對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而且更要對一切左的偏向作鬥爭。

布爾喬亞在其準備反蘇聯的新戰爭中，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表現得特別賣力。托洛茨基主義，是寡廉鮮恥的孟利維克主義的變種，替帝國主義的布爾喬亞，特別建立了關於蘇聯的一切誹謗的發明。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布爾喬亞的先鋒隊。

敵視普羅列塔利亞的代表，現今正在努力於偷摸偷摸地，在隱蔽的方式下，藉秘輸來引進他們的見解。普羅列塔利亞的階層敵人，都盡量企圖歪曲政治經濟學，使牠適合着用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例如孟利維克魯賓（一九三一年三月，因孟利維克『同盟局』的案件，被普羅列塔利亞法庭判過罪的），忠心的並誠實的服役於布爾喬亞，在好幾年的期間，是都沒有被發覺出來的。他執行着普羅列塔利亞階層敵人的命令，儘量努力把對現代資本主義議論紛紜的問題，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問題的注意，引到離開實際生活的一切抽象的詭辯方面去。在有害的反革命的目的中，他歪曲了卡爾的學說，腐蝕牠的革命內容。他把生產關係由生產力分離開來，把生產關係轉變為觀念論的空頭彩票。（即是和物質的實際性分切開來的，僅在頭腦中存在着的。）他儘量塗抹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引導資本主義走到滅亡的矛盾。他蒙蔽着布爾喬亞對勞動階層的榨取。對一切根本問題，他把卡爾主義都竄改為孟利維克理論，這是常常在十分隱蔽的方式下作成起來的。

與一切反卡爾主義者及偏向的流派作勢不兩立的鬥爭，是研究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 四 兩個世界的鬭爭

兩個世界，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以及牠們的無情鬥爭，這是現今政治經濟學注意的中心。

兩個世界——

蘇聯第一五年計劃在四年中成功地實現了。蘇聯又在勝利地實現着第二五年計劃——建設無階層社會主義社會的五年計劃——更偉大的任務。

種體制

在第一五年計劃年間，蘇聯建築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社會主義大工業——這是社會主義重要的基石——大大地成長起來了。創設了幾十種蘇聯前所未見的新生產。構成整個國民經濟骨幹的重工業特別成長起來了。

在偉大五年計劃年間，蘇聯實現了在社會主義原則上，對農業改造的宏大任務。在好幾百萬農民大眾面前，廣大地開闢着走到富裕及文化生活的道路。集體經營制度，是在農村中勝利了。基本農民大眾——集體農場員——成爲蘇維埃政權堅固的支柱，而資本主義最後的堡壘——富農階層——是消滅了。

社會主義在蘇聯是澈底地確定地勝利了。

勞動階層在大大地發育起來。廣大的勞動羣衆的物質狀況改善了。蘇聯變成了先進的文化國家，實行了普及教育，肅清了幾千萬個文盲。幾百萬兒童及青年就學於各種教育機關。在創造社會主義的勞動紀律中，達到了最大的成功。幾百萬社會主義建設者的積極性，效能及熱忱，都在大大地增長起來。

『在五年計劃的總結中，於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幾萬萬勞動大眾面前，事實上證明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第十七次黨大會的決議。）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就是這樣。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却進行着空前的破壞及崩潰。從一九二九年秋季開始，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都被空前的深而有力的恐慌騷擾着。這次恐慌，照牠的尖銳性，繼續性，及牠對勞



動大衆所帶來的災害說來，是使資本主義世界任何時候所知道的一切以前的恐慌，都遠遠地落在後面去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恐慌，無論在工業領域中抑或農業領域中，都帶來了特別巨大的破壞。由於銷路缺乏，生產逐漸地愈益縮小起來，許多企業都停閉了，拋出了好幾百萬工人。在農村中，縮小着耕地，使好幾百萬農民零落下去。巨量的已成商品，是白白地毀滅了。巴西把咖啡拋在海裏，美國把小麥用做機車的燃料，把牛乳傾在河裏，把魚拋在海裏，撲殺家畜，破壞耕地，像這樣，是爲着來減少拋在市場上的棉花及五穀的數量。現在，當最大的衰落點已經渡過了的時候，資本主義藉對工人榨取空前的增高，藉對農民加強掠奪，藉對殖民地切取的增大，工業狀況稍稍地趨於緩和起來。然而關於資本主義國家中任何真正的經濟興旺，是不能有也不能談到因爲資本主義是在體驗着自己的衰落時代，自己的崩潰時代。布爾喬亞是在運用加強榨取勞動大衆的方法，準備分割世界的新戰爭，反對蘇聯的帝國主義新戰爭的方法，來由恐慌中找尋出路。布爾喬亞愈益轉到法西斯主義的統治方法，企圖用血的恐怖把勞動大衆在服從中束縛起來。

在蘇聯，工人及集體農場員，對明天都取得了充分的確信，他們生活的物質及文化水準的愈益提高，是僅僅依存於他們所支出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在蘇聯，對於勞動大衆是消滅了失業貧窮及飢餓的威脅。每個工人及集體農場員，對於自己的將來，都確信地，樂觀地在展望着，他們對文化及知識，提起了愈益上昇的要求。

『（十七次黨大會的決議）』

同時，在資本國家中，勞動大衆却受到非常的及空前的損害。恐慌的每一年間，都增大了失業者的隊伍，這個隊伍達到了幾千萬人的空前數字。現今的恐慌，是對失業者註定了一切苦難，對勞動大衆註定了飢餓，他們加上他們的家族，按人數超過了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人口。

現在，當最大的衰落點已經渡過了的時候，勞動大眾的狀況不僅沒有達到改善，而且相反，牠却愈益繼續着惡化起來。資本主義工業中生產的若干增加，首先是藉對在業工人榨取的增長，藉使他們的勞動更大的強度而引來。

『在這些經濟震撼的駭浪中，以及軍事——政治的激變中，蘇聯如同懸崖般孤獨地站立着，她仍在繼續自己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及為保全和平而奮鬥。倘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依然都是被經濟恐慌騷擾着，那末在蘇聯，無論工業領域中或農業領域中，却都在繼續上昇。倘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在進行着狂熱的準備重分世界及勢力範圍的新戰爭，那末蘇聯却在繼續一貫的，堅定的反對戰爭的威脅，及為和平而奮鬥，這時不能說，蘇聯在這一領域上的努力沒有任何成功。』（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三九頁）

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

當內戰結束，轉到經濟建設以後，伊里奇說過：『我們現今對國際革命的主要影響，我們是用自己的經濟政策表明出來。』（全集二十六卷四一〇頁）

在恐慌的壓迫下，在法西主義的重軛下呻吟着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們，都把蘇聯看做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社會主義的祖國，蘇聯的成功，興奮了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鬥爭。社會主義在蘇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大的因素。

資本家及其奴僕們，開始瀕繁地顧慮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運，蘇聯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在蘇聯敵人的國家中資本主義的朽腐間的根本差異，鴻溝，是過分地刺眼。將來屬於誰呢？康姆主義或資本主義？這種問題是頻繁地開始擺在蘇聯敵人的面前。

兩種體制（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這成了我們時代的中心。兩個各別的，對立的



世界彼此互相對抗着。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世界，工人政權的勞動的世界。在其他國家中，是失業與飢餓，逐求利潤的布爾喬亞的世界。蘇聯的旗幟上寫道：『不勞動者不得食。』在布爾喬亞的旗幟上，是能夠寫着：『勞動者不得食。』全世界自覺的工人，把蘇聯認做是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這是當然的。

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跟着蘇聯的出生，同時就全部提出來了。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按照蘇聯成功的程度，按照資本主義崩潰的程度，成爲愈益尖銳的了。

普羅列塔利  
亞專政是  
走到社會  
主義之路

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政權都是握在布爾喬亞的手中。無論是怎樣的統治形態，牠的背後都不可避免地，並無論何時都隱藏着布爾喬亞的專政。布爾喬亞國家的目的，是保護資本主義的榨取，保護布爾喬亞在工廠及工場上的私有權，地主及富農在土地上的私有權。

在蘇聯，國家的政權，是握在與基本農民大衆攜手，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階層的手中。

十月革命確立了普羅列塔利亞專政。勞動階層力求佔有國家的政權，不是爲的國家政權本身。在普羅列塔利亞手中的國家政權，牠是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手段。

『牠的目的，是創造社會主義，消滅社會在階層上的劃分，使社會的全體人員都成爲勞動者，剷除一切人榨取人的地基。這些目的不能一舉實現出來，牠是需要充分長久的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因爲改組生產是件困難的事體，因爲對於一切生活領域中的根本轉變需要一個時期，因爲對於小布爾喬亞及布爾喬亞經營習慣的巨大勢力，只有在長久堅決的鬥爭中纔能克服過來。所以卡爾說過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全時期，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伊里奇選集二卷三〇四頁）

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不能一舉實現出來。充分長期的過渡時期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時期，國家的

政權是握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階層的手中。

布爾喬亞專政，是意味着在少數一羣寄生蟲及高級遊民的利益中，對大多數人民的壓伏。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意味着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中，在全體勞動大眾的利益中，對少數一羣榨取者反抗的壓伏。普羅列塔利亞利用自己的專政，為的是去消滅一切人對人的榨取。

獲得了政權，普羅列塔利亞成為統治階層：他管理全部社會化的生產，鎮壓榨取者的反動，領導中間層動搖着的團體及階層。他以毅然的手腕，把其他勞動大眾，——首先是貧農及中農大眾，引上光明的前路。

成了統治階層，普羅列塔利亞來着手創造那種制度，在牠下面，不再存在統治的及隸屬的階層，因為階層及階層一般差異都不存在了。

毫不妥協的  
階層鬥爭是  
走到無階層  
社會的手段

社會主義時代，是消滅着社會在階層上的分解，消滅着階層矛盾及階層鬥爭，消滅着榨取者與被榨取者的劃分。但走到無階層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却要經過無情的階層鬥爭的時期。

伊里奇不倦地極力說過，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與榨取者，與以前統治階層一切的殘餘，作長久的及堅決的階層鬥爭的時期。

十月革命以後經過兩年，伊里奇寫道：

『社會主義是階層的消滅。普羅列塔利亞專政，對於這種消滅，能做的完全做了。但一舉消滅階層却不可能。』並繼續說道：

『在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時期，階層還是殘存着，但每個都變質了；他們的相互關係也變更了。在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時候，階層鬥爭並沒有取消掉，只是採取着別種形態吧了。』（伊里奇選集二卷三三四頁）



在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時期的階層鬥爭，是採取了新的形態的，成爲更堅決的了。誠然，這是用不着奇怪的：以前的支配階層，是在做着爲自己挽回喪失了的地位的拼命的企圖。榨取者無論在任何手段前面，無論在何反對巨大多數勞動者利益作惡的犯罪前面，都不會停止起來，是爲的不讓自己的統治走到末日。

「階層消滅，是一件長久的，困難的，堅決的階層鬥爭的事情。階層鬥爭在資本的權力顛覆以後，布爾喬亞的國家破滅以後，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樹立以後，仍不能取消掉……僅是變更自己的形態，在許多關係中成爲愈益無情的吧了。」（伊里奇選集二卷三〇四頁）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全行程，光輝地確證着伊里奇的這種立場。在普羅列塔利亞不容間斷的，無情的，反對一切最後的舊榨取制度鬥爭的行程中，達到了社會主義建設偉大的勝利。蘇聯在一切布爾喬亞的部隊上，獲得了最大的及決定的勝利。但他們的反抗也就成爲更有力的。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方法也就成爲更無恥的。在公開鬥爭中澈底崩潰了的富農，商人，一切屬於榨取階層的「舊人」都鑽進蘇聯的企業及機關中來，並企圖在運用損害，竊盜及其他方法下，來掘陷蘇聯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建築。因此普羅列塔利亞必需作無間斷的階層警衛，必需用各種方法鞏固普羅列塔利亞專政。

「爲的整個地撲滅瀕死階層最後的殘餘，及粉碎他們盜賊的陰謀，強壯的及健全的普羅列塔利亞專政，這對於我們現在是必需的東西。」（約瑟夫第一五年計劃的總結伊里奇主義問題五〇九頁）

蘇聯所建設的無階層社會，是不會自動到來。對牠是必需來爭取。爲着這個，必需積極地來克服走到社會主義的路上所遇着的巨大困難。必需粉碎榨取制度一切殘餘的反抗。需要動員幾百萬社會主義建設者大眾的精力及積極性。

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社會主義的導力

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實現建設無階層社會主義社會的那種力量。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導力。因此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成爲研究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時候，研究社會主義的時候政治經濟學注意的中心。



## 第二章 前階層社會

### 一 誰是我們的祖先

美國的  
「猿猴  
訴訟」

十年以前，在美國一個不大的城市——丹唐，發生過一件惹起許多騷動的法律訴訟。年青的教師司科白，是以重罪被控告着。他對自己的學生，講過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嚴厲的起訴書，指控着：倘若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那末，那時上帝在什麼地方呢？爲什麼聖經上說道，上帝照自己同一的樣子創造了人類呢？

司科白是被控做反對宗教罪。而與宗教開玩笑是不好的。布爾喬亞根本關心的，是使勞動大眾盲目信仰僧侶的神話，說上帝在六日間創造了天和地，而第七日休息着。宗教的麻醉，是榨取階層手中保持統治權的最實際的手段之一。宗教宣傳着對壓迫及榨取作盲目的容忍。倘若損傷了對上帝的信仰，那末再進一步，就會打破對榨取者的階層支配鞏固的信念。因此，布爾喬亞，在社會構造的前面，不能終止這樣的訴訟，例如丹唐所進行的訴訟。

勞動  
創造了  
人類

其間，年青的教師，只是重複幾十年以前，已經被科學所確立的完全真理吧了。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這裏對於人類絲毫侮辱也沒有。這種真理，對於那些根據「高貴出身」上的藉口，企圖在支配權上有自己的請求權的人們，纔是愉快的。某個時候，貴族階層曾經

誇耀過自己『淡青色的血』及『潔白的骨頭。』

學者認為大約在一萬萬年以前，第一個生命的徵候出現在地球上。幾十萬年以前，在熱帶的地方，生活着最進化的類人猿種。他們成羣住在樹上。

在樹上生活，遂使手進到和足做不相同的工作。在地上移動的時候，這些猿猴或多或少地養成直立的。在幾十萬年的期間，纔把我們祖先的手完成起來。由類人猿所達到的最簡單的動作，人類的祖先非常緩慢地轉到了比較更複雜的動作。

『這樣看來——恩格斯說道——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牠並且是勞動的產物。』（勞動在由猿進化到人的過程中的作用第三頁）

人類的勞動，只有在製造工具的時候纔開始，雖然這種工具是最簡單的。動物也知道攫取食物，其中許多還會用前肢攫取食物。猿猴更知道拋擲石頭及棍棒。但是

『任何一個猿猴的手，決不會製造任何的東西，即令是最粗糙的石刀。』（前書第二頁）

當我們祖先的手，用長期的改善及練習的方法，學會了製造石刀及同樣最簡單的工具的時候，是作成了由猿猴轉變到人類的決定步驟。

在這第一步後，跟進了好幾步。手在勞動動作上的專門化及直立的行走，在我們祖先的一切器官中，引起了許多變化。勞動擴大了範圍，並創出了一致的共同動作的必要。出現了發音明晰的語言的要求。適應着語言器官的發達，對這種要求是逐漸地愈益滿足起來。

在勞動的影響下，而以後並在發音清晰的語言的影響下，猿的腦髓逐漸地改善起來，變為人的腦髓。和腦



髓的發達同時，感覺器官的發達也在進行着。

這樣看來，在由猿猴轉變爲人的過程中，勞動是起着決定的作用。在攀援樹木的類人猿羣，轉變爲原始的人羣以前，經過了幾十萬年。而且勞動更是把這種原始人類社會由猿羣區別出來的特徵。

動物僅僅知道被動地來適應自然。當猿羣把他們所住的全森林蹂躪了的時候，他們就必須遷移到別一個森林去。倘若因爲或種原因，這是不可能的——假定猿羣已經達到了他們所占有的海島的邊界——那末他們就會滅亡掉。

人類是運用勞動積極地來影響自然。人造的工具，恰好是把他本身的自然器官延長起來。他們所製造的漁獵工具，把他的手的能力增大着好幾倍。

熱帶地方是人類的祖國。這些地方有豐富的繁多的植物。在這裏，爲着生活下去只需要不多的勞動。例如在南洋羣島，整個樹林都長滿着糧食樹——西米樹。人們取出這種樹心，把牠搗碎着，就可得到現成的麵粉。這些地方，到樹林裏去採取食糧，是如同我們去打柴一樣。

勞動活動的發展，在人類面前揭開了由熱帶移居到溫帶的可能性。以後，又由溫帶移居到更冷的地方，出了許多新的需要：如用來防禦風寒雨濕的衣服及住所。新的需要，在新的勞動領域中，在人類能力的愈益改善中，又惹起了必要。

因此恩格斯有全權說道：『勞動創造了人類自身。』（前書第一頁）

## 二 原始公產制度

蘇聯的目的  
是無階  
層社會主  
義社會

十月革命，在人類歷史中揭開了一個新紀元。牠樹起了自己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下，消滅人對人的榨取。建設無階層社會主義社會，是蘇聯一九三三年開始的第二五年計劃的任務。

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集體農場員——突擊隊員全蘇聯第一次大會上的演說中，約瑟夫說道：

『各民族史中知道過不少次的革命。這些革命都不同於十月革命，他們都是同一類的革命。把對勞動大眾的這種榨取形態，代替為別種榨取形態，但榨取本身却依然保存下來。一種榨取者及壓迫者，被別種榨取者及壓迫者代替了，但榨取者及壓迫者本身却仍保存着。只有十月革命，對自己立起了目的，是消滅一切的榨取，並肅清所有一切的榨取者及壓迫者。』（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二七頁）

這樣看來，蘇聯的目的，是其中沒有階層及階層差異的社會。階層是否任何時候都存在過呢？有沒有過這樣的時期，當人類社會還不知道分解為各種階層，分解為榨取者及被榨取者的時候呢？

這種問題，對我們有很大的趣味。

階層是否  
任何時候  
都存在過

布爾喬亞的從僕們，儘量努力來證明，說社會分解為各種階層是不可避免的。金袋的辯護士，非常鄭重其事地把問題以這樣的形式描述出來了，彷彿榨取者與被榨取者的存在，是一切社會存在永久的及必須的條件。他們宣傳着，好像：

自然賢明地安排好，

把人類按各種方式收養了，

以便一羣受扶養，



別羣就得养活他。

在古代羅馬，當被榨取者蠡起反對自己的統治者的時候，統治階層的一個辯護士，就帶着這個寓言來登場。他把社會用個人的有機體來對比。比如有有機體中，有執行一切工作的手，也有消化食物的胃，同樣在社會中，應當有在自己肩膀上擔負着各種勞動的人們，也應當有來消費別人勞動的成果的人們。在本質中說來，反對消滅人對人的榨取而鬥爭的，榨取階層統治的近世辯護者，和這種最卑俗的寓言也相去不遠。

事實本身以明白無疑的形式證明了，人類生活過好幾千年，並不知道有階層的分解，階層的統治及榨取。太古的時候沒有階層，是否可以根據那種簡單的原因，說是因為人們都在孤獨中生活着呢？

共  
同  
或  
孤  
獨

仍舊感到趣味。其中是說到一個英國的航海家名叫魯濱孫·克盧斯的故事，魯濱孫乘船航行，在遠洋裏遇難。魯濱孫一個人被奇蹟救了，達到了海岸，意外的出現在一個無人島上。他現出了發明的奇蹟，在完全孤獨的不幸條件中，來組織自己的生活。他逐漸地學習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替自己獲取食物：如開墾土地，進行播種，獵取山羊，蒐集果實。他替自己建築住所，縫紉，替自己製造器皿（碗罐之類）。

他在完全孤獨的生活中，度過了好些年。某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他得到了一個助手兼奴僕——禮拜五（人名）。這個土人，是魯濱孫從死中把他救活轉來的。禮拜五就成了魯濱孫的忠實奴僕。

在這部小說中，是用藝術的方式，來敘述關於從前人類特定的表象。在太古的時候，人們是在孤獨中生活着。在孤獨中生活，他們學會了和自然鬥爭。以後更有力量的人，更有本領的人，使更衰弱的人，更落後的人隸屬於自己。這樣發生了統治者和奴隸。布爾喬亞的代表，在布爾喬亞仍在為政權而鬥爭着的時候，正是像這樣對

自己描述了人類社會的發生。

然而，那種在小說中能够有趣味的，却任什麼地方也不能在科學解釋的資格中來應用。事實上，在人類發達中的幼稚時期，和魯濱孫的生活是沒有絲毫共通的。

我們的類人的祖先是成羣生活着。原始的人也是成羣生活着。只有在共同生活下，人類纔能由動物的世界中分離出來。只有共同地，人類纔能在自己發展的最低階段上，和最有威力的自然鬥爭。倘若人類沒有共同的生活，無論勞動的發展，抑或語言的發展，都是不能想像的。

當寫作魯濱孫故事的時候，以為關於原始人生活的表象，倘若設想了一個落在無人的孤島上的人應做的事情，就很容易地完全取得了。然而在進步着的科學中，却發現了許許多多更可靠的源泉，我們由這些源泉中，攝取着關於人類初期生活的知識。

由什麼地方我們知道原始人的生活

這種科學，是地質學。這是關於地層構成的科學。牠對於探索有用的礦床，如煤及石油，金和鐵等，有巨大的意義。這種科學，能以正確性來決定地殼的某種地層的形成時期。而這些地層中，有許多是很老的，牠們出生已經有好幾十萬年了。

正在這種最古的地層中，由發掘而發現了原始人類的遺骸。根據這些骸骨，能够判斷這些人們，和自己的祖先——類人猿——還離得不遠。發掘中還發現了由猿到人的轉變型：半猿——半人型。

其他的發掘，發現了許許多多較晚時代的人類殘骸。和人的骸骨同時，更尋到了人所利用的工具及用具。我們的知識，別一個重要的源泉，這是研究野蠻人種的生活。現代地圖上仍有白點：還有沒有過探險者足跡的地方。這並不僅是難能達到的最高山峯或兩極的冰漠，並且也有是人類能够生活的地方。例如一九三五



年年初，報紙上有一段消息，說是在新格威列耶島（澳洲）探險者深入了一片各方面都被高山阻隔着的廣闊地域。他們在這地方發現了土著的人種，關於他們的存在，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的。

幾百年以前，這種沒有發現的土地是還有許多的。若干遊歷者，多年住在野蠻人中間，來研究他們的生活。跟在勇敢的遊歷者後面，來了歐洲列強的武裝先遣隊，他們是用劍和火來傳播『歐洲文明之光』。對野蠻人掠奪了，撲滅了，把他們驅逐到深山，湖澤或荒野中去了，把他們的土地變成了殖民地。在遊歷者所研究的人種中間，任何一個都不是站在人類發展的最低階段上的。然而他們生活的記載，却能用做研究初期人類社會生活最有價值的資料。

末了，關於我們對於原始社會的知識，語言也能用做有價值的源泉。有許多言語，都是由遠古的時候相傳下來。而且民間文學更有重大的意義：如寓言，民謠，詩歌，牠們較之在紙上記載以前，已經口頭流傳好幾百年了。

原始人如何生活

人類由動物界分離開來，在自然的威力前面，有過一個很長的期間，仍是非常軟弱的，孤立無助的。他們在最初的時期，還是屬於半動物的。他們爲了躲避最兇殘的動物，是在樹上生活着。住在自己的出生地——熱帶地方，人類是吃着果實、堅果及草根。採集工作，是人類主要的事

業。在這個階段上，人類和自己的直系祖先一樣，是成羣生活着。羣的範圍不很大，她很少超過三十至五十人。採集果實、樹根、野菜，捕捉小鳥及小獸，是不分性別和年齡全體都從事着。人類以石塊及樹枝，製作自己的工具。把棍棒用來掘土，用來捕捉小獸。用粗糙地鑿好的石塊，縛在棍的尖端。使用石塊及動物的骸骨，做成別種最簡單的工具。配偶還不存在。用混亂的性的結合，以繁殖人類。這樣的狀態，是延續得非常長久的。

這種『人類的幼稚時代』，因火的發明及過渡到漁獵遂結束起來。火的發明，在原始人的歷史中，有着巨

大的意義。

『牠首先給與了人類對一定能力的自然上的權威，並因此使他根本地脫出了動物界。』（恩格斯）  
 學會由磨擦取火以前，人類已經長久地度過幾千年了。

火把新的食料作成了對人類容易接近的。他把魚、蝦、水生動物都用做食料。同樣擴大了植物食料的範圍。對較大動物的狩獵也出現了。在自己發展的這一階段上，人類是移居到比較寒帶的地方，首先是河及海的沿岸。人類學會了替自己做住所。在最初的時期，是把樹枝做成的茅棚用做住所。

弓和矢的發明，是更大的進步。這時候，狩獵給與了更多的收穫。狩獵的作用增大起來。但狩獵需要一定的分工。婦女和兒童不能從事狩獵。分給婦女的部份，是採集植物的食品及其烹調。狩獵的成績是沒有把握的，牠們是依存於偶然，依存於幸運，採集工作，仍和以前一樣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婦女在這時期，在勞動過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並占着顯著的地位。

澳洲土人，他們最初看見英國的僑民牽着背上扛着行李的牛在走，以為這些牛是英國僑民的妻子。澳洲土人在遠征中，是把婦女如同牛一樣來扛東西的：她們扛着傢俱，一部分武器，小孩。男人却輕便地走着。在他的手中只拿着武器。他在行路的時候來獲取食物。

馴化牲口及耕作土地，是原始人類生活中的巨大進步。這奠下了牧畜和農業的基礎。同時改善了勞動工具。

氏族  
 共體

人類最初的工具，是仿照人體器官的樣式創造出來。牠們恰好是用做這些器官的延長及強化。鈍的工具，是照拳頭的樣子製造着。銳的工具，是照爪或齒的樣子製造着。照作成掌過的手的樣子，製造着最



初的碗鉢，照彎曲着的手指的樣子，製造着鈎子。工具在實際需要的影響下來改善。例如棍棒，是在各種樣式裏來應用。對於重的打擊，使用大棒。掘地使用尖鋤。狩獵則使用和鎗類似的削尖的木棍。人類學會製造石斧。陶業也出現了。運用火和石斧，人類挖造着獨木舟。

在這一階段上，部族已經佔有了原始流動人羣的地位，部族分爲各個氏族。按照人口增加的程度，每個氏族又分爲若干第二級的氏族，氏族的成員，是由血緣結合着的。共同勞動，並共同消費自己共同勞動的成果。在這種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低階段上，任何的不平等也不能存在：人類用狩獵、牧畜或最原始的農業等方法來獲取生產品，這種生產品的數量，只能在無剩餘的狀態中，用於貧乏的生活吧了。

一切民族，在其發展的初期，都是以這樣的氏族共同體來生活。在不久以前的時期，地球上許多僻遠的角落裏，那裏是沒有受過文明國家的影響的，這樣的原始共同體，在野蠻人中間保有完全未經觸動的狀態。現代歐洲民族的祖先，一千或一千五百年以前，是以氏族制度生活着。勞動在其最重要的部分中，是帶着共同的性質。卡爾指示過，這種在原始共同體中的共同勞動，是建立在兩種狀態上：第一，是生產手段的公有；第二，是個人仍不能斷絕他和氏族聯繫的紐帶，好比單個蜜蜂和蜂巢的聯繫一樣。

帶着自己原始的勞動工具，人類在孤獨中常常是顯示無力的。研究部族及氏族生活的遊歷家，都是記述着集團的狩獵，集團的捕魚及其他等等。

一個遊歷者說到，南美的土人，他們支出兩日的勞動，爲的用石斧來砍掉樹木，這種樹木，用通常的鐵斧只要一小時就能斫伐掉。而其間，却常常進行伐去樹林，來空出播種場所。把所砍伐的植物燒掉，並像這樣來對土地加肥。

使用尖棍掘地，代替尖棍是用最原始的尖鏟。把若干人列成一行，都把自己的尖棍同時轉動，來掘起土塊，以後再把土塊打碎。土地爲全氏族共有。共同應用的勞動工具，也屬於全氏族集團共有。許多氏族，是住在公共的大屋中，這種大屋，在一個屋頂下，有時容納到七百人。

勞動生

產品如

何分配

這樣看來，勞動是共同的。簡陋的生產手段也是集團公有。勞動的成果也是共同地來消費。有一個遊歷者，曾以如下的形式，記述過印第安人易洛魁族的生活：

『家族全體任何人員，在狩獵上，捕漁上所捕獲的東西，或用耕種土地的方法所收穫的東西，都放入公共的儲藏室裏；家族的人員，也都藉共同的儲存來生活。每一家中都有好幾個爐灶，通常每四個房間就有一個，爐灶是放在走廊中間，並沒有煙窗。每個家族的經濟，都由主婦來指導。當各個爐灶調製好每天普通的飯菜以後，都要去告訴她，她應當按照他們的需要，把食物在個別的家庭中間來分配。』

布爾喬亞的斗方文人，對人類散佈着驚人的中傷，他們確認只有私有財產，纔能強制人類來勞動。記述原始人種生活的遊歷者們，引用過許多鮮明的例子，證明了這種確認是不合理的。一個遊歷者就澳大利亞人說道：

『對於黑柏爾族，預定一切男子只要他們沒有疾病，都得去從事搜尋食料。倘若某個男子懶怠着留在住所裏，那末，他就會由別人方面受到嘲笑及侮辱。男子、女人、小孩清晨就都離開住所，出發去搜尋食料。經過充分的時間，男子及女人，都帶着自己的收穫品，送到最近的地窖中，在這裏放下薪柴，並燒烤野禽。男子、女人及小孩，經老者均等地把食物在全體人口中間分給了以後，都親愛地進食。食事以後，婦女把餘下的東西帶回住所去，而男子則繼續去從事狩獵。』



着。

許多狩獵的部族，把捕獲物在本氏族人員中間來分配的習慣，在私有財產發生以後，於長期間仍舊保留

原始  
無階層  
社會

這就是原始公產制度，在牠下面，是社會還沒有分解為階層的制度。這種制度，對於各別的民族及人種，有着各種各樣的特性。但是，雖然有這些特性，對於一切民族發展的原始階段，在社會構造的主要特徵中，却顯現着完全的類似性。

布爾喬亞的學者，害怕康姆主義及取消私有財產勝過於火，企圖如此這般來表現事實，好像沒有私有財產，人類社會的存在及人類一般的生活，就都是不能想像的。

人類社會真實的歷史，燦爛地駁倒着這種資本奴僕的虛構。事實上，人類生活了好幾千年，完全不知道私有財產。

氏族制度，是被單純但同時却又充分強固的組織識別出來。在原始公產制度下，還沒有任何國家的徵候。國家是以後隨着私有財產的發生及社會分解為階層而同時出現。

『當這時，國家還沒有，共同的聯繫，本身的團體，紀律，勞動的秩序，都籍習慣及傳統的勢力，及氏族的長老或婦女所享有的權威或尊敬來維持，在那時，婦女不僅常常占有和男子平等的地位，甚至常常還更高，當時人類的特殊等級——統治的專家還沒有。』（伊里奇關於國家·全集廿四卷三六六頁）

共同的事務，在這種社會中是很多的。土地正是共有的財產，經濟也是在公產制度上來經營。而且一切發生的不和及爭論，都容易共同來和解。沒有窮人及苦人，因為氏族對老人，病人及戰爭或狩獵上的殘廢者，都在關顧着。

『這種社會產生出怎樣的男女，使一切和高潔的印第安人接觸過的白人，在這些野蠻人的自尊、真摯、剛毅及勇敢面前，都表示着贊佩。』（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原一二〇頁）

像這樣，我們看出，社會分解為榨取階層及被榨取階層，完全不是每個社會一般永久的及不可避免的性質。反之，社會經歷了自己存在的非常長久的時期，並不知道階層，也不知道榨取。

原始社會的

『氏族制度的偉大，同時也是牠的狹隘，在那種事實中被表現出來了，即對於統治及壓迫，在這裏沒有地位。』——恩格斯這樣寫過。（前書一八七頁）

原始公產制度，是適應着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準。但生產力的發展，却不是停着在某一個地方。牠是在前進，雖然那時的發展速度是非常緩慢的。人口增加起來及繁密起來，勞動工具被改善起來，人類的知識及能力被增大起來。同時原始社會的舊形態也就動搖起來了。

由馴養家畜，使原始社會的其他部族中，分出遊牧的部族。這是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這時個別的共體，已經有了不同的生產品。對於遊牧的部族，出現了牧畜上的生產品：毛、肉、皮等等。創造着對於部族間發生交換的基礎。最初交換是由氏族共同體的酋長來實行；把家畜用做主要的交換品。交換最初是發生在兩個個別的部族相遇着的地方；交換開頭就是在不同的共同體間來進行，不是在共同體的個別人員間來進行。

當交換集中在酋長的手中，酋長就很快地習慣着把交換的東西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家畜遂成爲私有財產了。

人類由耕種植物的原始方法，轉到更完善的農業方法。出現了最初的耕種工具。在其中駕以家畜，以前要十幾個人共同勞動纔能耕種地面。現在一個人就能耕種一片土地了。像這樣，勞動工具的改善，創造了單獨經



營的可能性。土地的集團公有，遂讓位於私有。

獵人的武器，比這更早就成爲私有財產。人類由粗笨的棍棒，轉到更複雜形式的狩獵武器。但這種更複雜的武器，跟着對於牠的運用，要求更大的熟練與技巧。獵人應當熟習自己的鎗，自己的標鎗或彈弓。跟着人類的勞動工具向前發達的同時，這裏私有遂代替着公有。

階層

原始公產制度，在生產力發展的影響下崩潰着。代替牠引來了階層社會。自從有了熔鍊鐵礦的發明及文字的發明，遂結束着原始社會時代，同時揭開着文化時代。在康姆黨宣言中，卡爾和

發生

恩格斯寫過，從這時候起，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都是階層鬥爭史。

階層是怎樣發生起來呢？階層的出現，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社會發展的全行程聯繫着的。

在勞動發展的最低階段上，人類所能獲得的生產品，幾乎僅有用做他的食料所必需的數量。在這些條件中，對於人對人的榨取不能有地位，戰敗的敵人，或是歸化自己的氏族，或是殺掉。在這一階段上，甚至遇到人吃人的現象。

牧畜的發達，特別是農業的發達，非常提高着人類的勞動生產性。『家庭擴大起來，是不如家畜增加得更快。』（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七六頁）但對於家畜的豢牧及監督需要有人。這時對戰爭中捕獲的俘虜，就按別種方式來待遇。把他們變成奴隸。奴隸的勞動，生產出比較用於他們貧乏的食料所必需的數量爲更多的生產品。剩餘品歸於奴隸所有者。

『由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同時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把社會分解爲兩個階層——統治者及奴隸，榨取者及被榨取者。』（恩格斯同書一九〇頁）

隨着人類學會一切新的勞動形式及方法的那種程度，遂把分工引到愈益向前的發展，人們學會製造器具，各類勞動工具，各式武器及其他等等。一切這些，逐漸地引到手工業和農業分離。這裏更強有力地擴大着對於交換發展的基礎。這是第二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

跟着土地上，家畜上，勞動工具上私有的發生，創造了發生不平等的增大的地基。

「隨同分解為自由民與奴隸，同時，出現着貧富間的差異——以新的分工為條件的，社會在階層上的新分解。」（恩格斯同書一九三頁）

像這樣我們看到，社會分解為階層，只有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纔能發生起來。人類生活了好幾千年，不知道有階層的差異。以後，在社會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階層纔發生起來。分解為對立的階層的社會，通過自己發展的一定道路，這種發展，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在不容比較地最高的發展階段上，已是對無階層社會的準備。

「階層消滅了，如同牠們在過去的發生一樣，帶着同樣的必然性消滅了。」（恩格斯同書二〇四頁）

自從原始公產制度由台面上消逝的時候起，經過幾千年了。然而這種制度的許多殘餘，却仍顯露着生動的活力。

原始公  
產制度  
的殘餘

大家記得俄國的農民共同體。土地屬於農民「共同體」全體共同利用。正規地進行再分配。農奴所有者——地主及俄皇政府，長期維持着農民共同體，使牠免於衰落。這是於他們有利的。在共同體保存下，更方便的來榨取農民，從他們徵收租稅及其他等等。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俄皇政府起來破壞共有制度的殘餘，牠努力在鞏固的富農階層的形式中，來替自己創造支柱。



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保有土地共有的若干殘餘。例如對於放牧家畜的共有牧場等。

然而共有制度的殘餘，在以緩慢的速度發展起來的那些國家中，是無比地更活躍。這些地方，在樹立階層統治及發生國家以後經過幾千年，農村中常常還保有共有制度。印度就能用做實例。卡爾對印度的共同體，就她十九世紀中葉還依然保存着的那種樣式，這樣記述過：

『在印度的各部分，存在着各種形態的共同體。在最簡單形式的共同體中，耕種土地是共同來進行，而且生產品也是在各個人員中間來分配，那時如紡紗，織布及其他等等，每個家庭都獨立地從事着，當做家庭的副業。和這些從事共同勞動的大眾同時，我們更發見：有酋長，他把法官，警察及收稅吏集於一身；會計師，他來辦理編製並登記和與此有關的一切農業會計；第三位官吏，他搜捕犯人，保護外國旅行者，並一村一村地護送他們；國境守備兵，他防衛隣近共同體對共同體境界的侵害；水利監督者，他分配對於灌溉田畝所必需的公共的水道；婆羅門僧侶，他執行宗教禮拜的職務；教師，他在沙地上教育共同體兒童寫算；掌管曆法的婆羅門僧侶，他以占星家的資格，來指示耕種，收穫的季候，及一般對於各種農業工作順利及不順利的時候；鐵匠兼木匠，他製造及修理一切農業工具；陶工，他製造全村的器皿；理髮匠；洗衣服的洗衣匠；銀匠師傅，在個別場合中有詩人，在一個共同體中，代理着銀匠，而在別一個共同體中，却代理着教師。這十幾種人，是藉共同體全體來維持。倘若人口增加了，那末在未開墾的土地上，照老共同體的樣子來建立新共同體。』（資本論第一卷四五〇頁）

原始民

族與資

本主義

強佔領了。原始人種都遭遇着撲滅。

十九世紀中，地球上仍有不少住着原始人種的廣大地域。這些地方，一個個地被資本主義列國對殖民地佔領的方法，一個布爾喬亞的政治家，用如下簡短的話表現出來了：『最初是宣教

師，其後是商人，末了是軍艦。而且實際上，甘言的僧侶，通常是資本主義大騙子大名鼎鼎的『文明』的第一個偵探。他好像是爲的關心土人『靈魂的救濟』而來。但沿着他的足跡，却湧來了貪饞的『商人之羣』，他們運用交換，麻醉及公然劫奪的方法，來奪取土人高價的生產品（象牙，毛皮，木棉，咖啡），用非常不值錢的東西來『交換』。在這種『通商』開始了以後經過若干時期，出現着武裝力量，牠用火和鎗在新殖民地的疆土上進展着，使之隸屬於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或英吉利的國王。對於新的臣民，國王制定着苛捐雜稅。海軍，陸軍及各種黑暗的，冒險的搜索者，在殖民地放送黴毒及別種疾病，這些疾病以閃電般的速度傳播起來。豐富供給殖民地的唯一工業品，這是火酒。疾病及爛醉，把整個民族悽慘地引到迅速的死滅。這就是資本主義送給還沒有脫出原始狀態的落後民族的『慈善』圖案。

由家長  
制到社  
會主義

俄國的資本主義，在俄國北方居住着的原始民族中，也是這樣經營過。蘇維埃政權，在這種領域中，和在別的領域中一樣，承繼了艱苦的遺產。

但社會主義革命，在落後民族的面前，開闢了新的道路。用鐵帚掃除了俄皇的警官，商人，富農——榨取者，開闢了出死入生的廣大道路。落後民族都併入了社會主義。他們首次在蘇聯發現了自己的祖國。就開發蘇聯北部偉大的工作說來，是和對於蘇聯北部邊境當地的居民加以日常的援助及關心聯繫着的。光榮的北極號海員及英勇的飛行家，勇敢的礦藏探究者，替蘇聯北部帶來了新的生命。

北極圈內發生了工業企業。創造了大規模的國營狩獵場。當地的居民——獵人，馴鹿者——都在集體農場中結合起來了。這樣，他們由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援助，由原始社會形態，直接地轉到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在半年繼續都是黑夜的地方，設立了定期的航空交通。無線電播送，把北部最偏僻的地方都聯成了



一個整體。

在最僻遠的地方，都創設了病院及學校。對於到現在以前還沒有文字的民族，第一次創造了字母。青年的列茨人，火估熱人，呵司鎊克人，及亞列烏特人都到蘇聯社會主義祖國的各大中心來就學。伊里奇——約瑟夫的民族政策，把社會主義的光明放射到了遙遠的北部。

## 第二章 前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

### 一 奴隸所有者制度（奴隸制度）

剩餘生產  
品是階  
層為階  
級的基礎

跟着原始公產制度的崩潰，出現了一羣人，就如實的表現，這羣人是不耕種而收穫着。出現了藉別人的勞動來生活的人羣。但對於這種人羣的出現，必須勞動者的勞動較之對於他的生存所必需的能供給更多的生產品。我們已經看到，隨同農業，牧畜及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勞動生產性也就成長到使這種條件具備的那種程度。

勞動者的勞動，現在恰好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創造勞動者維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須消費的那些生產品。這部分的勞動，是他的必需勞動。但勞動者除這種必需勞動外，現在還要支出剩餘勞動。這種剩餘勞動的成果，是落於榨取者手中。沒有剩餘勞動的地方，也就沒有奴隸所有者，封建領主，資本家的地位。

勞動生產性的成長，對社會開闢了愈益迅速進步的可能性，但這些生產性增大的成果，却被榨取階層收穫着。只有肅清榨取制度後，勞動生產性的成長，纔能進而服務全社會。

在階層的社會中，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由勞動者身上榨取剩餘生產品。榨取剩餘勞動的方法，一個階層的榨取形態，不同於別個階層的榨取形態。從歷史上知道榨取制度的三種形態：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及資本制度。



奴隸和  
奴隸  
所有者  
年。化。』(伊里奇) 奴隸所有者制度，在古代世界，在古代東方各國，在希臘及羅馬支配過好幾百年。

奴隸制度，這是榨取制度的第一種形態。『奴隸所有者和奴隸，是第一次大規模階層上的分化。』(伊里奇) 奴隸所有者制度，在古代世界，在古代東方各國，在希臘及羅馬支配過好幾百年。在奴隸制度的時候，被榨取大眾成爲自己的榨取者的所有物。奴隸屬於自己的主人，如同房屋，土地，家畜及其他屬於主人一樣。奴隸是認做屬於自己主人的物件；殺害奴隸，他的主人並不抵償。奴隸所有者把自己的奴隸看做是自己財產的一部分；主人的財富，可用他的奴隸數目來測定。

什麼強制奴隸去勞動呢？是無掩飾的暴力。奴隸的勞動，是公開形式的強制勞動。只是赤裸裸的強制，迫使奴隸去替主人做工。

奴隸常常帶着枷鎖做工，使他們不能逃跑。那時在槽船上，(譯者註：古時用好幾百個奴隸或罪人划動的平底船) 在兵船上，是把奴隸用鐵鍊鎖起來。而在奴隸不帶枷鎖勞動着的地方，在他們頭上，常常就有監工高舉着鞭子來威嚇。

隨同階層統治的發生，同時發生了是暴力機關的國家，她是爲着壓服被榨取大眾纔創造的。

國家的各種形態——君主，共和，及其他——在奴隸制度的時候就都出現了。無論國家的形態如何，她都不過是奴隸所有者的統治機關吧。一般都不把奴隸認做社會的成員。

統治階層的代表，把奴隸制度，看做是一切人類社會完全自然的基礎。古代的偉大思想家亞里斯多德，他是奴隸所有者階層的代表，寫過：

『但無論如何，一種人生來是自由人，而別一種人生來是奴隸，他們做奴隸是有益的，正常的，這是非常顯

而易見的事』

同樣確實地，現代有別種露骨的資本從僕們，確認一種人生來是應當支配無量數的財富，而別一種人生來是應當替他們做工，勞動者做被榨取者，是有益的，正當的。

奴隸制度的發生

奴隸制度，是在原始公產制度的廢墟上發生出來。在氏族共同體範圍內發展着的生產力的成長，把這些範圍突破了。

跟着社會分工的第一步，就創造了對於交換發展的地基。當一切氏族生產同一生產品的時候，這時沒有什麼可交換，隨分工的成長，情形遂不同了。許多用做交換對象的生產品出現了。

公有讓位於私有。氏族內部愈益發展着不平等。分化出了氏族的縉紳。這是經濟上更有勢力的家族。在他們手中積聚了非常多的財富。在他們手中並掌握了權力，高貴的氏族在戰時指揮。他們把戰時捕獲的俘虜變成奴隸。高貴的氏族成爲奴隸所有者。

古代希臘的縉紳，大致都是住在雅典及其鄰近。雅典就那時的海上貿易說來是很大的。海上貿易是用做縉紳迅速致富的源泉。在他們的手中，集中着大量貨幣。高貴的富翁把這些貨幣，廣闊地貸給土地所有者來生息。

希臘田場上滿插着標誌，在這些標誌上寫着：這片土地在某處典了若干貨幣。假使債務沒有清償給高貴的高利貸者，那末田場就變成他的產業。那時的農民，倘若許可他繼續保留租賃的資格，就很滿足了。在這種場合，農民能保有六分之一的收穫；他以六分之五的收穫送給新地主。

倘若債務者不能對自己的高利貸者來清償，他就必須把自己的孩子賣爲奴隸。隨着奴隸所有者制度的



愈益發展，債務者自身也就變成了奴隸。

奴隸制度的初期，是帶着偶然的性質。奴隸還是不很多的。奴隸所有者和奴隸一同工作。奴隸很快地就做工作中的助手或家庭的婢僕。這如廚子，馬夫，侍役等等。交換還沒有發展。幾乎所生產的一切，都由家庭內部消費掉。像這樣，生產就優先權說來，是自然的。

由家庭經濟到大規模生產

向前的發展，情形就以根本的形式改變了。溶鍊鐵礦的發明，帶來了生產中的革命。由鐵不僅造出了劍，而且也造出了犁。手工業對於各種製造品，在鐵類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材料。耕種大片土地也就成了可能的。

農業開始不僅供給穀物及青菜，而且供給酒和油。紡織事業，鍛冶事業及其他手工業等，都成了更技巧的。手工業已經不能單純附屬於農業。手工業進到和農業分離。交換擴大了。交換在古代世界中，已經包括着許多國家。商業成長了，特別是各國間的商業成長了。

高貴者和低賤者的劃分，失掉了自己的意義。許多高貴的氏族貧窮了。而別一方面，却出現了由低賤的氏族出身的，在戰爭或商業上的暴發戶。

『在前一發展階段上僅是偶然發生的奴隸制度，現在成爲社會制度本質的構成部分；奴隸不復是簡單的助手，現在是把他們幾十幾十的驅到田野上及作坊中去做工。』「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一九三頁）

大規模奴隸

隸所有者的生產

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經濟發生了。現在富有的奴隸主，有了成百成千的奴隸。他們占有巨大的地區。創造了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大地產。在古代羅馬，牠們叫做『拉蒂芬劍』（Latifundium）。

在無邊際的田野上，從清晨到深夜，大羣的奴隸在工作着。技術非常拙劣。在最肥沃的土地上，收穫性通常不能超過原種下去的種子的四倍。甚至在奴隸制度統治下所建立的巨大建築物，也是巨大隊伍的奴隸，他們使用最簡單的工具來工作，以肉體勞動的方法築成的。奴隸所有者是不關心減輕奴隸的勞動。除農業生產外，還大規模把奴隸勞動應用於手工業、運輸及商業。

在奴隸所有者的希臘，流行過大規模手工業的作坊。奴隸按照專門職務來分配。其中有許多達到高度的完善。但生產却還保留着小規模的，勞動工具也是很少發達的。

海上運輸對於希臘有很大的意義。自己商業的絕大部分，都是在海面經營着。希臘有用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二十支槳來推動着的大船。搖槳通常都是奴隸。

「能言  
的  
工具」

在這時期，榨取奴隸適用着特別殘酷的形態。對奴隸看待得比家畜更壞。是的，在無間斷的戰爭及債務者破產變為奴隸的條件下，他們比家畜還更廉賤。例如羅馬最好的馬，以俄國的貨幣計算，約值四百盧布，其間，戰勝後出賣俘虜，有時只值幾個盧布。

奴隸所有者的羅馬，把工具分為三類：（一）啞的工具，屬於這類的是各種器具。（二）半能言的工具，在這種稱呼下是意味着家畜。（三）能言的工具，是這樣稱呼奴隸。在奴隸所有者社會的眼中看來，區別奴隸和斧頭或牡牛，只是他具有說話的能力而已。在一切其他的關係中，他和家畜或勞動工具一樣，都是自己主人的所有物。

金鑛中對奴隸的榨取更顯着特別殘酷。一位古代羅馬的著作家，對這種工作以如下的形式記述出來了：「這裏，就對病人，患病的老人，對衰弱的婦女的關係說來，寬容及救助都沒有地位。誰也必須做工，對於這事，是



用鞭打來強制着的，只有死亡，他纔能最後割斷苦惱及貧困。」

當然，因為掘金的時候，對於奴隸勞動的榨取沒有界限。無論掘得多少黃金，奴隸所有者隨時都能找到牠的應用。黃金能用作美好的裝飾品。而主要的，黃金是能够容易地和那時人類所知道的任何物品交換。

別的生產品，農業及手工業的生產品，事情就不是這樣。甚至在古代世界商業最繁盛的時候，也沒有取得包羅一切的性質。絕大多數的生產品，並不是來出賣，而是由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經濟內部來消費。

因此，奴隸的勞動，是完全不生產地耗費着。統治階級耽於痴狂的奢侈。浪費採取可驚的規模。在滿足自身奇異的放肆上，奴隸所有者耗費着幾千奴隸艱苦的勞動。

奴隸所  
有者社會  
的技術

奴隸所有者制度下的勞動，是建基於非常低劣的技術上。甚至巨大的建築物，也是運用大量支出人類的筋肉力量而建造起來。埃及建築了古代埃及帝王的巨大墓標——金字塔。其中之一的嘿呵泊司金字塔，是有一百三十七米突高的，並且是公歷紀元三千年以前建築了的，用十萬人搬運石頭，都經過三個月的期間。在古代希臘，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證明，使用過如下的工具及器具：斧，絞車，車軸，手車，車輪，天秤，滑車，舵機，銅的或鐵的齒輪等等。

奴隸無論在如何的程度中，都不關心提高勞動生產性。他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來表現自己的抗議，常常如同奴隸所有者待遇自己一樣，而同樣惡劣地來對待勞動工具。因此對奴隸只能給與最粗糙的，最不精細的，再不能因虐待而損壞的勞動工具。同時，奴隸所有者也很少關心到提高勞動生產性。對於他們的服役，是有着廣大多數無償的勞動力。在奴隸所有者制度的時候，技術立在非常低度的發展階段上。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奴隸所有者制度是進步的。以前把俘虜殺掉，現在保留他們的生命，而變

奴隸制度  
如何成爲  
社會發展  
的障礙

做奴隸。而且奴隸制度，還創造了農業與手工業間更廣大分工的可能性。奴隸所有者制度，創造了大規模的生產。在原始公產制度諸關係崩解後，奴隸制度暫時充當了多數工作者共同勞動的基礎。而共同勞動，常常較之孤獨中的工作是更生產的，甚至在勞動是運用同樣最簡單的工

具來進行的場合也是更生產的。

在奴隸所有者社會中，特別在古希臘及古羅馬，科學及藝術的發展達到了高度的階段。這是建築在無數奴隸大眾的骸骨上的文化。

但奴隸所有者制度，很快就進到了自己發展的邊界。奴隸制度成了人類向前發展的道路上的障礙。奴隸所有者國家，進行着無終結的破壞的戰爭。這些戰爭，供給了一切新的奴隸大眾。但同時，牠們却掘陷了奴隸所有者制度自身的基礎。牠們把小農全部生命都徵入從軍，而使自由的小農破產。牠們破壞了商業。奴隸所有者制度掘陷了自己的基礎。

古希臘  
及羅馬  
的衰落

古時希臘，雅典，在奴隸所有者制度最繁盛的時候，自由公民的數目爲九萬人，同時，奴隸爲三十六萬五千人，非全權的公民——外國人及解放了的奴隸——爲四萬五千人。財富漸次蓄積在少數人手中。自由民大眾漸次貧窮化了。勞動是奴隸的宿命。自由民中間認爲勞動是不名譽的從事。對於勞動他也很少能成功。在這些條件中，自由的窮人，是漸漸愈益墮落到底。排斥自由民的勞動的奴隸制度，把雅典引到了滅亡。

希臘爲羅馬所征服。奴隸所有者的羅馬，在古代世界創造了巨大帝國。羅馬的軍團，幾乎征服了那時所知道的全世界。但羅馬也和以前的希臘一樣，奴隸所有者制度同樣不可避免地走到自己的衰落。



這裏是一個羅馬的著作家，描寫古代羅馬在進行不斷戰爭的時代的情況：

「富人占有大部分連片的土地……在這時候，對於農業工作及牧畜，他們使用奴隸，因為自由民是在軍事服役的工作上徵調去了……像這樣，強有力的人們，把全部財富集中在自己手中，且全國都是奴隸成羣。自由民，因為他們中間是在凶逞着貧窮，捐稅及軍事服役，也就漸漸更少了。但當進入和平時期，他們却因完全不活動而被人非難，因為富人占有了一切土地，對於耕種土地，使用奴隸代替了自由民。」

羅馬人使被征服的土地零落了。牠們的居民，部分地變為奴隸。無終結的苛捐雜稅，貪官污吏的專斷，那時巨大軍隊的給養，一切這些，把經濟根本破壞了。羅馬的國家，成為由臣民吸盡全部脂膏的巨大機器。

羅馬達到了世界的統治。但這種統治的最後結果是：『全般的貧窮化。運輸及交通的惡化，手工業，手藝的衰落，人口的減少，城市的衰落，農業退化到更低的階段。』（家族私有的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一七七頁）

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生產，已經拿不來副於所支出的勞動的收入。對於他的生產品的市場是消失了。無論農業或手工業的技術，幾乎都是保留不變的。小經營也引到了更大的衰落。

零落着的及由正軌中逐出的自由民大眾，都集中在城市裏。奴隸所有者的國家，用由奴隸身上吸出的勞動來維持他們。古羅馬把這些人叫做普羅列塔利亞。一個十九世紀的著作家，完全正確地指出了，說羅馬的普羅列塔利亞，和現代的普羅列塔利亞表現着完全的對立：在資本主義時期，全社會都是藉普羅列塔利亞來生活，而羅馬，普羅列塔利亞却藉社會來生活。

奴隸所有者制度，殺害了自己。牠陷入了窮途末路。

「奴隸制度在經濟上成了不可能的，自由民的勞動，在精神上被輕視……只有澈底的革命，纔能由這種

『情況中挽救出來。』(同書一七九頁)

奴隸的暴動與奴隸所有者制度的破滅

奴隸所有者社會的歷史，表現為奴隸化的大眾，反對自己的壓迫者的不斷鬥爭的歷史。這種鬥爭，隨着奴隸所有者經濟的衰落，更特別銳化起來。奴隸的暴動，是和破產的小農的鬥爭，及野蠻人對羅馬的侵入互相結合着。

由奴隸多次的暴動中，特別著名的是斯巴達克領導下的暴動。(紀元前七十三年至七十年) 斯巴達克的名字，成為爭取消滅人對人的榨取而鬥爭的全體人們紀念的名字。當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德國革命的工人創設獨立的組織，他們把這個組織定名為『斯巴達克同盟』。在蘇聯，一些企業及集體農場，也有取名為斯巴達克的。

斯巴達克的暴動，是始於七十四個鬥士的逃亡，其中有斯巴達克自己。羅馬把在跑馬場上必須和激怒的野獸來搏鬥的奴隸稱做鬥士。為的娛樂奴隸所有者羣，鬥士忠順的走向慘酷的死亡。奴隸大眾和逃亡的鬥士結合起來了。集合了將近一萬人，斯巴達克攻散了派來鎮壓的軍隊。勝利召致了許許多多奴隸湧入暴動的陣營。羅馬的士兵大眾也和暴動結合起來了。僅在驚惶的奴隸所有者政府，派遣了十個優秀的軍團，來反對斯巴達克以後，暴動纔開始受到挫敗。暴動陣營中意見的分歧，在這裏起有很大的作用。斯巴達克的軍隊分為兩部，兩部都被擊破了。斯巴達克在作戰中死了。被征服了的奴隸，遭受到非人的懲罰。

斯巴達克暴動是被擊破了，但關於他的憶念，却長久地存留在於奴隸化的大眾中間。在以後一世紀的期間，暴動是此起彼伏的爆發起來。奴隸所有者以非人的殘忍，鎮壓了這些運動。奴隸的暴動，到紀元後一世紀及二世紀間，更來得特別有力。這些暴動，根本推翻了先前威力強盛的羅馬。



奴隸在狂熱地憎恨自己的壓迫者。但他們在自己面前，却沒有鮮明的目標。他們夢想恢復已經成爲過去的舊家長制度。他們不能創立強固的組織來領導鬥爭。奴隸的暴動，動搖了奴隸所有者社會的基礎。但他們不能了結一般榨取。立在較低發展階段上的野蠻民族的侵入，纔最後斬斷了羅馬帝國的存在，同時建基於奴隸制度上的社會也就隨之而告終了。

『奴隸革命，肅清了奴隸所有者，並取消了奴隸所有者的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但代替他們，她却建立了農奴所有者及農奴制度的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一種榨取者被別種榨取者所代替了。』（伊里奇主義問題 五二七頁）

隨着古代世界的滅亡，當做社會支配體制的奴隸所有者制度，也就成爲過去了。然而在最近的時代，却還常常遇到奴隸制度的殘餘。

資本主義  
時代奴  
隸所有  
者的經  
濟

大規模的奴隸制度，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又從新出現了。發現美洲以後，歐洲人把奴隸制度引到那裏去了。奴隸化的印第安人，由於力不勝任的勞動迅速地滅亡了。他們的暴動，是以最殘酷的方式壓服了。

『較好的印第安人——是死去了的印第安人。』——這是最無恥的『聰明的』殖民者說的話。那時美洲開始輸入黑奴。根源於奴隸貿易，創立着專門劫奪的職業。富於企業心的冒險主義者，在非洲從事獵取黑人。用暴力及欺騙，來把黑人載上送他們到美洲去的船。在路上，有許多死去了。其餘活着的，是定命在美洲的大農場及礦山上做奴隸的勞動。

奴隸貿易，是對歐洲人非常獲利的事業，在這事上，英國更特別獲利。巨大的城市利物浦，是在黑奴貿易上

發達起來。十七世紀後半葉，在英國的商船上，每年輸入美國的黑奴，大約爲二萬人。僅在因黑人暴動的瀕發及黑人價格的增長，貿易成爲無利可圖以後，英國纔於一八〇六年對它禁止了。

美國對黑奴的榨取，隨着對於奴隸勞動出產品——特別是木棉——市場的擴大，採取特別凶殘的性質。木棉場上過度的勞動，健康的人平均工作七年以後就要走進墳墓。黑人的暴動頻繁起來。另一方面，工業區的北美，這裏沒有奴隸制度。與普遍着奴隸勞動的南美競爭蒙受不利。南北美間的內戰（一八一——一八六四年），以北美的勝利結束了。奴隸制度遂被廢止。但一直到現在，黑人在美國仍是奴隸化的民族，是受着一切可能形態的民族壓迫的。

現代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及奴隸貿易

在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地中，奴隸制度，雖然對牠是形式的廢止了，事實上却直到現在依然繁盛着。殖民者使用直接強制的辦法來強迫土人做工。奴隸能在市場上買賣。報紙上能見到因經濟恐慌而奴隸價格暴跌的消息。奴隸制度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日本破落的小農，把自己的女兒賣給紡織廠若干年限，她們在那裏以女奴的資格來工作。

## 二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

封建制度的發生

封建制度，是在奴隸所有者社會的廢墟上發生出來。奴隸制度把古代世界引到了窮途末路。由這種窮途末路中，只有澈底革命纔能把社會挽救起來。

根幹被奴隸革命侵蝕着的，一世之雄的羅馬帝國於五世紀的末葉滅亡了。她的廣大的土地，是被日耳曼族占有了。



古代日耳曼人，它不僅是現代德國人的祖先，而且是西歐其他國家——斯干的那維亞各國（北歐各國）、英法西班牙意大利等——大部分居民的祖先。

日耳曼人較之羅馬是站在更低的發展階段上。他們還是盛行着氏族制度。他們和羅馬戰爭了好幾百年。因此軍事組織對他們有特別的重要性。帶有自己的兵團的司令官，是為部族的首腦。

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經濟，在羅馬滅亡很久以前，自己早就消滅了。牠進到了衰落。在牠的位置上，發生了以種種程度依存於大地主的農民的小生產。農民中有若干是有自己的小片土地的有產者。

大規模的奴隸所有者社會，是與生產力衰落聯繫着的。引到了城市的瓦解。商業的蕭條。各國及各區間的經濟紐帶幾乎中斷了。

征服了羅馬，日耳曼人大約占有她三分之二的土地。這些土地，起初轉歸個別的氏族公有。但日耳曼的司令官，迅速地變成了國王。國王把國民的財產占在自己手中。他們把土地在終身享有中，而以後並在承繼享有中分給了自己的親近者。領受了土地，就有服軍役的義務。土地照原先一樣，由小農來耕種，但現在，他們在人身隸屬中却依於新的支配者。站在這種基礎上所分與的地區，稱為封土。在這種基礎上所構成的榨取制度，稱為封建制度。封建領主把農民所耕種的土地上的最高權力奪在自己手中。耕種這些土地，農民就必須擔負着封建領主享用中的一系列的各種義務。

「沒有  
無主的  
土地」

封建制度時代有一句俗話：『沒有無主的土地。』在羅馬衰亡以後的數世紀間，一切土地逐漸地都轉歸封建領主的手中了，獨立的農民，由於不斷的戰爭及劫掠的襲擊所迫，被迫降伏於某一封建領主的『保護』下。

封建領主是自己領域中的全能主人。他們設有法庭及裁判所。大的封建領主對自己還維持有武裝的近衛兵團，以遂行對鄰人的侵襲及大道上的劫掠。依照自己的專斷，他們堵斷經過自己領域的通路，或攔路徵收貢物。

教會的封建領主，也並不落後於俗界的封建領主。『教會公爵』——主教及大僧正——都領有廣大的地產，特別是俄羅斯的封建時代，最大的地主是正教的修道院。好幾千農民，在修道院的土地上工作着，受到殘酷的榨取。

封建社會中，土地上的最高權力是屬於國王或皇帝。這是自己國家中最大的封建領主。所以俄羅斯的皇帝，能够任意稱呼自己做『第一個地主』或『第一個貴族』。國王把土地『賜給』最高的達官貴人，國王也能把他奪去。

封	建
的	層
級	級

這使大封建領主不很稱心，他們不斷的進行反對王權的鬥爭。大封建領主把土地分給貴族。國王用貴族爲基幹對付最高的達官，來鞏固自己動搖的政權。

領受土地的，對自己的主人首先有服從軍役的義務。根據自己國王或大公第一次的召喚，如同古代俄羅斯俗話說的一樣，貴族是必須有『馬，人，及武器』，即是騎在馬上，佩帶武器，並有一定數目的軍隊護隨。

農民大眾是用做這種封建層級的基礎。農民隸屬於自己的地主，及更大的封建領主，以至國王全體。用農民的勞動，來扶養國王及貴族，僧侶及大公，以及他們的一切寄生者。

地主在自己的世襲地產中，是全能的權力者，他對於自己的部屬是上帝及皇帝。捏克勒索夫以地主的口



吻，帶着追憶農奴制度盛時的哀悼，有過如下表情深刻的句子：

先前你是在一個

如日經天的環境中，

你的質樸的村舍，

你的繁茂的山林，

你的田場滾圓，

有時到小村閒逛，

農民都伏地稽顙……

誰也不敢反抗，

我願對誰施恩就施恩，

我願對誰懲罰就懲罰。

法律，是等於我的願望！

拳頭，即是我的警察！

現在法西主義者，盡量把封建制度理想化了。他們企圖把封建的中世紀描寫成光明的樂園。他們幻想恢復封建關係——統治與隸屬的關係。他們確認這些關係，對隸屬者是特別愉快的。

諸如此類的鬼話，是無禮的虛偽。事實上，就對勞動者及被榨取大眾的關係說來，封建制度是意味着沉重的壓迫。

在封建制度的基礎中，躺着農民對地主人身上的依存性。這種依存的性質及形態，隨着封建制度的發展而同時變更。

農民的  
農奴化

封建制度的發展，同時帶來了對農民壓迫及榨取的增大。在封建制度較早的階段，在一定的條件下，農民能由一個地主轉歸別個地主。以後這種轉移權漸漸受到限制，最後是終於把牠完全取消了。農民固着於土地，而土地則屬於地主。

俄國有句古老的俗話：『老婆婆，幼里捏夫日你到這裏來！』這句俗話，是在和農民農奴化的聯繫中發生出來。很久的期間，農民在一年中一定的日子，幼里捏夫日（即十一月廿六日前後。譯者註）能够由一個地主轉歸別個地主。這種權利，被俄皇波里梭·哥都羅夫（十六世紀）取消了。

倘若在封建制度之初，是在服軍役的條件上分贈附有農民的土地，那末跟着時間之流，情況就變更了。土地的分贈，逐漸成爲由着統治者的偏愛了。十八世紀俄國淫蕩的女皇，把附有幾萬農民的土地贈給了自己的戀人。例如依利薩伯，只是贈給伯爵那茲摩夫斯基一人，就有十一萬五千農民及其土地。意卡測里娜二世，贈給伯爵呵爾羅夫四萬五千農民，公爵波禪庚二萬一千農民，伯爵盧曼測夫二萬農民，公爵茲波夫一萬三千農民。意卡測里娜在位三十五年，送掉了八十五萬農民，這些農民大部分是在烏克蘭的，那時烏克蘭已被俄羅斯所征服。意卡測里娜的兒子拍威爾，在其即位四年以後，把六十萬農民贈給了地主。

「命了  
名的所  
有物」

十九世紀的一位俄國著作家，帶着苦痛，這樣稱呼過農奴（命了名的所有物）。且事實上，農民是成了自己地主的所有物。地主能够買賣他們。

『在奴隸制度下，「法律」許可奴隸所有者殺害奴隸。在農奴制度下，「法律」許可農奴所



有者「只能」出賣農奴。」(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二七頁)

並且必須說到，農奴所有者廣大地上有法律上給與他們的權利。在那時的報紙上，連篇疊牘地出現關於出賣農奴的廣告。下面就是一七九七年登在莫斯科新聞上的這類廣告之一。

『出賣品行端正之家庭匠人：計裁縫二名，鞋匠，鐘表匠，廚子，馬車匠，車輪匠，彫刻匠，鍍金匠各一名及車夫二名，若欲看貨及詢問價格，可至四區三段五十一號找地主本人。並出賣善跑壯馬三匹，牡馬一匹，及閹馬一匹，獵犬五十頭。』

地主出賣自己的農奴，把他們在博賭中來輸掉，和犬或馬來交換。當俄羅斯農奴制度存在的最後幾十年間，農奴如同一切財產一樣，能夠向銀行抵押。把農民按名簿來抵押，像這樣，不僅在活農奴的擔保下有取得貨幣的可能性，而且已經死了的，他也是仍照紙上活的來計算。關於這事，在果戈里的小說死魂靈中講述過。

農奴的依存性，伊里奇有充分的根據，稱爲『農奴的奴隸制度』。農民是完全依存於自己的地主。地主的專斷是沒有界限。

農奴  
的奴隸  
制度

在西歐，就封建領主對自己屬從的農民的關係說來，享有廣大的權利。這些權利中，都是非常侮辱的。例如『初夜權』：每個農民的少女，出嫁第一夜必須屬於自己的封建領主。『死後占有權』(就字面，可譯爲『死手權』)包括爲依於客觀情況，封建領主繼承着他的農民死後一

部分的遺產。像這樣，甚至死後仍不能停止封建的隸屬！

俄羅斯農奴所有者——地主，在苛罰自己的農奴中特別幹練。女地主撒爾特奇嘿會以獸性特別著名過，她是活在意卡測里娜王朝。她在莫斯科，科司特南及伏羅哥德省，約有六百個農奴。有一百三十九個農奴，被她

拷打致死。

然而就封建制度和奴隸所有者制度的比較說來，有沒有進步呢？爲的答覆這一問題，要來考察一下封建制度下的生產是怎樣構造的。

封建的  
大地產

封建領主——地主，把自己的土地分爲兩部分。一部分爲其私有的大地產。另一部分他發給農民耕種。農民是『被分與』土地。這種土地，因此叫做『分與地』或『分地』。農民是固着於土地了。

無論是領主的大地產或農民的經濟，都是帶有自給自足的性質。封建領主的田園中生產着一切，那是對於封建領主及其家族暨僕從的給養所必需的。農奴在自己的分地上，艱難地剛够出入相抵。他唯一的目的是瞻養自己的家族。所以在封建制度的時候，是自然生產統治着，即不是爲交換的生產統治着。交換的發展，對封建制度顯示着破壞的影響。

在封建制度的初期（九世紀之初），最大的地主是佛蘭克人的國王，皇帝查理曼，他在自己廣大的征討後，是號稱爲偉大者的。他領有最大的地產。他對管理人員的訓令還保存着，這些訓令對經濟組織給與了鮮明的圖案。

查理曼要求自己的管理人員，使他們深切地注意農場中必需生產品的製造：如麵粉，蜜蜂，蠟，酒，油，乾酪，麥麵，醋及其他等等。他在訓令中寫道：『希望使每個管理人員，在自己管轄區域中都有善良的職工，有鍛冶匠，鞋匠，旋盤匠，木工，兵器匠，養魚者，獵鳥者，石輪製造者，釀酒者，以及爲了我們的需要，調製小麥麵包的麵包製造者；善於編製獵獸網，捕魚網，及捕鳥網的人，以及其他職務的人員。』把他們都列舉出來是很長的。



如同看過的，軍事的關心，並沒有妨害查理曼成一個最有心計的主人。在他的田園中，對於多種多樣的物品的生產都是有組織的。他的農場，表現為一個孤立的整體。是以封建——從屬的農民及職工的勞動，以自己固有的生產來滿足一切需要。

然而不僅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大地產是這樣孤立的，自給自足的整體。而且在以後非常更遲的時期，也仍是這樣的結構繼續支配着。捏克拉索夫以如下的形式，描述了地主在過去農奴制度的隆盛。

自己的肥胖的母雞，

自己的濃馥的果實酒；

自己的俳優，自己的音樂。

婢僕——成營！

五個廚子，兩個麵包師，

兩個鐵匠，裝飾匠，

十七個音樂家，

以及二十二個獵者，

我都蓄養了……

賦役

及

賦貢

動爲己有。

賦役及賦貢，是封建榨取的兩個主要形態。封建領主——地主，在這種形態中，剝竊農民的勞

在賦役下面，農民在地主的田園中，有工作一定日數的義務。比如說，農民每星期在地主的田

野上工作三日或四日。那時在自己分地上的工作，每星期對他就只能保留三日或兩日了。當賦役加重的時候，農民經濟就不可避免地會引到衰落。在賦役下面特別痛苦的，那是農民在最炎熱的時期，爲着收穫的工作，有在地主的田野上去做工的義務。當他收穫了地主的穀物的時候，他自己的穀物就枯死了。

農民以自己所有的農具，且常常以自己的耕畜，在地主田野上來進行工作。甚且在賦役制度的時候，在大規模的地產中，也並不製備自己的農具。例如在上述查理曼大帝的田園裏，總共只有兩把大鏟刀，兩把鐮刀，及兩把鐵鍬而已。

在這些條件下，農業勞動的技術是非常低下的。勞動工具幾乎幾百年都沒有變化。

一位十八世紀末葉的俄國著作家拿暨世測夫，對於農奴的生活給了一幅鮮明的圖畫。他說到某一次他遇着農民在夏天的星期日中耕耘。這位著作家問道：「莫非一星期其他的日子還不够嗎？」農民答覆說，他一星期有六天用在賦役上。

在這樣殘酷的榨取下，農奴的貧窮是令人驚懼的。拿暨世測夫記述着，農舍是沒有窗戶，滿處都是裂縫。火爐沒有烟囪。碗裏甚至連無味的野菜湯也很稀少。麵包四分之三是用糠皮做的。

別一種榨取形態是賦貢，農民只在自己的農場上工作。但他却有義務，把自己農場的各種生產品，如穀物，肉，牛，禽，鳥及其他等等，以一定的數量送給地主。賦貢常常很大，對農民自己及其家族留下得很少。捏克拉索夫以如下的形式，素描出了農奴制度榨取的圖畫。

獨自一個來工作，

但工作快要完成，



看呀，站着三位分有者：  
上帝，沙皇，和主人。

當自然經濟支配的時候，賦貢是徵收現物。隨着交換及貨幣關係的發展，地主常常要求把賦貢的全部或一部，改取貨幣形式。那時常常使農民陷落於投機商人的爪中。農民因為在要繳納貢額的情況中，被迫以廉價出賣自己的生產品。

同一個地主常常對一部分農民維持着賦役，而對別一部分農民維持着賦貢。服賦役的農奴數目，是對於耕種地主的田野所必須的人數。其他的農奴都繳納賦貢。

封建生  
產的主  
要特徵

現在我們能夠對封建生產給與一般的描述。對於這種生產特有的，是如下的特徵：

第一：是自然經濟的統治。農奴制度的大地產，表現為孤立的整體。牠與其他世界的聯繫非常薄弱。農民的經濟，也是帶着自然的性質。交換的發展，已是封建制度衰落的先兆。

第二：直接的生產者——農民——分有生產品，其中並包括有土地。於是他更固着於土地。因農民固着於土地，遂對地主保障了充分數目的工作人手。

「沒有土地的，沒有馬匹的，沒有財產的農民，對於農奴制度的榨取是不適用的對象。」（伊里奇全集第十二卷二二七頁）

第三：是農民對地主人身上的依存性。

「倘若地主對農民人身上沒有直接的權力，那末，他就不能強制有分與地並經營着自己農場的人們，來替他做工。」（伊里奇全集三卷一四〇頁）

地主使用直接『超經濟的強制』方法，由農民榨出剩餘勞動。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上的隸屬形態，在封建制度各種階段上都有變遷。但人身隸屬的事實本身，當封建制度存在的時候，却是鞏固的被保留着。

第四：『所述的經濟制度的條件及結果，是技術非常低下的並墨守陳規的狀態，因為經濟的經營，是握在被貧窮所壓踏着的，被人身隸屬及智力愚昧所卑屈着的小農的手中』（同書一四〇頁）

封建的榨取形態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是建基於最無掩飾的人對人的榨取上。把農奴的勞動，分爲必需勞動及剩餘勞動。必需勞動，這是農民支付以維持自身及其家屬的勞動。剩餘勞動，是農民支付爲封建領主——地主所享有的勞動。在賦役下面，必需勞動和剩餘勞動，是用時間及空間來分割

的。假定農民在自己的田野上工作三日，而其他的三日則在地主的田野上做工。榨取在這裏是十分顯然的。十分顯然，農民每星期自己工作的一半，是所謂『充當別人的兒子』花費了。但在賦貢制度下，榨取也是同樣無掩飾的。這裏，無論名稱如何，農民是必須把自己勞動生產產品的一定部分送給地主。

對農奴的榨取，採用非常殘酷的形態。但在這裏，封建制度比較奴隸所有者制度，却仍是社會發展較高的階段。農奴和奴隸的不同，『是有一部分的時間能用在自己的地區上，即是說在某一程度以前能够屬於自己』（伊里奇關於國家全集廿四卷三七一頁）這在社會面前開闢了那種向前發展的道路，這種道路，在奴隸所有者制度的時候是不能有的。

中世紀的城市與手工業

在查理曼大帝的大地產中，有許多各種的農奴職工，是製造農場中所必需的手工業產品的。封建制度初期的情形就是這樣。然而手工業不久就成爲更生產的，手工業者不僅專能服役於領主的需要了。這引到手工業由封建的大地產中分離出來。手工業者開始集合在城市裏。這種



解放了的農奴，他以賦貢的形式，把自己工資的一定部分送給封建領主。

古代世界的式微，招致了城市的衰落；牠們之中有許多崩壞了，且常常由地面上消滅了。

『國王羅塔爾，如同國王亞格都爾夫一樣，占領了城池並破壞了，且下令把城牆連根都拆毀掉，城市也就叫做鄉村了。』

一位稱羅馬帝國破滅的同時代人，這樣寫着。

中世紀，城市開始逐漸復興起來。中世紀的城市，很少類似現代的城市。其中的居民不出五千至一萬人。牠環繞着深濠高壘，以防禦襲擊。最初的時期，城市只是和不大的區域聯繫着的，牠是這個區域的中心。城市的工業者，是對這一個區域的需要來服務。

最初的時候，定做的工作占優勢。農民常常帶來自己的材料——皮革，家機布，手工業者則用這些材料來製成定做的衣服或靴鞋。手工業者最初是在自然的形態中，在農民經濟的生產品的形式中，來取得自己的勞動酬報。手工業者的勞動工具是非常簡單的；牠們是屬於生產者自身。他的生產品不在市場上出現。

『自然，因此手工業也同樣表現為墨守陳規，細碎，狹隘，和家長制的小規模的農業一樣。』（伊里奇全集三卷二五六頁）

然而交換却逐漸地在發展起來：最初手工業者在試驗的形式中，來出賣由定貨者偶然留下的，或在對定貨的工作有餘暇的時間所製造的生產品。生產品直接是由生產者手中移轉到消費者手中。市場還非常狹窄；商品主要的形式是在市集上，墟場（趕集）上來銷售。然而在這裏，手工業者的生產品，已經變為商品了；不是為自己的消費，而是為市場上出賣所製造的生產品，被稱為商品。

『工業在商品的形式中對生產品的生產，是替工業由農業分離，及牠們間的互相交換，建立着第一個基礎。』（前書二五七頁）

同 行  
公 會

當工作是在定貨上進行的時候，手工業者間的競爭還非常薄弱。當工作開始為市場而生產的時候，事情就變更了。競爭成為强有力的。許許多多逃亡的農民，都奔向城市中來。

『在中世紀的全部期間，農奴不斷地繼續逃入城市。』（伊里奇同書）

小生產者懼怕喪失自己獨占的地位。他用盡全力，以阻止競爭者進到自己的生產中來。用於這種目的，有中世紀手工業者的組織——同行公會。同行公會熱心保護自己的特權。沒有加入同行公會的任何人，都不能從事該種職業。而加入同行公會，却又儘量為難。

俄國沒有同行公會。但家庭小手工業者及手工業者，反對外人侵入的鬥爭，在這裏却同樣有地位。伊里奇在其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引了許多對這種關係的鮮明的實例。

里支哥羅德省的比霍得啣村，有製造金屬品的家庭手工業。這村的居民，對鄰近的農民精細地保守着自已行業的秘密。他們企圖獲得那種立法上的規定，好使把這種行業傳授鄰村的就要受處罰。他們和別村的居民不通婚嫁。

交換的發  
展及農奴  
制度榨取  
的增大

農奴制下卡奴支的確羊皮者，為的製作羊皮走到別省去。地主們把自己的人們派在這種職業上，是要以

更大的賦貢為代價，並銳敏地監視着，使確羊皮者認定自己的地點，好不對別人，外來者許可。

當自然經濟保有優先的重要性的時候，即生產是為自己的消費，而不是為交換的時候，封建的榨取還比較限於榨狹的範圍。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建領主的胃，成為榨取農民的界線。』



(卡爾) 封建領主，由農民收取自己享用中的一部分數量的各種農產品。這些封建貢物的絕大部分，是被領主自身及其衛兵消費掉，只有不大的部分，是用來交換武器，交換某種海外的商品及其他等等。

然而交換的發展，却引到封建領主——地主的貪慾強有力地增大起來。現在由農民不僅榨出用於農奴所有者及其庭僕消費的貢物，且超過那種以上，逐漸增加着預定為交換其他商品的貢物部分。按照交換自己發展的程度，在農奴所有者面前，於榨取強化的意義中，因商品愈益發現了可能性。交換的成長破壞了舊的基礎。

努力儘量增大自己的收入，地主加強榨取自己的農奴。海外貿易採取巨大的規模。商人供給農奴所有者——地主一切海外的商品。貨幣愈益獲得了重要性。

爲了要取得更多的貨幣，農奴所有者愈益由自己的農民來榨取勞動。他奪取農奴的土地，縮減他們的份地，藉此以擴大自己私有的田場，在這些田場上，他却仍強制同樣是那些農民來勞動。

賦役成爲愈益繁重了。牠已經包括着工作週的大部分。農民由於耕地不足及力不勝任的勞動窒息着。他們自己的經濟愈益進到了衰敗。

資本主義  
的發生

資本主義是於中世紀的末葉，在封建——農奴制度的胎內發生出來。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是資本最古的形態。按照衰老的自然經濟衰落程度，商人逐漸占有顯著的地位。商業資本供給農奴所有者——地主各種奢侈品，在這下面儘量來獲利。地主由自己的農奴榨出來的那種貢物的一部分，是像這像落入商人——商業資本的代表——的口袋裏。隨着商業的發展，高利貸也同樣繁榮起來。大領主——地主，國王，政府對貨幣愈益需要。癡狂的奢侈及浪費，不斷的戰爭，耗費了巨額貨幣。這對於

高利貸資本的活躍造成了地盤。在高額的利率後面，把貨幣貸給封建領主，高利貸者像這樣，把由農奴的強制勞動所供給的那種貢物的巨大部份，占爲自己享用。

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是植根在封建——農奴制度社會的生活中，不屈不撓地嚙害及破壞着這種社會的基礎。隨着商業的增長，努力來擴大自己的收入的地主，對農奴的榨取愈益激化起來。過度的榨取，傷害了農奴制度的基礎——農民經濟。他們貧窮了，農民變成半餓地生活着的，及不能對自己的地主供給高度收入的赤貧者。同時高利貸資本，在農奴經濟中張開着自己的羅網，由他們身上吸取脂膏。農奴經濟的崩潰，準備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商人資本，最初只是從事商業。商業是經營由農奴及手工業者所供給的生產品，以及由遠方的國家輸入的生產品。然而與商業成長同時，這種供給的來源遂成了不充分的小手工業的生產，只能供給有限數量的生產品。這些生產品，充分只能滿足地方的市場。當商業開始包括更遠市場的時候，發生了有巨大的擴張生產的必要。

但生產這樣的擴大，只有資本纔能保障。小商品生產在這裏是無能爲力的，牠的可能性是被窄狹的範圍所限制。完成着由小生產到資本主義生產的轉移，而且資本主義的生產來消滅前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只是爲的好把人對人榨取的最後形態——資本主義的榨取——來代替牠們。

農奴

的

鬥爭

封建制度時代，是被榨取的農民，反對封建領主——地主，最無情的鬥爭的時代。農民的鬥爭，在封建統治最後的時期，當榨取農民激化起來的時候，採取着特別尖銳的形態。各國的歷史，都有一系列的農民暴動。



英國十四世紀末葉，最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包括了全國的大部分。武裝的農民在瓦特·泰羅爾的領導下，踏遍了全國，轟毀了地主的宅第及寺院，並佔領了倫敦。暴動的鬥爭口號是『當亞當耕地，夏娃紡紗的時候，誰是貴族？』在這些呼聲裏，表現了農民對貴族特權的憎惡。泰羅爾為叛徒所戕殺。失去了領袖的大眾，誤信國王及封建領主的諾言解散了。這以後，在鄉村中通過了懲伐隊，對農民加以慘酷的制裁。

法國也在十四世紀的時候，全國一半的地方為農民暴動的火焰所包圍，這是歷史上記在『查克里』名稱下的暴動。剛出生的城市布爾喬亞，起初擁護運動，但在決定的時機，却把他出賣了。

德國在十六世紀，全國都捲入了為城市下層人民所支持的『農民戰爭』。暴動的首領是托馬司·曼爾。總括農民的要求，是取消可憎的農奴制度的榨取。

俄國十七世紀在司切潘·拉秦，及十八世紀在意墨爾耶·普加切夫領導下的農民暴動，是特別大規模的。

拉秦運動，是發生於頓河的窮人中間——由農奴狀態中逃出來的，『哥薩克化』的貧農中間。攻擊了沿着瓦爾加河走動的商隊，拉秦的部眾殺死了商人及俄皇的官吏。貧民和拉秦的隊伍結合起來了。於一六七〇年，拉秦的部眾殺死了俄皇的欽差，並懲罰了僧侶。這充當了公開內戰的信號。農民暴動的烽火，波及了巨大的區域。拉秦的部眾佔領了亞司特那汗，查里會及許多別的城市。在佔領地內，俄皇及地主的政權是宣佈取消了的，把農奴制廢止了，把貴族及商人的財產在貧民中間分散了。運動的綱領，是取消農奴制度，及關於平等的曖昧的空想。俄皇政府發動了巨大的軍事力量，來擊毀拉秦運動。在拉秦的失敗中，有錢的哥薩克上層分子的背叛，起着很大的作用。農民的暴動，是被俄皇的走狗在血海中沉沒了。拉秦的部眾大部都被屠殺，拴在柱子上，四

體肢解了。拉秦本人是關在囚籠裏，解送到莫斯科，在紅場上四體肢解了。

自經壓伏拉秦運動以後，經過一百年，俄國東部又展開了在普加切夫領導下的愈益廣大的農民暴動。普加切夫是從頓河逃亡出來的哥薩克，他進到耶克河（那時是這樣稱呼着烏拉爾河），在他周圍聚集了烏拉爾的哥薩克貧民。普加切夫喊出了『永久自由』的口號。在他的宣言中，說到『無需購買也無需賦貢』，把一切土地都歸農民。普加切夫的部衆佔領了許多城市，並長久地支持了阿倫布爾格要塞的圍攻。烏拉爾附近及瓦爾加河一帶的貧農，也都和普切加夫聯合起來了。在俄皇專政制度下被壓迫的民族：巴式克爾人，韃靼人，卡爾勒克人，及其他等等暴動着的大衆，也都投入了他的部隊。整村的農民放火燒了貴族的宅第，分散了地主的財物，都來歸附普加切夫。歸附普加切夫的，還大批引來了烏拉爾工廠中農奴化的工人。他們在暴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占領了加薩，普加切夫擬定向莫斯科推進。政府及地主恐慌萬狀。莫斯科區的農民，都焦燥地熱望普加切夫到來，並且準備響應。但因饑饉的情報，迫使普加切夫改變計劃，並轉而南進。一七七五年八月，政府軍隊在撒拿多夫附近，對普加切夫的襲擊成功了。普加切夫被哥薩克的隊長獻了出來，在莫斯科的沼場（音譯爲鮑洛脫場）處死了。

俄皇政府，以及地主與資本家的『學術從僕』，以種種方法企圖來誹謗農民的暴動，他們把這些暴動，當做『盜賊』的運動，當做『無意義的暴動』。描述了當偉大的俄國詩人普式庚描寫『普加切夫史』的時候，俄皇尼古拉一世，把這部著作改名爲『普加切夫反叛記』，並經過他精細的檢查。但在被掠奪的農民大衆中間，關於拉秦運動及普加切夫運動的憶念，却永久不死。把關於暴動的農民反對貴族及地主政府的鬥爭，編成詩歌，纂成故事。甚至在一九〇五年，生貝爾省省長耶式威爾公爵，還秘密報告政府，關於農民運動，特別指出



「住在該地的農民中（撒馬爾灣）對拉秦及普加切夫時期風暴似的戰爭的追憶，仍非常生動。」

農奴的暴動動搖了並損害了封建制度。農民反對地主的鬪爭，被新興的布爾喬亞所利用，以加速農奴制度的崩潰，並代替農奴制度的榨取為資本主義的榨取。在布爾喬亞的革命中，在反對封建制度的戰爭中，農民對布爾喬亞供給了基本的士兵大眾。

「奴隸的革命，肅清了奴隸所有者，並取消了奴隸所有者的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但代替他們，她却扶立了農奴所有者，及農奴制度的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一種榨取者，被別種榨取者所代替了。在奴隸制度下，「法律」許可奴隸所有者殺死奴隸。在農奴制度下，「法律」僅許可農奴所有者「只能」出賣農奴。

「農奴的革命，肅清了農奴所有者，並取消了農奴制度的榨取形態。但代替他們，她却扶立了資本家及地主，資本主義的及地主的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一種榨取者，被別種榨取者所代替了。在農奴制度下，「法律」許可出賣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法律」「僅只」許可把勞動者委諸失業及貧窮化，委諸落魄及餓死。

「只有我們蘇維埃的革命，只有我們的十月革命，纔提起了這樣的問題，不是代替一種榨取者為別種榨取者，不是代替一種榨取形態為別種榨取形態，而是根絕一切榨取，根絕一切榨取者，一切新的及舊的富人與壓迫者。」（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二七頁）

資本主義

下農奴制

度的殘餘

把資本主義的榨取，引來代替了農奴制度的榨取。顛覆了農奴所有者——封建領主的政權的布爾喬亞革命，替資本主義掃除了地盤。然而在布爾喬亞政權的資本主義各國，却存留着許多先前封建榨取形態的殘餘。

由封建領主奪取了政權的布爾喬亞，迅速地從新興勞動階層方面開始感覺威脅。因此她希望和自己昨

日的敵人——封建領主——訂立妥協。她在大多數的國家中，把地主階層完全整個的保存起來了，在地主階層手中，集中了土地上的所有權。地主繼續榨取農民，她只是採取着稍稍別樣的形態而已。

在落後的國家中，農奴制度的殘餘是特別多的。在那裏，爲的進行反對封建領主的鬥爭，布爾喬亞從最初就非常胆怯。他們和封建領主締結同盟。在殖民地的及半殖民地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壓迫，是和農奴制度的壓迫結合在一起。

這在帝俄也有地位。

『農村中有最醜惡的，最不堪忍受的，農奴制度的殘餘，牠還要把地主的專斷補加上去。』（約瑟夫伊里奇奇主義問題三七頁）

只有社會主義革命，纔以鐵帚由農民無數世代的血汗所灌注的地上，把寄生蟲——地主掃了出去。普羅列塔利亞革命自己最初的一步，就是從根剷除一切封建制度的殘餘。



## 第四章 商品生產

資本主義生產有兩個主要特徵。第一，資本主義時代，是商品生產統治着。第二，不僅人類勞動的生產品成爲商品，而且人類勞動力自身也成了商品。

資本主義缺乏商品生產是不能想像的。其間，商品生產反而在資本主義發生及發展很久以前就存在了。然而只有在資本統治的時候，商品生產纔獲得普遍的性質。

因此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應從研究商品生產及其特性與法則來開始。

### 一 什麼是商品生產

計 劃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計劃』這個字，現在成了非常流行的。勞動大眾都聽到蘇聯計劃經濟偉大的成功。在蘇聯的成就的反襯上，資本主義的現實，及其對於廣大羣衆的破敗，貧窮及饑餓，是特別醜惡的。
苦 悶	

許多布爾喬亞的政治家，企圖這樣來表現事實，好像這些災難，罪過不在於資本主義，而在於沒有計劃；正是用計劃經濟來說明蘇聯的成功，這些人到蘇聯去考察，是去考察蘇聯怎樣編製計劃。遇到蘇聯在國外的同志，他們也來訊問，蘇聯是在怎樣編製計劃？

對這些人能夠說什麼呢？要對他們指明，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經濟中的計劃性首先的，基本的及決定的

條件。在蘇維埃國家中，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一切財富的全權主人。工場及工廠，礦坑及礦山，鐵路及發電所，都是屬於蘇維埃國家，土地在蘇聯為全國國民公有。土地的絕大部分，確定為集體農場無限期的利用，即永久地利用。

蘇聯的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工人及集體農場員，都把經濟看做自己血汗的總事業。滿足工人及集體農場員大眾的需要，及使蘇聯社會主義祖國的富強愈益成長，這是蘇聯企業工作的目的。

所以蘇聯的經濟，能按計劃來經營。這裏就是蘇聯五年計劃，蘇聯每年計劃成功的秘密。但一切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却沒有。那裏的一切工場及工廠，都是屬於資本家。每個個別的企業，都是為市場上的銷售而生產着商品。然而誰也不能指教資本家，在他的企業中應當製造那種商品及多少數量。工場及工廠的主人，當他想到怎樣的時候，就可以隨意擴大生產，或縮小生產，或整個關閉自己的企業。資本家經營生產，不是為滿足勞動大眾的需要，而是為利潤。

資本主義的計劃，這是完全好比熱的冰塊。資本主義自身的本質，是一小羣人私有生產手段及布爾喬亞榨取勞動階層。但倘若工場及工廠是屬於個別的所有者，且他們每個人都只是追求自己私有的利益，那末，任何的總計劃都不能有也不能談到。凡是鄭重地談論資本主義計劃的人們，或是故意的欺騙者，或是連最簡單的事物都不理解。在這種種情形中，事實上他們都在欺騙勞動大眾。因為他們的規劃及設計，蒙混了只有在顛覆資本主義，及樹立普羅列塔利亞專政以後，纔能實行計劃的那種單純的真理。

「沒有由資本家解放出來，沒有與生產手段上私有的原則分離開來，您就不能創立計劃經濟。」這是約瑟夫在和著名的英國作家 G·韋爾斯的談話中說的話。（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六〇〇頁）



什  
麼  
是  
商  
品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商品生產統治着。在屬於資本家的工場上，生產着蓖麻油。這是否意味着，工場主親自飲用全部蓖麻油呢？在資本主義的作坊中，製造大批的棺材，顯然，製造牠們決不是爲自己的主人。在大工廠中熔鍊大批的生鐵及熟鐵，顯然，工廠主不能把這些鐵吃掉，他却吃着許多美味的食品。在資本家的企業中，都是爲的出賣，爲的銷售，才來製造或種生產品。

爲銷售，而不是爲自己的需要所製造的勞動生產品，在政治經濟學中稱爲商品。

我們已經知道，商品生產纔逐漸地分解了及破壞了先前的自然制度，當在自然制度的時候，個別的家庭或共同體，都替自己內部生產着一切必需品。自然的經濟結構，統治過好幾個世紀。直到資本主義發生以前，有地位的先前的榨取形態——奴隸制度及封建制度，都是和自然生產佔優勢的作用配合着。資本主義則不是這樣，她從自己出生之初，就是和交換的發展聯結着的，和商品生產的統治聯結着的。

不參加交換的生產品的生產，稱爲自然生產。反之，預定在市場上出賣，爲銷售的生產品的生產，稱爲商品生產。

自然生產統治過很久。在好幾世紀的期間，交換才腐蝕了牠的基礎。

由自然  
生產到商  
品生產

『在自然經濟的時候，社會是由許許多多同種的經濟單位來組成（如家長制的農民家庭，原始的農業共同體，封建的大地產），每個這樣的單位，都進行着種種的經濟工作，從各種原料的採集起，以至把牠們最後調製到適於消費止。』（伊里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全集三卷一

五頁）

恩格斯這樣描述過農民家庭的自然經濟：

「家庭不僅從事農業及牧畜，而且也把他的生產品來製為完成的消費品，甚至有些地方還在用手磨磨粉，烤麵包，紡紗，染色，織麻及毛，硝皮，建築及修理木房，製造器具及勞動工具，常常執行木匠及鍛冶匠的工作，家族及家族團體，根本是這樣自給自足着。」

「類似的家庭，對別個家庭由交換或購買來取得的東西是不多的，甚至直到十九世紀之初，在德國，優先地也還是由於手工生產的物品，即是由於這樣的物品，牠的製造方法，是農民完全週知的，但他不親自生產牠們，或是由於對原料的獲得有困難，或是看到購買的物品價廉物美。」（恩格斯關於『資本論』一〇五頁）

這樣看來，自然生產，不僅在奴隸制度的時候及中世紀是保有優勢的，而且牠在新的條件中也依然保有着。從這裏看來，在資本主義的曙光期，商品生產也還不是占優勢的。只有資本主義的發展，纔對自然生產給予了破滅的打擊。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商品生產，為銷售的生產，纔成為決定的及優勢的生產形態。

商品生產  
的基礎  
就是社  
會分工

交換，是在社會分工的地盤上發生及發展起來。分工是社會進化強有力的發動機。當同一個人順次地從事各種可能的勞動形式的時候，對於改良的範圍是非常有限的。當一個人在一個領域中專門化起來，而別個人在別一領域中專門化起來的時候，對於進步就創造了更順利的條件。商品生產缺欠分工是不能想像的，但分工在商品生產發生以前，在歷史中早就存在了。例如在許多還保有共同制度的原始共同體中，分工已是相當發展了的，每個共同體，都有一系列專門分化出來的手工業者：鍛冶匠，陶器匠，製粉匠，及其他等等。這些手工業者，在自己每個領域中，服務共同體的全部需要，而共同體因此供給農業生產品來扶養他們。

「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製造工業由採集工業中分離出來，其中每個又再分為小的門類以及更



小的門類，這些門類，都是在商品形態中來生產特別的生產品，且牠們都是和一切別的生產品互相交換着的。  
 (伊里奇全集三卷一五頁)

在上述的共同體中，鍛冶匠，陶器匠及靴鞋匠，都是集團生產的參加者。他們供給了全共同體的陶器，靴鞋，馬蹄鐵，他們因此由共同體取得相當數量的五穀，肉及其他等等。

在商品生產的時候，則不是這樣。靴匠照先前一樣縫着靴子，但他必須把這些靴子拿到市場上去出賣。誰也不能告訴他，應當生產若干的靴子，他不能把靴子當飯吃，也不能把靴子當衣穿。他自己不需要靴子。他必須把牠們來交換，以便取得滿足自己需要的可能性。但他能否賣掉自己的靴子，已經不是依屬於他的事了。而且，他更不能預知或有先見的確信，他的靴子是否能夠尋到買主。

像這樣，我們看到，由共同體的自然經濟，轉到商品生產的時候，靴匠的情況以根本的形式改變了。(鍛冶匠，麵粉匠也都一樣。)從轉到了商品生產的時候起，個別工作者都陷落到社會法則的權威下，這種法則，是不依存他們的意志及意識而活動着的。

由小生 資本主義出現以前，是小生產統治着。在農村中，由小有產者來經營生產。在城市中，由手工業  
 產到資 者來經營生產。勞動工具是小而不完善的。這是手工器具，是個別的人用牠來工作。在小生產統  
 本主義 治的時候，簡陋的生產手段是生產者自身的所有物。農民有自己的鋤或犁，靴匠或鍛冶匠都有

各自的器具。

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事情就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出現了新的強有力的生產工具。牠們從最初，就算定是許多工作者的共同勞動。牠們也是屬於個人，是屬於資本案。

『代替紡車，手織機，大鐵槌，出現了紡紗機器，機械的織機，蒸汽槌；代替小的作坊，出現了要求成百成千的工人共同勞動的巨大工場。生產手段如同生產自身一樣，由細碎的勞力單位的行列，變為公共活動的行列，而生產品，也由個人的製造物，變為團體全體的製造物。現在由工場及工廠發行的紗，布及金屬商品，都表現是許多工人勞動的生產品，在對牠賦與最後的形態以前，他們都順次地對牠加上自己的勞力。關於牠們，任何人也不能單獨說道：「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的生產品。」』（恩格斯反杜林論二五三頁）

資本主義  
下的無計  
劃性是在  
什麼地方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經濟是無計劃地經營着。這是否意味在資本家的工場及工廠中，每個工人都能够做他所願做的一切呢？自然不是。恰恰相反：每個個別工人是做非常嚴格的任務。他的意見，在這時候誰也不聞問。在個別工場中，是由資本家來制定每個工人應當做什麼。

資本主義的無計劃性是在別地方。工場及工廠的主人，當他想到怎樣的時候，就可以隨意擴大生產，縮小生產，完全停閉自己的企業。資本家不關心國民要有必需品，食料品，衣服及其他等等。每個工場主及工廠主只想着一件事：是儘多地來掠奪利潤。倘若事業對他推測起來是有利，他就會帶着興奮把牠舉辦起來。倘若計算到沒有利潤，工場主馬上就會苦悶起來。

當一切生產屬於資本家支配的時候，資本家來管理生產，僅僅關心自己私有的利益，用榨取勞動大眾的方法，以抽取利潤，這樣的制度，除蘇聯外，現時在全世界依然存在。

生產的  
無政  
府狀態

為市場的商品生產，和無計劃性是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每個企業，都在為市場而生產品。牠自己的生產，既不能和其他企業調和起來，也不能和消費者大眾調和起來。是的，這種調和，在生產手段上的私有為基礎的制度下，是不能想像的。



在商品生產下，社會中沒有也不能有這種機關，牠指示着每個生產者應當生產何種商品及若干數量。富生產品的大部分，是爲自己的消費而生產，只有所生產的不大的剩餘部分，送到市場上的時候，到這時候爲止，生產的無計劃性還感覺薄弱。個別生產者，很少依存於自己剩餘品的銷售。此外，這種剩餘品，他是在小區域的範圍內來交換，他知道那地方全體的居民，以及他們的需要及趣味。

隨着商品生產一般的擴張，事情就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而在資本主義下，如同我們知道的，商品生產是成爲普遍的了，現在生產已經不屬於小生產者的手中，而屬於資本家的手中。他們的企業，雇用着成百成千人的勞動。他們拋出的各種商品如同山積。商品替自己尋找銷售，不是在當地的市場，而常常是在很遠的地方。這裏，完全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即是無計劃性，無規律性）統治着。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資本主義是不可分離的。在恐慌的時候，牠是以最狂暴的樣子把自己介紹出來了。

這樣看來，沒有任何計劃的社會，也都能存在下去嗎？在這種無規律的王國中，假使缺少牠社會就不能存在下去的某些規律，是怎樣建立起來呢？恩格斯就這種理由寫道如下：

『在互相交換着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競爭，使商品生產固有的價值法則發生作用，在這裏，牠在社會生產中親自帶來了該種狀況下唯一可能的組織及規律。只有以生產品的下落或昂貴爲手段，個別生產者在切身的關係上，纔知道什麼對社會需要，及需要若干或不需要。』（哲學的貧困序言一六頁）

倘若沒有這種立在個別商品生產者上面統治着的法則，那末社會能够被沙糖堵得轉不過氣來，而沒有麵包，或是有山積的鈕釦，却沒有能够縫上這些鈕釦的褲子。

現在轉來考察商品及價值法則——這是商品生產的主要法則。

## 二 商 品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着的社會財富，表現爲「商品大量的堆積」而每個商品，表現爲牠的原始形態。」卡爾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是用這幾句話來開場。（資本論第一卷四七頁）

在這部著作中，卡爾設定自己最終的目的，是揭發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經濟法則。卡爾自己的著作，是從研究商品開始，是從暴露那些支配着商品生產的法則開始。

商 品  
的 兩 個  
因 素

人類勞動的生產品，常常應當滿足人類的或種需要。否則就不值得在牠上面來勞動。

『物體的有用性，把牠作成使用價值。』（資本論第一卷四八頁）

但除此以外，商品還顯着別種很重要的特性：牠具有交換能力。

『商品，第一是能滿足人類或種需要的物體；第二是能 and 別種物體相交換的物體。』（伊里奇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二四頁）

使 用  
價 值

有使用價值，是對於商品的必需條件。倘若五穀朽腐了，牠中止了是使用價值，牠也就不再是商品了。對於許多完全不是人類勞動生產品的物件，也有使用價值，例如水源，野樹的果實。我們無論在商品中，或是在自然經濟中，都能遇到使用價值。農民爲自己消費而生產的五穀，滿足了他的食品上的需要。所以這種五穀是使用價值。

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民爲出賣而生產的那種五穀，纔成爲商品。

這樣看來，並不是一切使用價值都是商品。然而一切商品，却都必須是使用價值。



商品所滿足的須要，能有各種各樣的屬性。勞動生產品，能用做最重要的必需品，例如五穀，衣服，鞋子。牠也能用做奢侈品，例如高價的酒，華貴的傢具，及其他等等。牠也能用做生產手段，例如機器，煤，鐵。

使用價值的性質，是隨同社會的發展而變更，隨同社會的生產力的成長而變更，隨同社會生產關係的變更而變更。例如磁石什麼時候都能吸鐵。但這種屬性，只有在人類發現了牠以後，纔對人類成了有用的。深深地埋藏在地下的石油，只有當人類學會採掘牠的時候，纔成爲有用的。

社會的條件，能把對人類無用的或甚至有害的物體，作成使用價值。例如火酒，鴉片及其他等等。當階層社會存在着的時候，及戰爭存在着的時候，大量的勞動，都支出在各種破壞手段上：如大砲，彈藥，毒瓦斯，及其他等等。

交	換
價	值

在商品生產的時候，使用價值進行着不斷的交換。是在不同使用價值中間相交換：誰也不會設想把一米突的布，與別一米突同樣的布來交換。

『日常的經驗指示我們，億萬次的這種交換，不斷地使一切彼此非常不同的，不能比較的，各別的使用價值，都一個一個相等起來。』（伊里奇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二四頁）

在商品生產發展的時候，交換是用貨幣來完成。商品賣爲貨幣，把賣得的貨幣去購買別的商品。但倘若拿來這種行爲的最後結果，那末顯然，這種行爲還是一種商品和別種商品的交換。

商品自己中間是在一定的比率中或比例中來互相交換。例如假定一生特列爾的五穀，來交換半米突羅紗。那末十生特列爾的五穀，就能取得五米突的羅紗。這種某一商品和別種商品互相交換着的量的比率，是爲牠的交換價值。在上述的例中，半米突羅紗，就是一生特列爾五穀的交換價值。在商品生產下，勞動生產品的使

用價值，成爲牠的交換價值的擔負者。

各別商品  
的共通性  
包含在什  
麼裏面

交換價值的量，對於各種商品是各不相同的。但這却意味着，在牠們中間有着某種共通性。牠們有某種能够在數量上來測定的同一屬性。

各種物體的重量的實例。某一物體重一啓羅格蘭姆，而別一物體重五啓羅格蘭姆，第三種物體重一十特別爾。但因什麼，我们能够說這些物體有各種不同的重量呢？這是因爲他們都具有同一的屬性。這是怎樣的屬性呢？顯然是重的屬性。倘若牠們沒有這種共同的屬性，就不能說到牠們有各種不同的重量了。但各種非常不同的商品，有着怎樣的共通屬性呢？牠們的使用價值，在質量上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他們不能在數量上來比較。事實上，生鐵塊和紅燒肉的使用價值間有什麼共通嗎？所以在這裏，不應當在使用價值中來尋求解答。

但在這種情形中，商品只有一個共通的屬性，即是牠們都爲勞動的生產品。這種屬性，是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下，在商品的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

究竟是在怎樣的關係下呢？而是這樣的社會構造下，是當生產由個人來經營，牠們間的聯繫却經過商品交換來實現的時候。



這樣看來，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着商品是勞動生產品的那種事實。

顯然，商品的這種屬性，特別具有社會的性質。某一地方的鐵鑛，簡直就曝在地面上，而在別個地方，牠却要由幾百米突的深地中掘出來。在第一種情形中，不用對牠支出勞動，在第二種情形中，却要支出勞動。然而就礦物自己的一切自然屬性說來，在兩種情形中却是完全一律的。



商品是勞動生產品的那種事實，遂使牠們成爲價值。

『這樣看來，在交換關係中，或在商品的交換價值中所表現的那種共通性，即是牠的價值。』（資本論一卷五一頁）

商品的價值，是在商品的交換價值中被表現出來。

各種商品的價值是依存於什麼呢？某一商品昂貴，而別一商品廉賤。這種差異，是由什麼地方引來呢？

勞動決

定價值

商品的價值，是被支出在牠的生產上所必需的勞動來決定。

在交換還是稀少現象的時候，各種生產品間是在偶然的比率中來交換。當原始的獵人遇着農業氏族或共同體的代表的時候，把他所獵來的野禽交換穀粒，那種交換的比率，是由偶然的情形來決定。然而按交換成爲更發展的程度，情勢就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

按照自然經濟崩潰的程度，在商品交換的時候，適應着在他們的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數量的比率，遂逐漸樹立起來。當在單純商品生產條件中的時候，農民把自己的五穀來交換手工業者製造的斧頭，他在斧頭上大體給與這種數量的穀粒，牠自己所含有的勞動量，恰如在斧頭中所含有的一樣。恩格斯像下面這樣，繪出了資本主義發生以前，在單純商品生產條件中，商品按其價值而交換的圖畫。

『中世紀的農民，是充分確實地知道，他們由交換中所取得的物品，製造上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數量。農村的鐵匠及馬車匠，是在他們眼前工作着，裁縫或鞋匠也是一樣，這些人在我青年的日子，還到我們萊茵區的農民這裏來，一家一家用自製的布及皮來縫製衣服和鞋子。無論農民或是他的賣主，自己都是勞動者；交換的物品，都是他們個人勞動的生產品。他們在製造這些物品的時候支出了什麼呢？是勞動，並僅僅是勞動；在換置

勞動工具上，在原料的生產上，在原料的製作上，他們僅僅支出着自己固有的勞動力，因此他們除按照支出的勞動的比例外，還能按別樣把自己的這些生產品來和別的勞動生產者的生產品相交換嗎？在這樣的條件下，支出在這些生產品上的勞動時間，不僅是屬於對交換量的數量的決定唯一適當的尺度，而且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切其他的尺度，是完全不能想像的。怎能設想有這樣的一羣農民及手工業者，把一個十小時勞動的生產品，用來交換別一個一小時勞動的生產品呢？對於農民的自然經濟的全時期，只有這樣的交換纔可能的，在這時候，商品的交換量，是有漸漸地和其中具體化的勞動數量相適應的傾向……

關於農民的生產品，與城市手工業者的生產品的交換也是一樣。交換起初是無需商人參加而直接來完成，在城中市集的日子，農民在那裏出賣自己的生產品，並在那裏實行購買。這裏，確實如同農民知道手工業者勞動條件一樣，手工業者也知道農民的勞動條件。他自身在一定的階段以前還是農民，他不僅有菜園和花園，且常常有小片耕地，一兩頭牝牛，豬，家禽，及其他等等。」（恩格斯關於資本論一〇六頁）

價值量  
與勞動  
生產性

許許多多明顯的事實，都確證着商品是和包含在其中的勞動的適應中來相互交換。許多商品以前非常地昂貴，現在却成了十分便宜，原因是在現有的技術發展下，對牠們的生產僅需要很少的勞動。例如鋁，現在用牠來做食器及一切其他的製品，但數十年前，估價却高於白銀的八

倍以至十倍。因為隨着電氣技術的發展，出現了用很少的勞動支出來生產鋁的可能性，戰前牠的價格，落到五十五科比（俄幣名約合一分），一啓羅格蘭姆。幾乎賤了一千倍。牠成爲這樣普遍的，僅是因為在牠的生產上現在只需要很少的勞動。

這樣看來，個別商品的價值，是依存於支出在牠的生產上所必需的勞動數量。倘若用同等的勞動量，我們



生產了更多數量的該種商品，那末我們說是勞動生產性的增長；在相反的情況中，我們就將有生產性的低落。顯然，勞動生產性的增長，是意味着對於生產一件該種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的減少。結果是這種商品每件的廉賤，價值的減少。反之，生產性的低落，就會引到商品每一單位的昂貴。因此能夠說，勞動生產性與商品每一單位的價值，有彼此相反的依存性（即是當前者增長的時候，後者則降落，後者增長的時候，前者則降落。）因此商品的價值量，是和勞動生產性成反比例的。

## 抽 象 勞

動 與 具 體 勞 動

交換商品，人類使各種非常不同的勞動相等起來。鞋匠的勞動，非常地不同於鑄造工人的勞動。礦夫的工作，和裁縫匠的勞動也是很少類似的。在每個個別的商品中，都包含着一定的職業或一定的生產部門的某種勞動。在煤炭裏面，包含着礦夫的勞動，而不是裁縫匠的勞動。反之，在鞋子中，包含着鞋匠的勞動，而不是礦夫的勞動。在一切商品中所具有的那種共通性——是人類勞動一般，或說是不同於每個個別生產部門的具體勞動（即是一定的勞動）的，人類的抽象勞動。

『在全體商品價值的總量中所表現着的，該社會的一切勞動力，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億萬次的交換事實都在證明着這事。』（伊里奇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二五頁）

每個個別的商品，僅是表現着這種人類總勞動的一定部分。

具體勞動產生某種使用價值。鞋匠的具體勞動產生鞋子，而礦夫的具體勞動產生煤炭。在這些商品的價值中，是表現着人類的單純勞動，在商品生產中所應用的人類勞動一般的支出。

『一切勞動，一方面是在生理的字義中的人類勞動力的支出，並在這種同一的人類勞動或抽象的人類勞動的性質中，牠構成商品的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在特殊目的的形態中的人類勞動力的支出，並在這

種具體有用的勞動性質中，牠創造使用價值。」（資本論第一卷六〇頁）

同一的勞動，在商品生產下，同時是具體的也是抽象的；具體的，是因為牠創造使用價值，而抽象的，是因為牠創造價值。一方面，每個生產者是生產一定的使用價值，比如說鞋子、煤炭、布及其他等等。這是鞋匠、礦夫、織工及其他等人的具體勞動。但另一方面，同一個鞋匠、礦夫或織工，却又生產靴子、石炭、布的價值。他們生產這些產品，不是為自己的需要，而是為在市場上交換。他們是在具有着價值的商品性質來生產靴子、煤炭、布，而價值却是由抽象的——一般的人類勞動所產生出來。

商品的二重性  
及勞動的二重性

商品從最初就暴露着自己的二重性——使用價值及價值。現在我們看到，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適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勞動，也具有二重性。

使用價值，這是具體勞動的結果，同時，價值却是抽象勞動的結果。

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間的差別，只有在商品生產下纔存在。在商品生產下，社會每一個別人員的勞動，一方面，是社會勞動總量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牠却又是個別的零散的工作者的個體勞動，私的勞動。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間的矛盾，是隨同商品生產的發生纔發生起來，並隨同商品生產的崩潰而消滅掉。

社會——

必需勞動

倘若商品的價值是被勞動所決定，那末能否由這裏作成那種推論，說我工作得更懶惰，我的商品就將估值得更貴呢？

這裏有二個鞋匠在一夥做工。一個鞋匠工作得很熱烈，他一天就能做好一雙靴子。別

匠是酒鬼及懶鬼，他做一雙鞋子要整整工作一星期。這推論到第二個鞋匠的鞋子，應當比較第一個鞋匠的鞋子要貴好幾倍。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卡爾就這種推論指示着：

『說到商品的價值，是被投在其中的，或結晶於其中的勞動數量來決定，我們要看，這是在該種社會狀態下，在一定的社會平均的生產條件下，在該社會的平均強度及在業工人平均的熟練下，對於牠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數量。當英國蒸汽織機開始與手織機相競爭的時候，那末對於把一定數量的紗變成紗布或羅紗，僅僅需要以前一半的工作時間。貧苦的手織工，現在代替以前的九小時或十小時，而一天進行工作十七或十八小時。並且他二十小時勞動的全部生產品，現在只能表現十小時的社會勞動，或是對於把一定數量的紗變成紗布的十小時社會——必需勞動。因此他二十小時的勞動生產品，較之他先前十小時的勞動生產品，現在不能有更多的價值。』（卡爾工資價格及利潤著作選集一卷二三頁）

這樣看來，推論到商品的價值，不是依存於每個個別場合在牠的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而是依存於對於牠的生產所必需的平均勞動，或說是依存於社會——平均勞動，或社會——必需勞動。

單純勞

更應當區別單純勞動與熟練勞動。這裏有石匠和鐘錶匠在一夥做工。石匠的勞動時間，不能

動與熟練勞動

等於鐘錶匠的勞動時間。因什麼呢？對於石匠，是不需要任何的專門教養，這是單純勞動，是非熟練勞動。每個人都能做石匠。（或說是粗工。）至於鐘錶匠，事情却不同。（或拿化學師做例也

一樣。）爲的要使鐘錶匠，必需去學習三年。

倘若一個未來的鐘錶匠，是要長久地堅定地決心去學習，那末，這僅是因爲期待此後能取得報酬。這種報酬包括在什麼裏面呢？是包括在這裏面，比如說，鐘錶匠，在二十小時中做好的兩隻錶，他在市場上能够取得單純的，非熟練的勞動在三十小時中所製成的各種商品。在這種場合，一小時的熟練勞動（或者說複雜勞動）

在市場上大體等於一小時半的單純勞動。

### 三 交換及價值形態的發展

交換價值  
是價值的  
表現形態

商品的價值，是由對牠的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創造出來。商品的價值，不外是凝結在其中的（或是在其中物象化的）一定數量的勞動時間。然而價值，却只有在有一種商品與別種商品的比較中纔能表現出來。假定一噸鐵與一啓羅格蘭姆白銀，其中都物象化着同一數量的勞動時間。那時的一噸鐵，按其價值就將等於一啓羅格蘭姆白銀。用與別種商品比較的方法所表現出來的商品價值，是他的交換價值。價值只有在交換價值的形式中纔能表現出來。交換價值，這是價值的表現形態。然而更明白理解，在這種形態中，僅是表現着以自己來表示商品中物象化的勞動時間的價值。

在商品生產的發展中，當商品交換是以貨幣為媒介來進行的時候，每個商品是等於一定額的貨幣。商品的價值，是在貨幣中表現出來。賣出商品及購買商品，是把牠們和貨幣來交換。在其中表現着牠的價值的形態，這是貨幣。然而，為要了解價值的貨幣形態，應當從發展較低的形態來體認，這種較低形態是相當於商品生產及交換發展的較早階段。交換只是逐漸地侵蝕着先前自然結構的基礎。商品經濟代替自然經濟。是延續了幾千年的長時期。

單純  
的價值  
形態

當生產仍是優先地帶着自然性質，而交換只是偶然地來進行的時候，我們是有着單一的或偶然的價值形態。是一種商品和別種商品來交換。比如說，一張獸皮交換兩張弓。在這種還是完全未發展起來的價值形態中，已經含有鮮明地出現於商品生產及交換向前發展及擴張下的，



那種特徵的胎芽。

在這種場合，單純的價值形態，是用做獸皮價值的表現，獸皮是在兩張弓中取得了自己的表現。我們看到，獸皮不能直接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只能相對地——在和兩張弓的價值的比率中來表現自己的價值。兩張弓，在這裏是用做獸皮的等價物。獸皮的價值，是以兩張弓的使用價值為媒介來表現出來。

所以在這裏，我們看到，一種商品——兩張弓——的使用價值，是用做別種商品——獸皮——價值的表現。價值和使用價值好像是分裂開來了，價值由使用價值分離着。獸皮在這裏只是當做價值來現形，兩張弓只是當做使用價值來現形。獸皮的價值，好像和牠固有的使用價值分離開來，並和別種商品相等着。從這裏得到結論：即某種商品的價值，不能在牠自身中表現出來，——對於牠的表現，是需要別種商品體，等價物。

在單純的價值形態中，已經占有了等價物機能的商品的特徵，包括為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用做自己的對立物——價值——的表現。所以，具體勞動在這裏是用做抽象勞動的表現，私的勞動是用做社會勞動的表現。

單純的價值形態，只有當交換完全是帶着單一的，偶然的性質的時候以前纔存在。

完全的或

擴大的

價值形態

『顯然，這種形態，只有在交換最初萌芽的時期，當勞動生產品，只是用單一的及偶然的交換行為的方法來變為商品的時候，纔能在實際上遇到。』（資本論一卷八一頁）

只要交換稍稍地更大的發展起來，這種價值形態，遂更替為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在擴大的價值形態下，不是兩種商品互相對立，而是非常更廣大的商品範圍互相對立。在這種形態下，每種商品是不僅能交換別一種商品，而是能交換一系列的商品。例如同一張獸皮，不僅能交換兩張弓，而且也能交換一雙

靴子，一隻籠，一小片布，或一袋穀。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所以將是這樣的公式：

能遇到這種價值形態，是在

『那時，當某種勞動生產品，例如家畜，已經不是在特殊的形式中，而是一般的規律，能和許多別的商品相交換的時候。』

（資本論一卷八一頁）

擴大的價值形態，在價值形態的發展中，表現為前進的階段。一種商品的價值，在屬於各別商品所有者的各種商品中表

現出來。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裂，這裏更鮮明地更顯著地表現出來了。獸皮的價值，在這裏，是和當做相等的其他一系列商品中的某種物品的，牠固有的使用價值對立起來。

擴大的  
價值形態  
的缺點

『兩個個體的商品所有者的偶然關係脫落了。成爲顯然的，不是交換調節着商品的價值量，而且相反，是商品的價值量調節着牠的交換關係。』（資本論一卷七八頁）

然而擴大的價值形態，也不能滿足隨同交換發展而成長起來的需要。這裏對於擴大的價值形態的缺點的表現，給與了十分生動的描述。

一位十九世紀在非洲遊歷的歐洲人說過：『我在登加那克沿岸科霍列城的市場上，當我實行支付僱傭小舟的酬報的時候，曾經可笑地看到。經理人生達，要我付給象牙，但我沒有這種東西。我察知馬哥末特·潘·撒里巴有象牙，且他同意把象牙和羅紗來交換，但由這裏也沒有更容易，因爲羅紗我也沒有。末了，我察知馬哥末特·潘·加里巴有羅紗，他準備把羅紗和銅絲來交換。這很幸運，我有銅絲，於是我把他所需要的一些銅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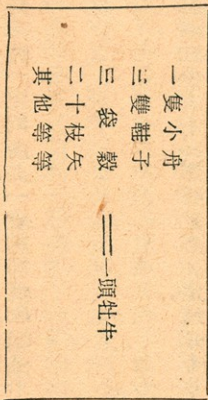
給與了加里巴，輪到他又把相當數量的羅紗給與了撒里巴，而撒里巴才給與經理人生達對我所要求的象牙。只有在一切這些事情以後，我纔由生達那裏取得了對小船利用的權利。」

一 般 的 價 值 形 態

交換的發展，使這些缺點成了愈益顯明的。這些缺點，被後繼的，愈益發展了的價值形態，即一般的價值形態所排除掉。

一般的價值形態，是自然地由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中成長起來。在完全的價值形態下，任何一種商品大概都能交換，因此牠的價值，是在一系列別的商品中被表現出來。假定是家畜。比如說，一頭牡牛能交換一隻

小舟，三雙鞋子，三袋穀，二十支矢，及其他等等。我們來把這種交換關係的連鎖顛倒轉來，我們就取得了一般的價值形態。所以牠將是這樣的公式：



一 般 的 等 價 物

在一般的價值形態下，一切商品都在同一的商品中來表現自己的價值。用以表現其他商品價值的商品，是用做一般的等價物。這種商品，能够隨便拿來和任何商品交換。

這樣看來，那種和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連結着的不便，是被排除掉了。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離，在這裏走得更遠。一切商品都在一種商品中表現自己的價值。表現一切其他商品的價值，成了一種商品的機能。商品的全世界，分裂為兩個對立的羣：一羣只是一種一般等價物，而別羣則是一切其他的商品。

貨幣的價值形態，和一般的價值形態很少區別。當貴金屬——金和銀，堅定地，澈底地成爲一般等價物的時候，我們是由一般的價值形態，轉到了貨幣價值形態。在貨幣形態中，一定的社會機能——表現一切商品價

貨 幣  
的 價 值  
形 態

值的任務——堅定地與一種一定的商品結合着。這種商品——金或銀——遂澈底地由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在成爲貨幣以前，黃金當然是商品。但成了貨幣，黃金遂獲得許多與牠的貨幣機能有關聯的新屬性。

貨幣成爲唯一的及一般的表現價值的手段。一切其他的商品，都當做使用價值，和貨幣對立起來。

『詳細地澈底分析了在商品中具體化的勞動二重性，卡爾轉來分析價值形態及貨幣。在這下面，研究貨幣的價值形態的起源，研究交換展開的歷史過程，從牠的個別的偶然的行爲起始（『單純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態』：一種某量的商品，與別種某量的商品相交換）直到一般的價值形態，當時是許多各種的商品，與同一的一定商品來交換，以至貨幣的價值形態止，當時黃金是這種一定的商品，一般的等價物，這是卡爾的主要任務。』（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二五頁）

#### 四 價值在商品生產中的機能

價 格  
由 價 值  
偏 離

我們看過，商品的價值，是由支出在牠的生產上的社會——必需勞動來決定。這是否意味着，在商品生產統治的時候，每個商品都真實地常能和牠的價值完全相當來交換呢？自然不是。

事實上，須要知道對於這事，是要每個生產了的商品，常常立時就能替自己找到購買者。要商品的供給與需要常能一致。這是能够有的嗎？

每個個別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在自己固有的疑懼與冒險中來生產。在商品生產了及搬到了市場上以後，他纔得知他的商品有沒有必要，對牠有沒有需要。在市場上，賣者與買者間，在商品價格的周圍進行着鬥爭。一



方面是賣者間的競爭，另一方面是買者間的競爭，來解決在怎樣的水準上，規定商品價格的問題。但商品價格却是不斷地依存市場的條件動搖着。因此商品的價格，就自己的量說來，是和牠的價值不一致。價格是或高或低於價值。然而價值，却仍是價格環繞而動搖的那種樞軸，那種中心。

『價值理論，假定並應當假定需求與供給平衡，但牠由這裏却沒有斷言，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常常遵守着並能夠遵守着這種平衡。』（伊里奇全集二卷四〇七頁）

價值法  
則如  
何活動

倘若某種商品，比較所需要的生產得過多，那末，那時這種商品的供給就超過了對於牠的需要，牠的價格就會落到價值以下。價格落到價值以下，是意味着這種商品生產者，將不能收回他支出在該種商品的生產上的全部勞動。生產別種有更大需要的商品，遂成爲更加有利的。這種商品的生產就會縮小起來。但那時，供求的相互關係，對於這種商品却成了更順利的，經過若干時期，牠的價格就會從新提高到牠的價值水準，以至高於價值水準。

這樣看來，價值法則，只有在不斷的動搖中纔能實現出來。只有在那種情形中，商品纔能按其價值來出賣，是要該種商品的生產，與對牠的需要完全適應起來。然而那種情形，是僅在稀少例外的形式中纔存在。

價值法則，是當做市場的盲目力來活動。每個個別的生產者，都被迫隸屬於這種盲目力，照卡爾的說法，這種力量，是如同倒屋一樣活動着。這意味着個別的生產者，任何時候都不能預知市場支配者會對他發下一道如何的命令。價值法則，是在個別生產者的背後活動着。價值法則，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統治着的社會中，是當做無私的，無意識的力量來活動。

商品，這是非爲生產者自己的消費，而爲市場上的銷售所生產的生產品。

商品是社會  
聯繫  
的負擔者

「人，他生產着用於自己本身直接消費的，用於以便自身來消費牠的某種物品。他是生產着生產品，而不是商品。在爲自身而工作着的生產者的資格中，他與社會是絕無聯繫的。然而爲的生產商品，則人不僅應當生產着用來滿足社會或種需要的生產品，而他本身的勞動，也必須構

成社會所支出的勞動總額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他必須隸屬於社會內部的分工。他——絕不能缺欠別的細分工，並要從自己方面，也必須對他們補充起來。」（工資、價值及利潤著作選集一卷二二三二頁）

這樣看來，商品是一定的社會聯繫的擔負者。這是存在於商品生產者與全社會間的那種聯繫的擔負者。然而這種聯繫，却不是露骨的，不是直接的。社會不直接指示每個個別的商品生產者，他應在如何的規模中來生產。生產是被價值法則所指導。

私勞動  
的社  
會性質

每個個別工作者的勞動，在商品經濟中，只是全社會勞動的一部分。每個織工，紡紗匠，礦夫，機器匠的勞動，都要加入社會生產總的連鎖裏。每個個別的勞動，只是這個連鎖的一環。但同時，每個個別的勞動，在商品生產下，却又是獨立的。對於礦夫及織工，機器匠及鞋匠的一切勞動，誰也不去從事聯絡，及作有計劃的協商，個人的勞動，在商品生產下，在下面這種意義中，却又都是社會的，即每個生產者在自己的勞動中，是與成千別的生产者聯繫着的。但個別工作者的勞動，在全社會整個的規模中，却是沒有聯絡的，沒有協調的。反之，個別工作者的勞動，却是細碎的，分散的。

『商品生產，是社會關係體制，在牠下面，個別生產者創造各種的生產品（社會分工），且一切這些生產品，都在交換的時候彼此相等起來。』（伊里奇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二四頁）

這種包括在獨立生產者私勞動的社會性質中的矛盾，是隨着商品的出現而發生起來，並隨同牠的崩潰



而消滅掉。

在自然經濟中，還沒有這種矛盾。如在革命以前的俄國，有不少偏僻的角落，表現是脫離了全世界而特殊化的農民經濟。這種經濟，幾乎是和全世界脫離了的；一切都必須由自己來生產。在這裏，勞動不是全社會勞動的一部份，在這裏，勞動是帶有完全特殊化的及獨立化的性質。因此這裏沒有區別着商品生產的那種矛盾。倘若我們舉出社會主義社會，那末在這裏，社會各個人員的勞動的相互聯絡，就和資本主義的比較說來，是巨大地成長了，但商品經濟的矛盾，在這裏却已經消滅了：每個工作者的勞動，都是社會的，都是總務勞動的組成部分。個別工作者勞動的細碎性，特殊性是消滅了。共同勞動的成果，進而為社會全體共有，而不是個別所有者所有。

在物體外

被下的

社會關係

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生產下，每個個別工作者，都顯然只是全集團的一份子，在社會主義的時候，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是明朗的，透澈的。

每個個別工作者，每個企業，與其他工作者，其他企業間的聯繫，都是明白的，顯然的。在商品生產統治着的社會中則不是這樣。在商品生產的時候，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是當做物與物間的關係表現出來。鞋匠出賣他所生產的靴子，而把賣得的貨幣，用來向麵包匠購買對於他自身及其家族的麵包。這是出現在我們面前的社會中人與人間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生產聯繫。

麵包工人烙烤的麵包，是用於鞋匠的消費，而鞋匠所縫的靴子，也能偶然落入麵包匠的手中。麵包匠的勞動，是為滿足鞋匠的需要所必須的；輪到鞋匠，他自己的勞動，也是對於滿足麵包匠的需要所應有的。

鞋匠與麵包匠間存在着一定的聯繫，對生產一定的關係。然而這種聯繫是如何顯露出來呢？牠在什麼裏

面表現出來呢？牠以如何的形式顯現出來呢？

這我們已經看過了，牠是在商品交換的形式中表現出來。商品是由一個生產者手中，轉到別個生產者手中的物品。麵包由麵包匠轉到鞋匠。靴子由鞋匠偶然落歸商人，而由商人又偶然落歸麵包匠。而且商品不是單純地由一人轉歸別人。誰都知道，鞋匠只有在靴子後面收取了相當數額的貨幣——靴子的價格的時候，那時纔交出自已的靴子。麵包匠也確實是這樣來辦理。

這樣看來，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在商品生產下，是在物體——商品——運動的形式中顯露出來。

個別生產者間的社會聯繫，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中，是曖昧的，隱秘的。這種社會聯繫，是在商品交換中表現出來。在商品生產下，勞動是採取價值的形態。商品按價值來交換，即是相當於其中物象化的（其中凝結的）社會——必需抽象勞動的數量來交換。

價值，是生產着商品的人與人間的關係，然而這種人與人間的關係，却表現為物與物——商品與商品——間的關係。這種被物的外被隱蔽着的生產關係，牠是在物的運動後面潛藏着的。

價 值 商品的價值，看來好像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好像牠的顏色或重量一樣；比如說，這塊點心重四  
是 社 會 價 值 五十五個科比。商品成為最奇怪的東西了。  
關 係 啓羅格蘭姆，值五十個科比。

商品生產者的命運，是以最密切的形式，與他的商品的命運連結着。我們的鞋匠，不能賣出他所製成的靴子，他也就將沒有麵包吃。他的靴子的價格跌落了，他也就只能購買較少的麵包。

鞋匠因什麼不能出賣自己的靴子？或因什麼他只能把靴子賣到以前一半的價格呢？原因是包含在經濟生活裏襲來的變動中，包含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的生產關係中；比如說，恐慌襲來了，或是工人因工資的降落，



而停止購買靴子了

然而發生的實際原因，是不能迅速地達到靴匠的意識界，能達到的話，也是極端歪曲了的形式。因為鞋匠與一切其他生產世界的聯繫，是集中在他的商品——靴子裏，集中在市場上所實現的靴子的價值裏。

在商品生產下，人與人間對生產的關係，是採取物與物——商品與商品——間的關係的外觀。商品因此獲得特殊的社會屬性。在這裏包含着商品的物神崇拜。

商  
品  
的  
物  
神  
崇  
拜

物神崇拜，一般是稱為把想像的超自然的力量，歸屬於某種物體——物神前面的崇拜。例如許多民族在自己發展的較低階段上，禮拜太陽，火家畜，對牠們賦與奇蹟的屬性。在資本主義的時，社會裏人與人間的一切生產關係，是都被物的襪襪包蔽了的。人與人間的一切生產關係，

於資本主義的時候，是在物與物間的關係的形式中表現出來。

這種物的性質，歪曲着資本主義關係的本質，遮蔽着並隱藏着牠的實際性質，對牠加給了錯覺的外觀。此來判解，來領悟貫透了資本主義下全部關係的商品物神崇拜之謎，是非常重要的。

商品物神崇拜之謎，是被卡爾首先暴露出來的。在卡爾以前僅看到物體的某種不可解的屬性的地方，經卡爾首先剖出了人的社會關係。他首先指明了價值是商品生產中人與人間的社會關係。

「政治經濟學，是從商品來開始，從個人或原始共同體互相交換着生產品的時期來開始。加入在交換中的生產品，這是商品，但牠是商品，僅因為使兩個人或兩個共同體的關係，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和物，和生產品聯繫起來了，這種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在這裏，愈不是結合在同一個人的身上了，這裏，在我們面前，馬上出現了一個特殊事實的例子，牠滲透過全部政治經濟學，並在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的頭腦中產生着驚愕的紛

亂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體，而是人與人間的關係，且最後還是階層與階層間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常常是和物聯繫着的，且當做物表現出來。關於這種聯繫，若干經濟學者，在各別的場合，誠然也模糊地猜測着，卡爾才首先暴露了牠對全部政治經濟學的一切重要性，因此，把這種最困難的問題，他弄成了這樣單純的及明瞭的，甚至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現在對牠都能理解。」（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評的評論卡爾政治經濟學批評

二〇九頁）

價值法則是  
商品——資本主義生產  
的發展法則

芽。

在商品中，在牠的價值中，在商品交換中，都包含着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矛盾的胎

布爾喬亞的（商品的）社會關係：商品交換來開始。在對這種最單純的現象（這種布爾喬亞社會的「細胞」）的分析中，暴露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胎芽）更繼續的闡明，在牠的個別部分的總和中，自始至終把這些「矛盾」及這種社會的發展（成長及運動）對我們指示出來了。」（伊里奇哲學筆記 三二六頁）

價值法則，這是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法則。這種運動，是在價值中早就包含着胎芽的，那些矛盾的繼續發展的形式中來推進。這些矛盾，在恐慌中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商品——資本主義制度特有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在恐慌的時候，是以最赤裸的形式出現着。現代資本主義的恐慌，以最雄辯的姿態在確證着這事。會把資本主義引到牠的不可避免的滅亡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在恐慌中鮮明地湧現出來了。

依據商品生產歷史發展的程度，隨着商品生產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依據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程度，使



包含在商品及其價值中的矛盾發展起來並複雜起來了。包含在商品中的矛盾的發展，反映着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的歷史途徑。

『由商品經濟最初的萌芽，由單純的交換起，卡爾探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直到牠的最高形態，直到大規模的生產止。』（伊里奇卡爾主義三個來源及三個構成部分著作選集一卷三四頁）

陳述了卡爾如何探究這種包括數世紀的巨大歷史發展，伊里奇同時更解釋着，早已在商品中包含着胎芽的，那些矛盾的發展是怎樣來進行。

『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們發見物的關係的地方（商品和商品的交換），卡爾在這裏剖出了人與人間的關係。商品交換，表現是以市場為媒介下的個別生產者間的聯繫。貨幣，是意味着這種聯繫成爲更密切的，牠不斷地結合着個別生產者的全部經濟生活爲一體。資本，是意味着這種聯繫的愈益發展，使人類勞動力成爲商品。……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資本，牠壓榨着工人，毀滅掉小經營者，並創出了失業者的隊伍。……擊破了小生產，資本引到了勞動生產性的擴大，引到創立最大資本家同盟的獨占地位。生產本身是愈益成爲社會的——把幾十萬幾百萬工人，在有計劃的經濟有機體中結合起來，——而共同勞動的生產品，却被少數資本家所剽竊，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狂熱的追求市場，人民大眾生存的無保障性，都增大起來了。』（同書一卷三三頁）

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同時是在準備着普羅列塔利亞的勝利。

『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了。——伊里奇寫道——但這種勝利，只是勞動戰勝資本的端倪。』（同書三三頁）

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蘇維埃經濟的導力

勞動戰勝資本，纔能最後割斷商品——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活動。蘇聯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消滅了這些法則自身的基礎。取消了資本家及地主對生產手段的私有。廢止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蘇聯的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牠是按計劃來經營。經濟的一切槓桿，都是握在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手中。她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來管理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行程。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依照社會主義的道路，來指導蘇聯的全部發展的，粉碎資本主義階層殘餘抵抗的那種力量。

一九二一年，剛剛轉到新經濟政策以後，伊里奇寫道：『和農民的食糧來交換的國家生產品，——社會主義工場的生產品，這不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中的商品，在任何場合都不僅是商品，已經不是商品，中止了是商品。』（全集二十六卷三七〇頁）

在那時期，社會主義的工業是很薄弱的，而鄉村也表現為單個農民經濟的浩海。但那時，伊里奇已經極力說過，社會主義生產的生產品，不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中的商品。

蘇聯也常常說到商品，說到商品的價格。然而蘇聯的商品，按其社會的機能，是和資本主義下所生產的商品，實在天壤之別。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是社會的細胞，在其中包含了商品——資本主義生產一切矛盾的胎芽。那裏的商品，是為盲目法則所統轄的，私生產者社會中的社會自然聯繫的負擔者。

在蘇聯，商品的絕大多數，是在社會主義企業上生產出來。牠們是在屬於蘇維埃國家的工場，工廠，礦山，國營農場中生產出來。牠們是在以農民的合作為基礎的，表現為社會主義企業的集體農場中生產出來。在這些企業中的生產，都是藉計劃來統轄，而不是藉商品價格無限動搖的方法來實現的，那種自然的價值法則來統



轄。

蘇聯商品上的價格，不是藉市場上供求的自然動搖來規定，而是藉普羅列塔利亞國家所實施的，自覺的價格政策來規定。蘇維埃國家，是依據這些出品的成本及工業的一般構成，來規定國家工業的出品上的價格，並在集體農場的市場上，國家的調節作用，也有決定的意義。

蘇聯的商業，這是沒有資本家，沒有投機者的商業。牠是服務於社會主義的事業。

『問題完全不在於商業及貨幣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問題是在於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占有着這些布爾喬亞的方法及武器，用以征服資本主義的成份，即是社會主義成份順利地利用牠們來反對資本主義，順利地利用牠們來建設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的基礎。所以問題是在於因為我們發展的辯證法，使這些布爾喬亞的工具的機能及使命，原則地以根本形式變更起來，變為有利於社會主義，有害於資本主義。』（約瑟夫十四次黨大會記錄四九六頁）

蘇聯經濟  
性質被托  
洛茨基主  
義的歪曲

無論托洛茨基主義或右派機會主義，都充分歪曲着蘇聯經濟的性質，托洛茨基主義著名的代表伯列呵伯那尊斯基，提議在研究蘇維埃經濟的時候，要脫離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活動，完全忘却牠的存在。蘇聯經濟的發展，依照他的說法，是由價值法則，與他所發明的別種法則的鬥爭來決定，這種法則，他名為『社會主義原始積蓄法則。』這兩種法則，好像能不依存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意志來活動，當做自然的力量來活動。

在這種於一九二三年已為伯列呵伯那尊斯基所展開的『理論』中，托洛茨基主義對蘇聯革命及蘇維埃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否定，已明白表現出來了。否定一國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是反革命托洛茨基

主義的基礎。用『左的』語調來掩飾自己的反叛與投降，托洛茨基主義，事實上是惡意地歪曲着蘇聯建設的性質。這些工具的存在，如商業，貨幣，銀行，托洛茨基主義，企圖曲解蘇聯經濟資本主義性質的證據。用不着說，這樣的見地，根本是敵視卡爾——伊里奇主義，卡爾——伊里奇主義指示，對於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是階層與階層間的一定關係。而且在這下面，是完全歪曲着蘇維埃商業，蘇維埃貨幣，及其他等等的性質，這些東西，在蘇聯的條件中，都是社會主義的工具，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工具。

蘇聯的經濟性質，也被右派機會主義以根本的形式歪曲了。在關於蘇聯經濟及其他法則的右派機會主義的見解的基礎中，是放着布哈林所提出的，所謂的『均衡論』及『勞動支出法則』。

蘇聯經濟性質被右派機會主義的歪曲

這些理論的本質引述如下。凡社會要存在下去，必須遵守個別生產部門間的均衡。在商品——資本主義生產下，均衡是以價值法則來實現。因此，布哈林把價值法則，叫做資本主義的均衡法則。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中，是安放着勞動支出的比例分配法則，或簡稱爲勞動支出法則。在

商品——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勞動支出法則，是在價值法則的形態中來活動，是在以市場自然力爲媒介來實現的，自然法則的形式中來活動。跟着資本主義的消滅，這種形態者就剝脫掉，勞動支出法則，是開始經過計劃來活動。但牠的內容却是保留不變的：牠是包括爲要設定及保持經濟中的嚴格的一定比例。破壞這種永久不變的鐵則，當然會引到震撼及毀滅——右派機會主義者曾經這樣預言過。

右派機會主義的『均衡論』及『勞動支出法則』與卡爾——伊里奇主義是沒有任何共通的。價值法則的本質，不是樹立各部門間的均衡。牠的自然的，無私的性質，是和社會勞動比例分配不斷的破壞聯結着的，是和偏僻及激變聯結着的——本質是在這裏。



與宣傳經濟法則的『永久性』不變性的布爾喬亞『學者』的不同。革命的卡爾——伊里奇主義指示了，永久的及不變的法則是不存在，支配社會生產生活的法則，是依存於這種社會是如何構造起來的。隨着社會關係的變更，支配社會生產的法則也就變更起來，其間，不僅是就形式來變更，而且是就自己的內容來變更。右派關於勞動支出法則的理論，是完全塗抹着蘇聯經濟與資本主義間的根本區別。這種理論，事實上是認定在蘇聯的經濟中，仍是在同樣的價值法則的本質中來繼續活動。這種價值法則，是僅只拋棄了自己的自然形態，而改穿了一件計劃的外衣吧了。立在自己的勞動支出法則的基礎上，右派機會主義者會挺身反對黨的總路線。

正是用這些勞動支出的『鐵則』，右派機會主義者膽敢反對蘇聯黨的政策，反對工業化及集團化的迅捷的速度，反對和富農堅決的鬥爭而鬥爭起來。這種勞動支出法則，恰好是必然不可避免地會把蘇聯的政策引到瓦解。如同大家知道的，右派機會主義者，在自己的預言中是非常地錯誤了，在自己的打算中也錯誤了。

## 五 單純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

單純商品  
生產與資  
本主義間  
的區別

價值法則，牠在本章所解說的那種形式中，在單純商品生產下規定着商品的價格。在資本主義下牠却變形起來。關於這事，將在以後的一章中說及。

單純商品生產，是先行於資本主義。牠是隨着交換的發展，及自然經濟的崩潰而產生出來並普及起來。在單純商品生產下，無論生產工具或所生產的生產品，都是小生產者的私有物。好像是定律一樣，都不適用僱傭勞動。鄉村中的小農，城市中的手工業者，這是單純商品生產的代表。

但小商品生產不可避免地要產出資本主義。什麼把資本主義和單純商品生產區別出來呢？在資本主義下，也是商品生產統治着。而且在小生產的時候，自然結構的多數殘餘，通常也在縮減下去，在資本主義下，商品生產也是成爲普遍的。但與小生產的區別，在資本主義下，生產手段及生產品，已經不是生產者自身的所有物了。牠們是屬於別個階層——布爾喬亞，資本主義是建基於僱傭勞動上的。

由單純商  
品生產  
過渡到  
資本主義

這裏，伊里奇對於由小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曾這樣描述過：『在舊的條件下，幾乎全數的財富，都是由小經營者所生產，這些小經營者，構成人口的巨大多數。人民固定地住在鄉村中，生產品的大部分，或是爲自己的消費，或是爲村落附近的小市場而生產着，這種市場和其他鄰近的市場是很少聯絡的。小經營者也替地主工作着，地主強制他們來生產，主要形式是用於自己消費的生產品。家用的生產品，送給手工業者去製造，手工業者也是住在鄉村裏，或是走到附近去收集工作。』

從農民解放的時候起，人民大眾的這些生活條件，受到了充分的改變：在小手工業者的設備物的地位上，出現了大工場，牠以非常的速度成長起來了；牠們排斥小經營者，把他們變爲僱傭工人，並強制成百成千的工人來共同工作，生產巨額的商品，這些商品，是向全俄去發賣的……

小生產到處都變爲大生產，並在這些大生產中，工人大衆已經是單純的，爲工資而替資本家工作着的僱工了，資本家握有大量的資本，建築巨大的作坊，收買大批材料，並把這種工人聯合起來的大量生產的全部利潤，放進自己的口袋裏。生產成了資本主義的，且牠無情地及慘酷地來壓潰一切小經營者，破壞他們在鄉村中的固定生活，把他們迫成單純的粗工，走遍全國把自己的勞動賣給資本。人民大批大批的澈底離開了鄉村，脫離了農業，並聚集到城市，工場的及工業的村落以及小市鎮中來，他們形成了沒有任何財產的人們的特殊階



層，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的僱傭工人——無產者的階層。』（伊里奇社會民主黨綱的草案及解釋全集第一卷四二八頁）

單純商品  
生產與普  
羅列塔利  
亞革命

資本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破壞着並壓碎着小生產。資本主義生產遂成了統治着的。單純商品生產被逐退到次要的地位上了。然而牠甚至在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國家，也並沒有從此消滅掉。在資本主義破滅的時代，在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候，小商品生產在各國仍擁有幾千萬幾萬萬的人們。這首先是好幾百萬的農民大眾。

資本主義，在小農前面只打開着一條道路，這是破滅及零落的道路，無希望的貧窮及為保全自己一片土地而殘酷鬥爭的道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在基本的貧農及中農大眾的前面，開闢着完全不同的道路。這種新的道路，是在集體農場中合作的道路，是過渡到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的軌道上的道路，是走到富裕及文化生活的道路。這種伊里奇和約瑟夫所開闢的道路，現在是燦爛地為蘇聯幾千萬農民——集體農場員的經驗所確證了。

蘇聯的普羅列塔利亞，在自己反對資本的鬥爭中，利用幾百萬農民大眾的擁護，來建立並鞏固蘇維埃政權。普羅列塔利亞遵守伊里奇的指示，他說過應當堅定地憑藉貧農，與中農緊結同盟，任何一分鐘也不放鬆反對富農的鬥爭。這種政策，是蘇聯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保證。勞動階層與基本農民大眾的同盟，在同盟中屬從勞動階層的領導，這是社會主義勝利最重要的條件。

托洛茨基  
主義及右派  
機會主義對  
小生產者地  
位的歪曲

企圖否定為資本主義歷史先驅的單純商品的存在，這是孟利維克——托洛茨基主義對卡爾主義的歪曲之一。這種歪曲，與關於普羅列塔利亞對農民關係的政策，反革命的托洛茨基

主義的見解，是密切地聯繫着的。

托洛茨基主義，是由否定勞動階層與農民的同盟來出發。托洛茨基把中農認做是『富農的小弟弟』。在這種認識的適應中，托洛茨基主義宣言勞動階層和農民間的矛盾是不容和解的。由此得着了有用國家經濟『蠶食』農民經濟，使牠們零落及併吞的，那種政策有必要的結論。泊列呵伯拿尊斯基關於『社會主義原始積蓄法則』的托洛茨基派的理論，就是歸結在這裏，『社會主義原始積蓄法則』彷彿應當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中來活動。

用萬里長城把單純商品生產由資本主義分隔開來的企圖，對卡爾——伊里奇主義也是同樣粗野的歪曲。伊里奇不倦反復說着，小商品生產每日地，每時地都在產生着資本主義。否定這種情形，引到了使小生產在農村中不朽化的右派機會主義的路線，引到了不理解農村有在大規模社會生產的原則上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



## 第五章 貨幣

關於用不盡的盧布的幻夢

貧窮及緊迫的年代，民間造出了關於用不盡的盧布的神話，由祖父及父親，對兒子及孫子，傳述着關於具有奇異性的盧布的無稽故事。說無論把這種盧布用掉了多少，牠總是對自己的所有者保存着完整。

關於這種奇蹟的盧布的幻夢，不過是一個幻夢而已。但這種特異的神話：是指出了對貨幣賦有如何不可思議的屬性。

貨幣的權威

事實上，在商品生產下，貨幣的意義是偉大的。在商品——資本主義生產下，一切社會的生產關係，如同卡爾所指示的，都是鍍上了黃金或白銀來出現。對貨幣賦有不可思議的，超自然的力量。貨幣實是社會發展的產品，牠在這個社會中，却獲得了完全特殊的力量及權威。

莎士比亞在他的一篇悲劇中，對黃金的權力，給過這樣鮮明的描述：

這裏，黃金充分能够——

把一切最黑的變成最白，

一切醜惡的變成美麗，一切罪惡

變成良善，一切下賤的變成高貴，

卑怯的變成大膽的勇士，

一切老耄的變成年青及新生！

貨幣如  
何發生

布爾喬亞的學者，宣稱貨幣是用契約的方法發生出來。某時召集了我們的祖先，他們中間締結了一個親善的契約：爲生活的便利，在收支中通用貨幣。

這種神話，和實際是沒有任何共通的。布爾喬亞的學者，總離不開這樣來表現事實，好像一切社會關係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創立，都是用自由契約的方法產生出來。例如他們宣稱榨取制度自身及擁護他的國家，也都是契約的成果。

事實上，貨幣是因交換而自然地產生出來。在前章裏面，我們已經看到，交換是怎樣發展起來，怎樣由偶然的交換行爲，漸次的過渡到一般的交換形態。在一般的交換形態下，把交換中被當選的某種商品分解出來。把這種商品用做一般的等價物。一切其他的商品，都甘願和牠來交換，甘願把牠拿到交換中間。因此，輪到牠就容易和任何需要的商品來交換。

這樣看來，貨幣是從商品總數中自然地分離出來。現在是把鑄造的金屬塊片或紙的記號來用做貨幣。然而那種貨幣，却是長期發展的產物。最初是把最大部分的交換對象的商品，用在貨幣的資格中分離出來。

各個民族，會把各種商品用做貨幣。有許多民族，最初是把家畜用做貨幣。古代俄國就是這樣。大公的金庫，稱做『家畜飼養所』，而會計，則叫做『看畜者』。在古代羅馬也是和這一樣。關於這事，那些情況都能來證明。拉丁文的貨幣名稱，是『泊苦里耶』（Pecunia），牠是由『泊苦司』（Pecus）——家畜——引伸出來。所以拉丁文的古諺『貨幣統治世界』，就字面講，是意味着『家畜統治世界』。

其他地方，會使別些商品成爲貨幣。例如蒙古把茶葉用做貨幣，許多地方把鹽用做貨幣，墨西哥把可可豆



用做貨幣。古代俄國，後來改用毛皮——常常是用貂皮來代替家畜。因此這種貨幣，也就叫做「貂皮」了。

隨着交換的發展，一種占有貨幣機能的商品，被別的商品排斥着。把金屬，而常常是把銅在貨幣的資格中使用起來。以後，在貨幣的地位上出現了貴屬金——金和銀。他們排斥着一切先前的貨幣商品，並鞏固地確保着貨幣的資格。

貴

金

屬

黃金與白銀，具有使牠成爲最適於執行貨幣機能的屬性。在這種關係中，牠們在一切其他商品的前面，占有許多優先權。

在牠們的生產上，支出着很多的勞動。因此不大數量的黃金，包括有很大的價值。白銀比較黃金要賤十五倍，但和其他商品的比較說來，牠仍有更大的價值。這對貴金屬在這樣的商品前面，例如在鹽、鐵等等前面，給與了巨大的優先權。

而且黃金與白銀更具有那種屬性，他們能够隨意分成許多部分，並能從新把這些部分鑄合起來。牠們的價值，在這下面一點也不會變更。這對牠們，例如比家畜給與了更大的優先權。誰也知道，倘若把牡牛分解了，那末把牠從新結合起來是不可能的。寶石也同樣不能這樣做。倘若把一塊大的金鋼石或寶石分爲十部分，那末代替一塊高價的寶石，就取得了十塊低價的寶石了；牠們的價值總額，將非常低於先前大塊寶石的價值。

末了，黃金與白銀，不致蒙受任何的毀損。所謂朽腐及侵蝕，對他們都絕不起作用。這，對牠們在貨幣資格中的使用，也有着巨大的重要性。

貨幣的權  
威是由  
什麼地  
方引來

在商品生產下，商品的所有者，把他所製成的商品賣爲貨幣，並用這些貨幣來購買他所必須的其他商品。在這種場合，我們爲什麼說是商品交換呢？原因是貨幣在這裏，實際上是在各種商

品交換中用做中介物。資本家出賣自己的生產品，而在這些生產品後面收受一定數量的貨幣。但他並不是因為貨幣本身，而對於貨幣感興趣。他需要這些貨幣，是用來購買新原料，機器，用來僱傭工人，用來擴大生產。

然而以貨幣作媒介的商品交換，是以根本的形式不同於單純的商品交換。貨幣的出現，把包含在商品中的那些矛盾，引到了愈益成長，愈益發展。

商品生產的發展，缺乏貨幣是不能想像的。只有運用貨幣，纔能實現那種多方面的社會聯繫，這是那種在商品生產下，建立在個別孤立的生產者間的聯繫。

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間的矛盾，如同我們看到的，是在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中表現出來。隨着貨幣的出現，把這些矛盾引到愈益發展。商品分裂為一方面是商品，及另一方面是貨幣。交換是運用貨幣的時候，商品所有者交出商品，並取得那種當做商品價值化身的貨幣。

商品的價值，現在是在牠的價格中表現出來，即是在一定數量的貨幣中表現出來。商品不止於生產了，就完事。牠必須與貨幣來交換。牠必須來出賣，必須來實現牠的價格。倘若不能把牠賣出去——這就意味着牠的生產者的勞動白白地化掉了。

貨幣是一般的商品，是一般的等價物。貨幣是價值的化身，是抽象勞動的化身。貨幣是那種印號，牠是市場的自然力，加在商品上的社會承認的戳記，牠把商品由私勞動的生產品，變成社會勞動的生產品。

但在這裏，已經包含有這種危險，即是某個商品生產者的生產品，有不能變成貨幣的危險。倘若商品生產者不能把自己的商品賣為貨幣，那末，這意味着他個體的私勞動，不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因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他用在這種賣不出去的商品的生產上的自己的勞動，原料及工具，都白白地浪費了。由此顯然，商



品的物神崇拜，在貨幣中更鮮明地出現了。

『貨幣正是商品生產及交換發展最高的產品，牠祕藏着及隱蔽着私勞動的社會性質，及藉市場結合起來的個別生產者間的社會聯繫。』（伊里奇·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二六頁）

貨幣，在由小商品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時候，起着顯著的作用。藉一切正當的及不正當的手段發了財的小經營者，都是把自己的財富在貨幣的形式中積蓄起來。資本是首先在貨幣形態中發生出來。

價	值
尺	度

貨幣在商品經濟中，執行着許許多多的機能。每個商品，都是以一定總量的貨幣來出賣。商品的價值，是在貨幣的這種數量中表現出來。這種數量的貨幣，叫做商品的價格。所以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商品是在貨幣中來測量自己的價值。

在貨幣中商品價值的測定，是商品交換，牠的購買或出賣的前提。在購買或出賣商品以前，必須知道牠的價格。所以貨幣起着價值尺度的機能。

商品的價值，是由支出在牠的生產上的勞動時間來規定。然而價值却不能用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來表現。在購買或出賣靴子的時候，例如不能說靴子值二十個勞動小時，而是說靴子值四十個盧布。這種原因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一個商品的價值，只有以或種別的商品為媒介纔能表現出來。支出在靴子的生產上的時間，能不能取得社會的實際承認，預先是不知道的。在市場上壅塞的時候，也許靴子不能賣得四十個盧布，而僅是三十個盧布。這就是意味着，在靴子的生產上實際支出的二十個勞動小時，只能交換到十五個勞動小時的生產品。商品的價格，是不斷地在價值周圍動搖着，這些動搖，在商品能值更多或更少的貨幣中表現出來。為的做價值尺度，貨幣自身必需是商品，並具有價值。比如說，用沒有重量的物體，是不能來測定重量。但貨

幣在執行這些機能的時候，是否必須不斷的出席呢？顯然，這是無須的。我們能夠對巨量商品評價，口袋裏可以沒有一個銅子。貨幣執行自己價值尺度的機能，是當做思維地表現的貨幣，當做觀念的貨幣。由這裏顯然，對於這種機能，像關於貨幣數量的問題，並不占有地位。

流	通
手	段

當商品用貨幣評價以後，對於牠，是進到了緊要的時候。牠必須出賣，即是和貨幣來交換。用貨幣來完成的商品交換，我們叫做商品流通。顯然，商品流通和貨幣自身的流通，是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當商品由賣者手中交到買者手中的時候，貨幣則由買者手中轉到賣者手中。貨幣在這裏，起着流通工具或流通手段的機能。

為的執行流通手段的機能，貨幣必須實際出席。貨幣在這裏，已經不是以觀念的貨幣來出現，而是以實際的貨幣來出現了。誰也知道，在「觀念的貨幣上」，一支香烟也買不出來。自己能够想像有百萬盧布，但在這種想像的百萬盧布上，却任何東西也不能真購買出來。其間，在每個實有的盧布上，就能獲得相當價值的商品。

在這種關係中，對流通手段所提出的要求，和對價值尺度所提出的要求是相反的。為的做流通手段，貨幣不必一定具有自己的價值，因為商品的賣者，在交換中取得貨幣，不是為的愛好牠們的價值，而是為的輪到自己能够把牠們來交換別種商品，即是購買別種商品。直到牠們不是長期放在某個人的口袋裏以前的時候，貨幣是用做交換的工具，牠們是在商品運動相反的方向中，繼續着自己不斷的運動。所以在這裏，貨幣只是演着臨時的角色。正因此，全價的貨幣——金幣，在這種機能中，能够用自己的代理者或代表來代替。銀行票據（銀行兌換券），紙幣，非全價的銀幣，以及銅幣等等，都是金幣的這種代理者。這些金幣的代理者，（或價值記號），或是完全沒有自己的價值，或是較之牠們所代表的價值有非常更少的自己的價值。這和反映着日光的月光



一樣，牠們是反映着實際貨幣——金幣——的價值。

爲的執行流通手段的機能，需要一定數量的貨幣。使有一千盧布的價值的商品賣出去，必須出席的却不是某種貨幣總額，而是一次一千盧布。另一方面，在該種商品後支付的這一千盧布，以後還能用做價格爲一千盧布的別種商品的流通工具。但出賣及購買商品，在許多地方是同時的。因此在該時候所必須的貨幣數量，是依存於被流通的商品的價格總額；而價格總額，輪到自己，又依存於商品的數量及單個商品的價格。例如在一年間所需要的貨幣總量，不僅是依存於這兩種的數量，而且更依存於貨幣流通着的速度。倘若牠們流通得更迅速，對於流通所需要的貨幣就較少，反之則更多。

商品分爲商品及貨幣，更開闢着對於商品生產的矛盾愈益發展的道路。在商品與別種商品直接交換的時候，每個出賣都是和購買同時。貨幣却開闢着出賣與購買分離的可能性。商品生產者能够出賣自己的商品，並把因牠所取得的貨幣，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前保留起來。但當許多商品生產者都努力賣出而不購入的時候，那末就會發生商品銷售的停滯。像這樣，貨幣已經在開闢着恐慌的可能性，而商品生產的愈益發展，以及牠轉變爲資本主義的生產，這種可能性遂變成恐慌的必然性。



賣出了自己商品的物品所有者，常常把所賣出的貨幣積存起來。貨幣是一般財富的代表。在商品資本主義世界中，貨幣在任意的時候都能變爲任意的商品。困難是在於把商品來變爲貨幣，而不是在於把貨幣來變爲商品。因此貨幣是最適宜的儲蓄手段，或是蒐集財寶的手段。

對於自己蒐集財寶的手段的機能，是和對於下述的兩種機能一樣，貨幣必須是完全意義的貨幣。在這下面，牠們是和執行價值尺度的機能的時候一樣，必須具有自己的價值。但牠們同時却還必須常常以自己的現

實姿態出場：不能拿代表的貨幣來積蓄，只有現實存在的貨幣才能積蓄。所以牠們必須具有如同流通工具所特有的那種屬性。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由於對積蓄的單純熱忱來積蓄貨幣的人，是很少能遇到的。類似「吝嗇的騎士」或類似果戈里著的『死魂靈』中的泊留式庚一樣的財寶的蒐集者，這是資本主義最初階段所特有的。資本主義的企業者，已經不再眩惑於貨幣的黃金光澤了。他知道，爲的增殖自己的財富，他必須擴大自己的生產，擴大自己的流通，由自己的工人儘多地來榨出無償勞動。而且現代的資本家，（或是替他們服務的銀行，）更必須時時從事貨幣的積蓄。爲的擴大生產，對於牠的需要，他必須一次支出一定總額的貨幣。這種總額，他要在若干時期積蓄起來。

支	付
手	段

而且，貨幣更起着支付手段的機能。商品的買賣，屢屢是在信用中來完成。購買者購買商品，而商品的價格，他却要經過一定的期限纔付給賣者。貨幣的這種機能，是反映着交換愈益擴大的發展。個別商品生產者間的聯繫，是成爲更堅定的。他們相互的依存性是在增大起來。現在購買者成爲債務者，出賣者變爲債權者。臨近清付的時期，債務者無論如何必須付出貨幣，來出賣自己的商品，使有消除債務的可能性。倘若他找不到購買者，他不能消除自己的債務，就會得到什麼呢？這不僅對他自己的生產會加以打擊，而且也會對不能收回他的債務的債權者的生產加以打擊。所以那種已經潛在流通手段的貨幣機能中的恐慌可能性，在這裏取得了自己的愈益發展。

在支付手段的資格中的貨幣機能，對於決定流通所必須的貨幣數量的法則添加着新的條件。對於由當做流通手段的貨幣機能中所推出的要素，由牠的支付手段的機能中又推出了新的要素來補充。先前對流通



所必需的貨幣量，是依存於被流通的商品價格的總額及貨幣週轉的速度。現在更補加着如下的情形。首先由被流通的商品價格的總額中，必須扣除在信用中出賣的那些商品的價格總額。另一方面，又必須加上那些在信用中出賣的，但已經到了支付期限的商品價格總額。末了，還必須扣除因自己中間有關連的，個別商品的買者與賣者所對消的支付總額。

世界  
貨幣

最後，貨幣還演着世界貨幣的機能。在個別國家間的流通中，黃金是和其他的商品一樣，在本質中同樣也是商品，其間僅僅存在着的差別，即是這種商品，對牠都自願來接受，誰也不拒絕牠而已。因此國與國間流通中的一切差額，都是用黃金來彌補。假定英國輸入美國的商品，較之輸出總額更大。那時美國就必須把相當數量的黃金，輸送到英國去，用來清償差額。

紙

幣

在流通中，通常用紙的符號來代替黃金，紙的符號是黃金的代表。倘若這些紙的符號，發行得比較對於流通所需要的不更多，倘若牠能自由兌現，那時牠的購買力是安定的。然而資本主義國家，却常常發行非常多量的紙幣，用以彌補自己的需要。特別是在戰爭的時候，更常是這樣。那時貨幣就會貶值。現今當資本主義經歷着最尖銳恐慌的時候，許許多多布爾喬亞的政府，都走上了這樣的道路。起初是許多二等國家把貨幣貶值起來，但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也就迅速地沿着同一道路進行了。

蘇聯

貨幣的  
機能

在蘇聯，貨幣由布爾喬亞經濟的工具之一，被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把牠適應到社會主義的需要及利益了，變成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了。

一九一九年，伊里奇在一次演講中說道：

『貨幣——這正是社會財富的結晶，社會勞動的結晶，貨幣——是由全體勞動者收受貢物的證據，貨幣——這是昨日（過去）榨取的殘餘。貨幣就是這樣的東西。能否一舉把牠消滅呢？不能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社會主義者就會經過，說貨幣是不能一舉取消，我們自己的經驗，也能對這加以證實。爲的消滅貨幣，是需要許許多多技術的，及非常艱難的，和非常嚴肅的有組織的征服。』（全集二十四卷二九三頁）

因此伊里奇極力說道，貨幣不能一舉消滅。他極力說消滅貨幣是長久年月的事體。爲的消滅貨幣，必須在一切生產及分配的組織中，都有完善的計劃。因此，在建設了無階層社會以後，貨幣却還要殘留下。

但貨幣在蘇聯，按其機能及意義，却以根本的形式不同於資本主義下的貨幣。在商品經濟中，貨幣是價值法則活動的工具。對於蘇聯，貨幣却是計劃工具之一。資本主義下的貨幣，是『由全體勞動者收受貢物的證據。』對於蘇聯，貨幣却不是用人榨取人的手段，因爲普羅列塔利亞專政，顛覆了這種榨取本身的根源。

在蘇聯，貨幣服務於鞏固社會主義經濟的事業。統制盧布，是和無秩序及缺乏節省性鬥爭中的強有力的武器，以蘇維埃盧布爲手段來實現的經營計算，這是計劃經濟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用貨幣來實施的蘇維埃產業，是建設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槓桿，是全國各區域間，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紐帶，是供應幾百萬勞動大眾的消費的設施。

因此，無論是無視蘇維埃經濟的貨幣，與資本主義下的貨幣間的深刻原則差異的那些人們的見解，或是以爲在社會主義時候，貨幣反正會消滅，用做出發點來宣傳對貨幣採取放任態度的那些人們的見解，都是對黨的政策最有害的歪曲。事實上，這兩種歪曲，都有利於蘇聯的階層敵人。



## 第六章 資本主義的榨取

在蘇聯，資本主義制度是終結地消滅了。但在其他的世界，資本主義却仍然存在着。蘇維埃政權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人物，在自己生命中的任何時候，不知道也不會知道資本主義榨取的壓迫。我們來回想一下資本主義的實際圖畫。我們來聽聽目擊者，他對我們講着工人們在資本的羈軛下是怎樣生活過及生活着。

一九〇五年，在日內瓦發行的，布爾利維克的祕密報紙普羅列塔利亞的某一號上，登載了一

革命以前  
伊凡諾夫  
的織工  
生活

篇伊凡諾夫織工生活的記述。這篇記述如下：

『伊凡諾夫——霍齊列斯基，是俄國最富的城市之一。在牠的中心區，有經藝術家的手腕奇妙地裝飾過的布爾喬亞的華貴宅第，也有每天響着黃金——工人階層的血汗——的銀行，更有盛裝的布爾喬亞從事賭博，放蕩的俱樂部等等。

『你們來看看市郊——工人區域。由癡狂的豪華，你們便轉到疲勞困憊的織工——紡紗工場，漂白工場，化學工廠的工人——半飢餓的生活上來了。春天和秋天總無法通過的街道，這是泥塵的海。空氣中滲雜着數十個大煙囪所噴出的焦臭的煤烟，充滿着烏霍得河有毒的瘴氣，由烏霍得河，布爾喬亞裝置有排泄染料及石油的陰溝。代替宅第的是歪斜的小屋，在不堪忍受的蒸熱中，這裏雜亂地睡着幾十個工人。

『平日的時候都去做工，婦女及未成年人也一樣；在這時候，布爾喬亞由工人吸出血液，奪去母親及其嬰兒的健康和生命，用鐵槌來分解無產者的肉體，然後如同榨乾了的檸檬一樣，把虛弱無力的及喪失元氣的他

們，擲到街頭去餓死。長長的疲勞的工作日，在幾乎沒有通風的可怕的氣氛中，是十一個零半小時。氣息奄奄，頭腦因車輪及機器不斷的轟鳴而眩暈，眼睛因令人窒息的蒸熱及漂白的毒瓦斯而昏黑，而且那裏的每一步上，都有主人邪惡的獵犬——工頭——粗野的詈罵及侮辱。

而婦女，她拋開了飢餓的嬰兒，由於嬰兒病態的號哭，她通夜未曾合眼，却蹣跚走向工場去，以送出自己最後的力量，受着考勤員，工頭及其他先生們的糾纏。

『五萬人每天替布爾喬亞創造了山積似的財富，而自己却過着半家畜的生活。織工的工資一月七盧布五十科比。工人在紀念日常不能見到牛肉，整年都在舉行齋戒。伊凡諾夫——霍齊列生斯基的工人生活就是這樣。在這裏，他是顏色蒼白的，帶有凹陷的面額，垂着的頭，在家裏也是沒有絲毫安慰的，一切都是這樣灰色的，可厭的。』

整個的生活就是這樣……！

現今波  
蘭的織  
工生活

在帝俄，伊凡諾夫的織工，與羅齊的織工，是同等地被榨取着。當一九〇五年，工人起來為自己爭取解放而鬥爭的時候，哥薩克的鞭子，同樣狂暴的落在伊凡諾夫的俄國工人及羅齊的波蘭織工的脊上。但以後，歷史的道路分歧了。伊凡諾夫的工人，與俄國其他城市的幾百萬普羅列塔

利亞，平行地在建設着幸福的社會主義的生活。在紳士的波蘭，工人却還是和以前一樣，在榨取的羈轆下嘆息。我們轉來考察波蘭的大紡織工場之一。在這個工場上，恐慌以前的時候，有九千人以上工作過。牠叫做『威得則夫製造廠』，因為牠位置在羅齊郊外的威得則夫。下面是威得則夫製造廠的女工彩倫司卡耶，記述着那裏最顯着的狀態。



「威得則夫製造廠的所有者，是呵司卡爾·康。但主要的東家却是英國人，他在這種事業中投下了大量貨幣。」

「在波蘭，法律規定工作日爲八小時，然而這只是紙上的形式而已，事實上，在全羅齊，在我們這裏，在威得則夫也一樣，忙的時候，是一晝夜無間斷的工作，甚至至十二，甚至至十六小時。額外的（報酬）我們自然得不到。青年，婦女及兒童，（在我們這裏有十二至十四歲的兒童在做工）在工場上，也一晝夜按十至十二小時來雇用。」

「工場裏的工作條件是很苦的。使你工作得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人家却仍把你驅趕着。」

「我們的工資，較之羅齊其他工場的工資稍微高些：我們是按件工作者。熟練的工人及女工，一天領取五至十個齊羅特（共合一至二個盧布）。按照威得則夫製造廠的設備說來，算是先進的，但就榨取工人及女工的脂膏說來，我們的工場也走在其他工場的前面。呵司卡爾·康和他的兒子，以及遠方的，我們不知名的東家，英國的資本家，在我們的勞動上賺了好幾百萬。」

「在我們這裏，婦女活得更特別艱苦，而工場中大多數却是婦女。女工都因力不勝任的勞動，成了被蹂躪的，永久警懼的，憔悴的，及疲倦的。工場裏沒有我們的食堂。也沒有托兒所及幼稚園。這顯然是對於我們的工業家太費錢了。」

「在我們這裏，有很多患病的及懷孕的婦女在做工，懷孕，根據法律，是預定產前六星期及產後六星期都有工資照付的休假。但是倘若女工自己要求休假，那末就會把她辭退，或是產後不許回企業來。因此懷孕的女工，都不享受這種休假，好使不致帶着嬰兒留在街頭。」

根據法律，對我們預定一年有兩星期的休假，但管理者是在編着到了假期的那種工人的名單，按照這種名單來把他們解僱。」

紳士的波蘭的工人生活就是這樣。

但富足的英國及遠方的日本，法西主義的德國及意大利，小國的瑞士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工人的生活也都是這樣。美國汽車大王福特，及德國軍火大王克虜伯，宏大的企業及不大的作坊，赤道下的熱帶以至南北極的寒帶，都是這樣在榨取着工人。

## 一 資本的原始積蓄

關於資本主義發生的布爾喬亞的謊話

資本主義是怎樣發生起來呢？為滿足小小一羣的資本家，而把廣大羣衆委諸貧窮及艱苦的話。這種榨取制度，是如何發生起來呢？在這種考定上，布爾喬亞及其忠僕們，宣傳着這樣的一種謊話。

在太古的時候，世界上生活過各種特性的人們。一種是勤勉及節儉的。另一種是懶惰及遊手好閒的。第一種人，逐漸地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各種財富。第二種人，因此成了窮光蛋。說是這樣發生了貧富的劃分，資本家與工人的劃分。

布爾喬亞及其忠僕們，企圖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發生的種種『理論』根本的用意就是那樣。然而布爾喬亞的這種法螺，和實際的歷史却是沒有絲毫共通的。

事實上，資本主義，是由前於資本主義的榨取制度，封建制度崩解的途徑上發生出來。而且牠的站在分化



出資本主義幼芽的，小商品生產的地盤上而愈益成長起來。資本主義的發生，由此是不像布爾喬亞謠話所描述的一樣，不是由那種和平的及安靜的途徑所完成。反之，資本主義的出生史，依照卡爾的說法，『是在人類的編年史上，用酷烈的血和火的言語所記載了的。』（資本論一卷八一四頁）

在這種歷史中，暴力演着卓越的作用。公開的劫掠，強奪，奴役，侵略，一切可能形態的欺詐與詐騙——這就是創造發生資本主義的條件的各種途徑。

難怪在榨取制度的條件下，形成了一句俗話：『由正當的勞動，賺不來石字。』

伊里奇以如下的形式，表現了發生資本主義所必要的那種歷史前提。

發生資本

主義的

兩個條件

『發生資本的歷史前提，第一是在商品生產一般發展比較高度的水準下，個人手中積聚有一定的貨幣總額；第二是要有在二重意義中的『自由的』工人，即解脫了出賣勞動力的一切束縛或限制的，及和土地及生產手段一般分離了的，一無所有的工人，『無產者』，他們除出賣勞動力外，就無法生存。』（伊里奇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二七八頁）

這樣看來，發生資本主義，必需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財富積蓄在少數人手中，（二）是創造被剝削的，但由人身隸屬中解放出來了的，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人民大眾。

創造這兩個資本主義的前提——這就是叫做原始積蓄的過程的內容。這種過程，照卡爾的說法，是形成了資本的前史。『原始積蓄，不外是生產者由生產手段分離的歷史過程。』（資本論一卷八一三頁）正是用使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分離的方法，創造了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財富在少數人手中，及廣大羣衆的貧窮。

在封建制度的時候，生產是由小農及手工業者來經營。榨取是建基在人身直接隸屬上。生產手段握在

生產者與  
生 產  
手段分離

生產者自己的手中。主要的從事是農業主要的生產手段是土地。

隨着交換的發展，嚙蝕了農奴隸屬的基礎。農奴制度一國國地衰落了。但隨着農民由農奴隸屬「解放」的同時，產生了別種同樣重要的「解放」。農民由他們棲處的，他們耕作的土地「解放」了。農民僅殘留着在地主的時候給與瞻養他們的土地的一部分。（且大部分還是贖回的）「過剩」的工作人手都離開鄉村，並編入歸資本管理的僱傭工人的隊伍。

關於替資本創造「自由人手」民謠中這樣歌唱着：

資本——支配者打碎了舊的制度，

他將高貴的氏族從根剷除了。

把平民及少年，從他們的故鄉

驅進了工場，造船所及工場。

「羊

吃

人」

踏上資本主義生產道路上的第一個國家，這是英國。在英國，農奴制度於十四世紀末葉就已經過去了。土地是握在農民及其共同體的手中。隨着英國與鄰國佛蘭德爾（現今的比利時）貿易的發展，大規模的羅紗生產也就發展起來了。獸毛的需要增高起來。地主都來飼養大羣的羊。但牧羊需要牧場，地主於是利用國家的保護，大批的把農民由長久棲處的地方驅逐出去。把田場都變成了牧場。那時的一位著作家，把英國叫做「羊吃人」的國家。

而且不只是農民的土地轉入了產業人的手中。他們還剽竊了廣大的教會的，及寺院的田莊，以及國家的土地。多數藉這些土地來過活的小佃農，都苛刻地被放逐了。和零落了的和被掠奪了的農民加在一起。他們形



成了無數的無產窮人的大羣，在這時代，他們充滿了『福利的老英國』的城市及鄉村，大街及小巷。

公爵夫人

塞特爾然

德的勳業

驅逐農民離開土地，充滿着英國好幾世紀的歷史。牠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著名的地主，都把

屬於農民共同體及個別農民的巨大幅員的土地，侵佔在自己的手中。國家在這時候，且頒佈了相當的法律來幫助他們。在地主的口中，及他們這些真正的掠奪上，取得了和諧的『清理田

莊』的名稱。

卡爾在『資本論』中，詳細地描述了這樣的清理之一，這是公爵夫人塞特爾然德所採用的，她是英國貴人中的女代表之一。這位貴人，曾決定把住着一萬五千農民的公爵領地，全部變成牧場（這片領地相當於舊俄的一鄉）。

『從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〇年，這一萬五千居民——約有三千家——是有系統地都被驅逐了，被根絕了。他們的全村，都被破壞了及燒盡了，全部田場都變成了牧場。英國的士兵，被派遣來鎮壓，他們與當地的居民竟至真正的戰鬥。一個老婦在自己的茅屋中焚燒了，因為她拒絕把牠放棄。這位貴夫人用這樣的方法，替自己強佔了七十九萬四千英畝的土地，這些土地從遠古的時候起，就是屬於氏族的。』（資本論一卷八二九頁）

把被放逐者帶到了海邊的荒野，這些地方，是任什麼時候也弄不出收入的。每家相當兩英畝地。這種無用的土地，却還要收費發租。公爵夫人把這些掠奪來的土地，分做二十九個大田莊，其中每個田莊，只住着一家僱農。一八二五年，代替一萬五千農民，已經是十三萬一千頭羊了。

一部分的放逐者，企圖從事漁業。這對他們又惹起了新的不幸。富於企業心的公爵夫人，把海岸又租給了倫敦來的大漁商。農民是再度被放逐了。

創造『自由  
的工  
作人手』

用這樣的方法，給資本創造了自由的工作人手。卡爾寫道：

『掠奪教會的田莊，騙取國家的土地，侵佔共同體的財產，帶着慘酷的恐怖來把封建的所有及氏族的所有，篡奪的及實現的變為現代的私有——這就是各種各樣牧歌式的原始積蓄方法。用這些方法，獲得了對於資本主義農業的田場，土地落在資本的權力下了，並創造了對於城市工業所必需的，放在法律（保障）以外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支流。』（資本論一卷八三二頁）

對付被剝  
奪者的  
血的立法

剛出生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只能容納這種『解放了的』工作人手的若干部分。由自己長期棲處的地方被逐出來的人們，都成羣在街頭流浪。他們除乞食，有時從事偷竊及劫盜外，沒有其他的出路。

在十五世紀的末葉及十六世紀，西歐各國都頒佈了對付流浪者的血的立法。『現代工人階層之父。因為他們被迫變成了流浪人及乞丐，首先受到了刑罰。』（資本論一卷八三四頁）

這些法律顯着非常的殘酷。那時英國法律，規定鞭打流浪人『不到身體流血不停止。』當流浪人二次被捕的時候，就割去一隻耳朵。第三次的時候，則處以死刑。

十六世紀英國的別一法令，規定把每個『規避工作』的人，賞給報告他是流浪人的那個人做奴隸。主人應當拿麵包及水來飼養奴隸；在這以後，他就有權強迫奴隸做任何的工作，無論這種工作是怎樣可憎的，主人能夠用鞭子來懲罰奴隸，並能把他帶上枷鎖。倘若奴隸逃跑了——將他捕獲後，就在額上及頰上打上烙印。在再度逃跑的時候，則把奴隸處以死刑。

至於如何凶殘地適用着這些法律，下面這種事實可以作證，在英王亨利第八在位的期間（一五〇九至



一五四七年，殺死了七萬二千『流浪人』。對付流浪人的慘無人道的法律，在英國一直保留到十八世紀，而在其他各國則保留得更久。

資本家從何

呢？

掠奪農民，創出了大規模的土地私有，發生了大批的無產工人。但資本家是從什麼地方出現商業及高利貸在中世紀就已經發展了。商人及高利貸者，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大量財富。然而少數人手中財富的增長，隨着所謂『偉大的發現時代』（十五至十六世紀）纔愈益大量地加速起來。

追求財富，航海者都勇敢地駛行了海上的廣大區域。發現了通到遠方富足的國家，神話般的東方——印度與中國的海道。十五世紀末葉，更發現了美洲。火藥的發明，給與了歐洲人在反對這些地方土著居民的鬥爭中的巨大優先權。把全美洲變成了許多殖民地。掠奪海外富庶的國家，這是歐洲資本，首先是英國資本原始積蓄最主要的來源之一。

把歐洲各國自己間的戰爭，伴隨而來的對戰敗者的劫奪，來用做別一個來源。末了，是運用高利貸，用合於高利貸目的的海外貿易的方法，且常常是用直接劫奪的方法，來掠奪自己的同國人。劫奪，特別是海上劫奪，在資本出生的歷史中，實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資本的發生中，小手工業者及商人的貯蓄，占有完全無價值的地位。小商人或小手工業者『出人頭地』的時候也是常有的事。但他們致富的道路，却是通過着趨着被掠奪的及被欺騙的人們的死屍，通過被剝削者的及零落者的淚流。

爲的與印度『貿易』，荷蘭人，英國人，及法國人都組織了專門的『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都享有自己

劫掠	印度
----	----

政府的援助。給與了牠們對殖民地商品貿易的獨占權。

貿易給與了驚人的利潤。例如十六世紀胡椒在英國的價值，比較印度要貴八倍。肉豆蔻貴九倍，生絲貴十倍，丁香貴二十一倍。一六九七年，裝運到荷蘭的殖民地的貨物，是賣得了二千萬佛郎，（每個佛郎約合英幣二先令）其間，牠在當地購入，却僅值五百萬佛郎。東印度公司的利潤率，一年達到百分之數百。

荷蘭的公司，希望排除競爭及保全自己的巨額利潤，會訴諸最奇特的手段。例如他們根絕了全馬來羣島的肉豆蔻樹。僅在不多的島上把牠保留着。豐富的丁香樹園，也受到同樣的命運；牠是僅僅在一個島上保留了。倘若歐洲的價格，對於貪求無厭的商人仍顯得不十分高昂的話，公司就會把已經運到歐洲的商品毀棄一部分。焚燒大批的丁香，豆蔻，肉桂——牠們的香氣散滿了廣大的區域。

英國人也並不弱於荷蘭人。例如一七六九——一七七〇年間，他們人工地造成了印度的飢荒，這次飢荒送掉了幾百萬人的生命；英國人收買了全部的米，而後按照神話般的價格來出售。

美洲	是	金
礦床時候，他們的人數更增多了。		窖

當發現美洲以後，那時這裏就成了想容易獲利的追求者所趨向的地方。當美洲發現了金銀

準備着使繁盛的印第安人的國家遭受蹂躪及掠奪的遠征。她們的不幸，是因為他們有金銀。

下面是講到美洲的征服者，致富方法的許多事件中的一種。在反對和平的祕魯人的一次戰爭中，西班牙人捕獲了他們的酋長。被俘的酋長請求用黃金贖身，黃金的數量能裝滿囚禁他的一房間。這以蘇聯的貨幣計算起來，約合三千五百萬盧布。黃金是蒐集起來的。許許多多的寺院都被破壞了。收受了贖身金，西班牙人却依



然殺死了這位俘虜。

征服美洲，替征服者帶來了無量數的財富。這些財富，在開發最豐富的貴金屬礦山的結果中，更迅速地加多了。

對於礦山，是需要工作人手的。歐洲的商人就到非洲去。在那裏組織着獵取黑人，獵取黑人是根據一切獵取野獸的規則來辦理。

黑 色  
的  
黃 金  
十八世紀末葉，每年由非洲輸出的黑人數目，達到了五十萬人。奴隸貿易是特別獲利的：黑人在美洲的代價，較之在非洲要貴十倍。

黑奴貿易，主要的形式是集中在英國人手中。英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利物浦，她就是由黑奴貿易上成長起來並富足起來。在一七八三至一七九三年的十年間，利物浦的商人，在黑奴貿易上大約『賺得了』一萬五千萬盧布。

在海外貿易這樣巨大的利潤下，海上劫掠是非常有利的企業。許多政府都事實上獎勵『本國的』海賊，去襲擊其他競爭國家的船舶的行動。

下面是一首描述海賊行爲的古歌謠：

我們帶着兩艘船出發了，

但在港口却引來了二十艘。

關於我們成就的偉業，

這裏的這些貨物會告訴您……

商人問道『是什麼商品』？

『牠由何處來？』——他們毫不理會。

怎樣把

『美洲發現金礦和銀礦，撲滅奴化，及在礦山中活埋土著居民，開始侵略並劫奪東印度，把非

膏血作

洲變成獵取黑人的獵場——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期。這些牧歌式的過程——是

成貨幣

原始積蓄的主要因素。』(資本論一卷八五二頁)

在大規模資本的創造中，直接無掩飾的暴力：直接的掠奪，殺害成千的人們，奴化及毀滅人類的生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這種事件中，國家的權力屬有特別的重要性。

國家儘量幫助使財富積蓄在少數人手中，國家的官吏，一無所有的出發到殖民地去服務，但歸來的時候却都成了大富翁。高利貸者及一切做黑事的小人，都在國債上巨大地獲利。侵吞公款，也是資本發生的重要方法。國家以自己的法律，對於最初資本迅速的成長，創造了特別順利的條件。這些法律，獎勵了最獸性的榨取。國家用火和劍，壓潰了被掠奪的及被榨取的大眾最小的反抗。

『新出生的資本——卡爾寫道——由自己自頂至踵的全部毛細孔中，是都在流着血液和污物。』(資本論一卷八六二頁)

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和其他國家一樣，也是用暴力及掠奪的方法創造出來。

俄國農

農民在革命以前的俄國的情況，了然地被一九〇五年所散佈的，如下的諷刺畫指明出來了。

民由土  
地解放

農民用一隻穿着草鞋的腳，站在自己的耕地上。他的旁邊是地主。他們中間進行了如下的談話。地主說道：『老百姓，你為什麼用一隻腳站着呢？』農民說道：『您看，別一隻腳無處可站。到處都



是您的恩地。我更怕因踩上了將受裁判。」

俄國較之其他國家是更晚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途徑。一八六一年纔廢止了農奴制度。這種改革，是農奴所有者——地主自身實行的。因此在俄國農村中，對於一切資本主義榨取的『魔力』，結合着許許多多農奴制度的殘餘。

『冠冕堂皇的「解放」——伊里奇寫道——是最無良心的掠奪農民，是加在他們頭上的整列的暴力及全面的侮辱。』（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三九八頁）

黑土省農民的土地的五分之一以上，是被地主奪取了，而且還有幾省，被奪取的土地部分，達到了三分之一，甚至達到五分之一。

『趁着「解放」的機會，是這樣來把農民的土地和地主的土地劃清界限，即把農民移居到「沙地」上去，而把地主的地角插入農民的土地中間，使貴族容易來奴役農民，並以高利貸的價格把土地讓與他們。』

（同書一卷三九八頁）

結果，農民都必須贖回自己的土地，並在這下面，支付高於土地的實際價格兩倍及三倍以上的代價。

伊里奇在別地方寫道：『地主……把最壞的，有時是完全無用的土地還給農民，並且佈置了一系列的陷阱，那是這樣來清劃土地，即無論牧場，草地，森林，飲水場所都不留給農民。』（伊里奇全集十五卷一〇九頁）

只有在很少的場合是別樣的。關於這種例外，詩人涅克拉索夫在他的『誰在俄國生活得很好』一詩中，以如下的形式描述出來了。

……能遇到

值得謝恩的角偶，

這裏是很好的地方。

因為或種偶然——

是住在遠方的地主不知道，

或是中介人的荒唐，

多半是農民的指揮者施用手段，

方纔對農民分給了

一點點的小林場。

農民的土地，是各方面都被地主的土地包圍了的。地主以一切可能的『踏害』的罰金來懲罰農民。這樣產出了一句農民的俗諺：『小雞兒都無處可放。』

地主處處利用農民絕路的情況。繁榮了最奴役的榨取形態。農民是以平分來佃租土地以一半的收成送歸地主。在別種場合，地主只是在『服役』的條件下，纔把一片土地來發租。農民必須用自己的農具及耕蓄，去耕種地主的土地。服役表現是賦役的直接殘餘。難怪農民在一八六一年以後，依然和先前一樣，稱呼服役為賦役或力役。

俄國資

本家從

何而來

裏，農民是被貧窮壓潰了的。土地不足把他苦惱了。他熱望到城市去，到鐵路上及建築上去。在這

裏，他們落入了資本的爪下。交換，暴力，最無人道的榨取，是俄國資本的搖籃。無數的罪惡，佈滿了俄國大資財發生的道路。



上。榨取殖民地的邊區，侵吞公款，國家定貨上的獲利，行使賄賂，使幾十萬人因無望的貧窮而死滅——這就是這種道路上最主要的標柱。

數世紀的農奴隸屬，使俄國商人及工業家獲得了無量數的財富。在大衆一無權利及貧窮的境況中，在俄國官吏目無法紀及專斷的狀態下，他們覺得自己是如魚得水。廢止農奴制度以後，原始積蓄的新地盤，是在農民零落及貴族貧窮的地基上繁榮起來了。

司特羅加諾夫氏——對於農奴的俄國原始積蓄方法的特性，在老的商工氏族——司特羅加諾夫氏及結米多夫氏——的歷史中指示出來了。司特羅加諾夫氏，是俄國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最大商家。他們由俄皇取得了當時彼爾姆州上的無限權力。對土著居民掠奪式的商業，是他們致富的主要源泉。對

於韃靼，巴什喀爾及其他民族，他們把不值錢的東西用來收買家畜，貴重的皮貨及金屬。在烏拉爾及卡姆，他們在自己手中侵佔了一千萬公頃以上的土地。司特羅加諾夫氏，建築有要塞線及鞏固的本部，其中國有僱傭的軍隊。

司特羅加諾夫氏，組織了對西伯利亞的侵略。他的支配權的歷史，這是整串的掠奪戰爭，及非常殘酷地來壓潰奴隸化的土著居民的暴動的不斷連環。

等到十八世紀，商人司特羅加諾夫氏，由俄皇取得了伯爵的封號；經過若干時期，他們甚至與羅曼諾夫王朝通婚嫁了。

西伯利亞的征服，是用做俄國商人獲利的豐富來源。至於如何經營『貿易』，下面的例子明顯地證明了：當發現阿爾泰的時候，商人用鐵鍋來換取恰能裝滿這隻鍋的貂皮。

俄國商人，寬大地把火酒輸入西伯利亞，並在這裏傳播梅毒。在這些『幸福』的交換上，他們來吸取土著居民值價的皮貨，黃金及農產品。

結米

多夫氏

彼得一世，他『對於提高地主階層及發展新生的商人階層的事情做了很多，』『對於創立及鞏固地主與商人的民族國家的事情』也一樣，對於不斷的戰爭，是需要各種的準備。他寬大地把貨幣分給獲得執行皇家定貨的商人。他們在這些定貨上，都獲有巨大的財產。在A·托爾斯泰著名的小說彼得一世中，引述了俄國這種『原始積蓄的騎士』之一——伊凡·伯羅夫庚。起初是小的皇家商人，他迅速地走上了高峯，成爲國家著名人物之一。俄皇的寵人曼式科夫，把許多貨幣由國庫中轉入了自己的口袋。

大規模財富的發生，結米多夫氏的歷史能够用做鮮明的實例。這個氏族的創立者，美滿地執行了彼得大帝的定貨，並由彼得大帝取得了貴族的尊號，徒爾附近的土地，及烏拉爾國家工廠的賞賜。這是一七〇一年的事。他在烏拉爾熱心地建築了熔鐵及銅的工廠，是來榨取俄皇政府撥歸工廠的農奴的勞動的。結米多夫氏的規章，在農奴中間迅速地獲得了這樣的光榮，一聽到撥歸結米多夫的工廠，就能充分惹起農奴的暴動。以後在一七一五年，結米多夫有力量以十萬盧布，獻給新生的皇子做『週歲』（直譯是『長牙』）

農民會控訴結米多夫族人之一，報告說有六十三個人被他殺死，並經過無法形容的拷打。控訴却毫無結果。在工廠中多次發生了真正的暴動，這些暴動都被武力鎮壓下去。

承

包

商

承包制度，也是俄國原始積蓄重要的來源之一。商人付給俄皇政府一定總額的貨幣，因此取得某一省買賣燒酒的特權。這種制度，在十八世紀之初特別普遍。



燒酒是按高價來發賣。她徵收了高額的消費稅。商人——承包商殘忍地使人民酩酊。代替真正的五穀酒。他們却發賣各種偽造的酒類。俄皇的官吏，對於一切這些，都裝做看不見，他們由承包商取得了大批賄賂。

發財的吸血鬼  
 家蓄商販——騙子，富農——寄生蟲，商人——吸血鬼，在俄國資本積蓄中，起着最大的作用。  
 照捏克拉索夫的話是：

無論遇着什麼，或是草鞋，

或是仔牛，或是覆盆子，

都向農民收買了，

而主要的，是『能人』

等待那種機會，

等待收集租稅

及極窮人的財產

拿來拍賣的時期。

收集者及商人之中，藉種種黑暗行爲，有許多貯蓄了大量財富。謀殺主人，掠奪富客，侵吞公款，賄賂官吏——這就是迅速致富的普通途徑。伊里奇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列舉過這種狡滑的人們——帝俄大資本主義商號的鼻祖——迅速致富的許多實例。

『舍夫華·摩羅卓夫是農奴（一八二〇年纜贖身）牧人，運送夫，織布工人，家庭手織工，他徒步走到莫斯

科去，把自己的商品賣給收集人，以後却成了小工場——零售所——工場的所有者。他死於一八六二年，當時他和他的許多兒子已有兩所大工場。一八九〇年，有四所工場是屬於他的後裔的，僱有工人三萬九千人，出產品值三千五百萬盧布。佛那基米爾省的絹生產中，有許多大大工場主，都是由織工及家庭手織工出身。伊凡諾夫——霍齊列斯基的大工場主，（枯華耶夫，霍庚，茲伯科夫，科枯式庚，波伯羅夫等等）都是由家庭手工業者出身。莫斯科省的織綢工場，以前都是家庭手工業的小屋。拍爾羅夫區的工場主，查維耶羅夫，在一八六四年，「仍能生動地想起，當他自己是哈巴羅夫作坊的一個粗工的時候。」工場主華勒拍耶夫是小家庭手工業者；堪得拉多夫，是揀着自己製品的口袋，徒步走到拍夫羅夫去的家庭手工業者。工場主亞司摩羅夫，是行商的馬夫，以後是小商人，烟草製品的小作坊的所有者——再以後是有好幾百萬流通資本的工場所有者及其他等等。」（伊里奇全集三卷四二四頁）

一切這些，摩羅卓夫，枯華耶夫，霍庚，科枯式庚，亞司摩羅夫，都是最大的資本家。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有過幾十萬工人會對這些吸血鬼折腰。

俄國資本的形成，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欺瞞，詐騙及偷竊（國庫也在內）榨取及掠奪小手工業者與農民，掠奪俄羅斯專制主義下殖民地的財物等等聯繫着的。

在發展的  
資本主義  
時代的  
原始積蓄  
的方法

暴力及直接的掠奪，是資本主義的搖籃。然而倘若以為原始積蓄的方法，在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就會消滅，這却是錯誤的事實上，牠們直到現在還繼續適用於資本主義的世界。

布爾喬亞在自己的殖民地，是如同在被征服的國家一樣來辦理。最富足的區域，因殖民地探求者的影切，迅速地一變而為貧窮的及飢餓的區域了。每一新殖民地的佔領，都用做全羣冒險主義者致富的



源泉，他們是如同死屍上的烏鴉一樣飛集着。

原始積蓄的方法，在對農村掠奪的領域中有更大的適用。類似公爵夫人塞特爾然得所採用的粗野的樣式，雖然變得更精巧了，但掠奪及破滅小農經濟，却不算是更壞的實際手段。

關於「社會主義原始積蓄」的托洛茨基派的「理論」論，是伯列阿伯那尊斯基用來投機的。

根據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見解，農民對於國家工業，應當起着殖民地的作用。工業必需用和資本家藉剝削自己的殖民地來獲利的一樣的方法，藉剝削農民經濟來擴大起來。和這種見解相適應，托洛茨基主義提出了蠶食農民經濟，使他們破落及滅絕的路線。

當托洛茨基主義者之一，第一次說到「社會主義原始積蓄」的時候，伊里奇嚴峻地指摘了這些把發生資本主義的方法，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等量齊觀的謬論。

對於發生資本主義的榨取制度，是要求破滅小生產者，使生產者和生產手段分離。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却反而必須恢復生產者大眾與他們的生產手段間的聯繫。因此在資本主義發生的時候，是進行剝奪人民大眾而社會主義革命，却是進行剝奪剝奪者自身，他們由資本家奪去工場及工廠，由地主奪去土地。一切這些生產手段，成爲建設社會主義的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所有。

但地主及資本家是一回事。而基本的貧農及中農大眾却是別一回事。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不剝奪小農。反之，她却儘量來援助他們。這時，她在他們前面開闢了空前的，在集體農場中合作的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在

鄉村中不是實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掠奪農民的方法，而是合作的方法。托洛茨基派的『社會主義原始積蓄』的理論，黨是以伊里奇的合作計劃來對抗了，這種計劃，是經約瑟夫更進一層精細研究了，並在他天才的領導下實現了。

托洛茨基派的『社會主義原始積蓄』的理論，是徹底反革命的。在牠的基礎中，是放着對工人階層與農民大眾同盟的否定。她是由這種同盟破裂的必然性來出發，這即是意味着使社會主義革命毀滅。在『左的』辭令下，這種理論事實上恰是在蘇聯宣傳復興資本主義。

## 二 資本與剩餘價值

資本從頭就是以貨幣來出現。因此由小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時候，貨幣演着卓越的作用。

貨幣變  
為資本

『在商品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貨幣遂變為資本。商品的流通形態，是（商品）——（貨幣）——（商品）』即是為購買別種商品纔出賣這一商品。反之，資本的一般形態，却是貨幣——商品——貨幣，即是為出賣（附有利潤）纔購買。（伊里奇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二六頁）

這兩種形態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商品——貨幣——商品的形態，是對於單純商品生產所特有的。這裏是一種商品交換別種商品。貨幣僅是用做交換的中介而已。交換的目的，在這裏是顯明的：比如說，鞋匠把他做好的靴子交換麵包。一種使用價值交換別一種使用價值。商品生產者送出他所不需要的商品，而在交換中取得他所需要的別種商品。這種商品，是對於他的消費所必須的。

至於資本的流通形態，就帶有完全別樣的性質了。一切資本，從最初就都是在貨幣形態中來出現。資本家



進入市場，手裏都握有一定總額的貨幣，這裏運動的出發點，不是商品，而是貨幣。資本家用自己的貨幣來購買一定的商品。然而在這上面，資本的運動並沒有完結。資本家的商品，以後還要從新變為貨幣。

運動的起點與終點一致：資本家是從貨幣開始，到最後在他手中依然握着貨幣。但誰也知道，貨幣任何時候都是一律的：就質量不能把牠們區別出來，牠們僅能在數量上加以區別。這不是那種能以許多品質的差異來區別的商品。這樣看來，資本的全部運動，倘若在運動完結的時候，對於資本家依然只握有最初同量的貨幣，那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奧妙的地方就在這裏。資本存在的全部意義，牠的活動的全部意義，是為在運動的末了，較之最初要有更多的貨幣。資本的目的是抽取利潤。牠的形態，不像單純商品生產者一樣為購買而出賣。而是為能獲利的出賣而購買。

但這種利潤，能以如何的形式出現呢？假定資本家以他的貨幣，購買或種普通的商品，比如說，以後再把牠在一個盧布上附加十五個哥比來出賣，那末他是藉占別個資本家的便宜而致富了：這或是因為他在購買的時候，沒有支付商品的實際價格而欺騙了或人，或是因為他以高價來把商品賣給或人，或是因為同時實行上述的兩種手段。

誰也知道，假如人們都互相借貸，他們就不能生活。確實和這一樣，資本家們倘若都互相欺詐，他個也是不能獲利。自然，欺詐却是資本主義世界常常光臨的熟客。難怪說：強盜劫奪強盜的棍棒。但却首先必須有做成了的棍棒，且牠必然要落在第一個所有者的手中。

但那時利潤是以如何的形式來出現呢？顯然，帶着貨幣進入市場的資本家，必需尋找特種商品。這種商品，

必須在使用牠的時候，能給與價值，並要給與比較牠自己所具有的爲更多的價值。且這種商品，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是實際存在着。這種商品，就是勞動力。

什麼是資本主義，對於這一問題，伊里奇以如下的形式答覆了：

『資本主義，是在其發展的最高階段上的商品生產，當時勞動力也成了商品。』（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四頁）

勞動力  
是商品

資本主義的時候，商品生產的規模擴大了。出現了在單純商品生產下沒有的新商品，這是勞動力，這是怎樣的商品呢？

卡爾對這一問題，以如下的形式答覆了：

『在勞動力或勞動能力下，我們理解爲存在於一個活人身上的，有機體中的肉體及精神能力的總和，且當他生產或種使用價值的時候，是把牠們在多次運動中來引用的。』（資本論一卷一九三頁）

換句話說，勞動力，這是人類對於勞動的能力，人類對於生產活動的能力。卡爾說道：

『資本家由工人購買潛在的勞動蘊蓄，或是他的勞動力。』

無論什麼  
時候勞  
動力都  
是商品嗎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力成了商品。無論什麼時候勞動力都是商品嗎？自然不是。在奴隸所有者制度下，勞動力不能是商品。在那裏，奴隸本身是商品，而不是他的勞動力。奴隸是沒有自由的。他不能支配自己。因此他不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有自己的生產手段的小農或手工業者，也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是生產商品，並把商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他是把自己的勞動力適用於自己所有的經營上。



當農民喪失了土地的時候，當手工業者零落了並喪失了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原料的時候，事情就變化了。那時他已經不能生產商品。他能够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的唯一的東西，只有勞動力。

這樣看來，爲的使勞動力成爲商品，必須要有喪失了自己生產手段的一羣人的階層，及別一羣把這些生產手段集中在手中的階層。

在消滅資本家對生產手段上的所有以後，勞動力中止是商品。在蘇聯，勞動力中止了是商品。蘇聯的工人，不是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手中握有生產手段的敵對階層的代表。在蘇聯，生產手段是握在工人階層自己的手中，握在工人階層的國家手中。

勞動力的  
賣 買  
及其價值

在商品經濟中，商品按照自己的價格來發賣。價值由對於生產商品所必須的勞動數量來決定。工人所出賣的那種商品——勞動力的價值是怎樣呢？

爲要勞動，人必須維持自己的生存：要吃，要穿，並要有睡覺的地方。只有當人滿足了自己每日最低限度的需要的時候，他纔有勞動能力。因此滿足工人每日的需要，這就是勞動力的生產。

但一切那些用以滿足人的需要的物體，（麵包，肉，衣服，住所），在資本主義下都是商品。牠們不能無代價取得。在牠們的製造上，是支出了決定這些商品價值的一定數量的勞動。這樣看來，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值，是等於工人維持自己的生存，及恢復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須消費的那些商品的價值。

『勞動力的價值，是對於維持牠的所有者的生命所必需的生存資料的價值。』（資本論一卷一九七

頁）

而一切這些商品的價值，却是依存於牠們的製造上所必須的勞動數量。

換句話說，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這種獨特的「商品」所必須的勞動數量來決定，而且商品

勞動力  
及勞動

在資本家手中握有工場、廠屋；在這些廠屋中裝置有機器及機械，在堆棧裏放有原料、燃料及各種補助材料。一切這些，倘不和活人的勞動相接觸，都是死的。那時資本家就要僱傭工人。那樣一來，他就去收買自己最後缺乏的這些商品了。現在能夠開始生產。工人着手工作，生產運轉起來，機器及機械都發動起來。

僱傭了工人，在一定的時間上購買了他的勞動力，工場主強制他們來勞動。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的整個意義就在這裏。

勞動力與勞動不能混同。勞動力與勞動不是同一的東西。勞動力，這是人的勞動能力。勞動，是價值的創造者，但牠自身不能是商品，牠自身沒有價值。勞動力却是商品。

我們常常來區別，比如說，機車和這種機車的運動。機車能夠安靜地停在車站上。在這樣的場合，機車是存在的，但任何運動都想不到。然而機車却具有運動的能力；當有必需的時候，牠就能開動。同樣確實地，人的勞動力，也能放着不利用的，倘若牠的所有者，例如是失業者的話。但失業者却仍具有勞動力，即是倘若沒有患病或不陷於飢餓，他在適當的時機仍能從新着手勞動，這如同機車在長期停駛以後，仍能開動一樣。

勞動力  
的價值  
及價格

各種商品的價格，如同我們在前一章所看過的，能夠或高或低由牠的價值偏離。勞動力的價格，也是由牠的價值偏離。倘若我們說道，勞動力的價值，是被維持工人生命所必須的生存資料的價值所決定，那末，我們從這裏，却不是斷言工人常能在自己的勞動力後面取得牠的全價值。



反之，在絕大多數的場合，他被迫按照低於牠的價值的價格，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是意味着，工人不能充分取得滿足他的一切需要所必需的生存資料的數量。然而，甚至在工人取得他的勞動力全價值的場合，資本家也能致富。

資本家由

什麼地方

獲取利潤

我們已經看過，商品是以怎樣的形式按照他的價值來交換。現在我們來觀察，一些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以怎樣的形式，以怎樣不可思議的形式，落入了別些人的口袋。

着手事業，每個工業家要購買一切對於生產所必須的機器和機械，原料及燃料。他同樣要購買勞動力，僱傭必需數目的工人。

僱傭工人，工業家是以購買商品的貨幣所有者來出場。但他是購買特種商品。資本家和工人，帶着極不同的情感來離開勞動市場。

『以前的貨幣所有者，現在是資本家了，在前面走着，勞動力的所有者，現在是他的工人，在他後面追隨着；一個是非常有趣地微笑着，及熱烈希望着手事業；別一個却小心翼翼地拘謹着，如同一個把自己固有的毛皮，拿到了市場上的人一樣，現在除這張毛皮將被硝製外，看不見將來有任何前途。』（資本論一卷二〇三頁）

生產在工場上開始起來：燃燒燃料，開動機械及機器，工人做工，消去原料，變為製成品。當商品製成了的時候，工場主能够把牠出賣，並在賣出來的貨幣上，又從頭開始整個循環。

製成了的商品，是有怎樣的價值呢？在這種價值中，首先是加入生產牠的時候所支付的商品的價值：如機械磨損了，燃料消滅了，原料支出了。假定一切這些商品的價值為三千小時的勞動。而且在這裏，還要加入這個工場中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假定在工場中有二十個工人，按每日十小時工作了五日。在這個時間，他

們創造了新價值，這些新價值是一千小時的勞動，這樣看來，握在工場主手中的新商品的全價值，爲  $3000 + 1000 = 4000$  小時的勞動。

現在發生了問題：工場主自己在商品上費去了多少呢？

我們已經知道，全體資本家階層，僅藉自己間的欺瞞，僅藉個別資本家相互的詐騙，是不能獲利。

所以對生產所必需的機器及材料上，工場主對牠們支付了全價值，即是相當於三千小時勞動的貨幣總額。但在新商品的價值中，除這些三千小時的勞動外，還加入了在這位企業主的工場中，僱傭工人所支出的一千小時的勞動。他是不是把這種全部價值都付給工人呢？分清資本主義榨取的全部祕密的關鍵就在這裏。

勞動力的  
價值與勞  
動力所產  
出的價值

工業家應當對二十個工人付給他們五日勞動力的價值。所以他應當對他們付給恢復五日間的勞動力充分的數額。這種數額確實少於一千小時的勞動。但在資本主義的工場中，工人支出的勞動數量是一回事，而對於維持他的工作能力所必需的商品價值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卡爾說過：『勞動力的價值，與其在勞動過程中的利用——是兩種不同的量。』

在上述的例中，能够假定一個工人一日勞動力的價值，爲五小時的勞動。那時工業家對二十個工人，五日間總共僅付出了相當於五百小時勞動的貨幣總額。

總計起來，工業家的費用，爲  $3000 + 500 = 3500$  小時的勞動。而既成商品的價值，却等於  $3000 + 1000 =$

剩餘勞  
動 4000 小時的勞動。

工場主由什麼地方來獲取利潤呢？對這一問題，現在容易解答了。資本家的利潤，是工人無償勞動的成果。資本家的利潤，是工人剩餘勞動的成果，工人在五小時期間，製出了等於他的工資